

華 鬚 集



周黎庵著

華鬚集

葑溪書屋版

民國廿九年四月印刷
民國廿九年五月發行

實價國幣九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華髮集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作者 周黎庵

發行人 周有造

發行者 葑溪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福州路三十一號 宇宙風社

分經售處 桂林桂西路廿四號 香港擺花街卅三號 宇宙風社

目次

我與雜文（代序）	一
『屍諫』攷釋	七
說傲慢	九
似欠『廣大』	一七
『北京的恐慌』	二三
『莫須有』的復活	一五
蘇武與庾信	二〇
周作人與范愛農	二三
關於周作人先生的事	二七
看人論事	三三

附錄：北平通訊	三六
『京派』的鼻子	三六
找屋之餘	四一
雙十感舊	四四
界限	四七
戰爭文學的衰感性	五〇
『殺頭』的宣揚	五三
喝倒采	五五
從希望到抹煞	五九
橫通	六二
再來『拉扯』一通	六五
海上醫風及其他	六八
民無怨言	七〇

檢查瑣談·····	七三
關於救濟難民·····	七七
爆竹與礮彈·····	八〇
賦得『新年有感』·····	八五
歲暮隨筆·····	八八
毛筆與國粹·····	九二
雜感四題·····	九五
女權的摧殘·····	九八
雜感家的見解·····	一〇〇
儒將與儒術·····	一〇三
關於祭竈·····	一〇六
因梁實秋的要求而想起·····	一一〇
兩種時代·····	一一三

從『寓言』到『童話』	一二五
善於慟哭的謝皋羽	一八
關於洪承疇	一一一
關於陳圓圓	一二四
被『指摘』的聲明	一三七
關於文字獄史	一三一
關於張家玉及其他	一三四
關於左懋第	一三六
吳梅村的『讀史雜感』	一三六
明末的『義兵』和『賊』	一四三
關於『瞬息京華』	一四七
附錄：紐約通訊	一六四
跋	一六五

我與雜文（代序）

言雜文者，大都會立刻想到魯迅先生，譬如邊鼓集還未印出，便有人送來一個『魯迅風』的街頭；不錯，雜文的建立和爭取得文藝領域的地位是魯迅先生，而且今日的雜文的寫作者，也都是直接間接，受着魯迅先生啓示的。新青年的隨感錄之後，再以隨感的姿態出現於自由談者，便是魯迅先生，此後，寫作者便多了。各報大都有一個副刊，副刊的編者不安於牛步化者，又大都每天要用花邊來劃一篇文章，此之謂『花邊文學』。因此言狹義的雜文，決不能脫離魯迅先生，即使要驅逐雜文於『文藝領域』之外的林希雋先生，也還是不能不用魯迅先生同樣的武器——雜文。其實，照今日說法，則林先生也正是『魯迅風』的了。這一名詞，我覺得既不爲榮，亦不爲辱；不過只在區分是否有魯迅先生戰鬥的精神，那對於林先生之流的一些雜文寫作者，倒還是需要的而已。

好了，本來想偷閑寫一些隨筆之類輕鬆文字的，不料又囉囉唆唆帶上一大套，以上算是跑

野馬，趕快帶住，且說些個人的私事。

隨感式的雜文既然始於魯迅先生，則發表的地方，就不能不推申報的自由談，同時有大晚報的火炬，中華日報（那當然不是現在的那份寶貝報）的動向和時事新報的青光，時間雖然還不過五六年，然在今日看來似乎也很久遠了。邊鼓集中的六個作者，我自己是非常糊塗的，這時大概文壇上正流行幽默，我也在論語上學寫一些隨感的短評（這短評也叫『論語』，要摹倣孔家店的作風，對於政治社會有所刺評。）那時文網正嚴，雜誌的原稿都要送檢查的，連幽默都不大喜歡。有一次我有一篇涉及清代專制的文章，不知道爲什麼也觸犯了老爺們的尊嚴，居然也抽去了，於是陶亢德先生感慨地對我說，叫我何不改投自由談試試呢。自由談我是每天看的，卻從沒有投稿的念頭，他既然勸我試試，便投去了，不料隔了幾天刊登出來，這我才知道報紙也好投稿。但隔了幾時，有一篇文章卻因人事的關係遭了退還，我一氣改投到青光，也蒙登了出來，於是對副刊發生了興趣，漸漸化成報紙的『投稿家。』

華 這之間，雜誌也受了報紙的影響，翻開來總有幾頁隨感式的雜文，最精彩的要算林語堂先生編的人間世，陳望道先生編的太白，以及徐懋庸先生編的新語林。我雖也在人間世投稿，卻從

來不曾寫過一篇雜文，原因呢，當然我寫不出，和不敢寫。

而風子和周木齋兩先生，在那時則已是上述副刊和雜誌重要撰寫雜文的人了。最得魯迅先生雜文之神韻者，當然是風子先生，主觀看來當然有不同之處，但客觀地看來常有亂真的風格，甚至於有人把暗箭射中了風子先生，還當是魯迅先生的。但論淵博和辨物入微的，卻得推木齋先生，我覺得他在太白所寫的許多雜文，到今日讀來，還非常令我傾倒。不過兩人之間，風子先生還一貫保持他的風格（從推背集，海天集到邊鼓集，其中有一冊毀於炮火的大野集中文字，大部爲較長的雜文。）而木齋先生的雜文，似乎和以前有顯著的變動，不過木齋先生沒有集子可供我參考，或許因爲文章的題材和以前不同的緣故。

除了這兩位之外，屈軼先生專門在寫小說，柯靈先生則專門在寫清麗的散文，似乎都還沒有開始寫作雜文。而文載道先生，在這時候，恐怕真的還在文以載道，鑽在故紙堆裏，大讀其六朝人蒼涼氣的著作吧！關於文先生，很有人在打聽，說是否真的有這個人，有的說即是趙景深先生的化名，也有說是其餘五個人共同的筆名。我在這裏可以代文先生聲明，他確實不是莫須有先生；而且他姓文也證據鑿鑿可靠，因爲有一位姓武的女作家，正是文先生的太太。

這之後，立報創刊，謝六逸先生主編言林。這位先生，以渾身新聞學的解數，卻來屈就主編一張不滿一立方尺的副刊，其對於立報的重視，可想而知了。而他，胖胖的個子，滿臉的笑容，又是個八面玲瓏的拉稿好手，於是言林的熱鬧，也就不減於自由談了。記得陳子展先生在當年還論過『言林體』，說刊在言林的文章是別創一格的體裁，實在呢，大部分就是短小精悍，連一千字還不到的『雜文』。

那時，宇宙風創刊了，開卷有姑妄言之一欄，便是雜文，我還時常在湊湊鬧熱。謝六逸先生拉稿也拉到，宇宙風社一千人的，於是大家都寫了幾篇。其中他人都是有工作的，只有我悠閑地住在蘇州，一天之內，除了三四十小時正當事情之外，餘下來的時光，總是和渾介先生抽煙談天，逛小街遊花園，以至於整天坐在茶館店裏看報紙。報紙看得多了，就不免有一些個人的小感慨，於是回去和渾介先生各寫一篇。我這時比屈軼先生早聰敏一些，已懂得投稿只要貼一分郵票夠了。而渾介先生，則巴巴在信封上貼上十三分郵票，並註明『掛號』字樣，然後親往信筒一丟，連到局的手續也省卻。後來他也聰敏了，但始終是用五分郵票寄去，結果大家都是隔了兩天便登了出來的。而六逸先生的拉稿手段也愈加聰敏，連二百字一張的稿紙都送你，使你非寫給他不可。

那時我雖未包月計算，但一個月十來篇是成爲例行公事了。

但稿費卻來得奇少，每篇總在於一元到一元半之間，不過寫來不甚吃力，而編者又並不十分計工拙，寄到了就發排，有時甚至一天刊了兩篇，於是也時常用『筆名』一個是到現在還用的『吉力』，它既沒有屈軼先生所打趣的『咭咧啞啦』的意思，也並不曾打算自命爲『激烈』份子，只是把我的姓名摘去了帽子砍掉了肩膀而已；還有一個到現在也還應用的是『公西華』，這更沒有意義，不還是論語社同人以泗涇門人自居的一個名字吧了。但六逸先生卻有一個別的編輯所沒有的怪脾氣，他雖不大改我的文字內容，卻老喜改我的筆名，『吉力』常會變成『吉立』，而『公西華』卻是自始被截去『公』字的。後來仔細研究，才明白六逸先生愛人以德的苦衷，原來那時黨錮正嚴，『激烈』固然不大好，但偶然還可以應用，而公西華夫子，則他的大名，確是『赤也』；六逸先生爲了不願我自套紅帽子，才使我化成『西華』，這真是想入非非了。在這裏還要附帶聲明的，是最近常在各報投稿的西華先生，那是另有其人，不應掠美，理合聲明。

言林的第一年中，我是寫得很多的，屈軼先生訂了『包工』的合同，當然更多，風子先在也

寫得不少，木齋先生大概也時常寫一些的，但我已不十分記得清楚了。文載道先生還未動筆而柯靈先生，則正在致力於 Propaganda，似乎也未在言林寫過文章。

言林鬧熱了一年之後，幾個朋友大家辦一個談風，推我來主編，照例，編輯的文字總不太容易放進去，而我又不甘寂寞，於是特開了談鋒一欄，每期自己寫三四千字，起先還是沿襲論語中『論語』的格調，後來綏遠挺戰，西安事變，大演習，失蹤案，愈鬧愈兇，談鋒也隨着漸漸轉移。若說談風是一本幽默的雜誌，則談鋒一欄實在不適合得很；我雖是作者兼編者，簡直也毫無制止的辦法。

從這時候起，文載道先生也從故紙堆中挺身而出，而在大晚報上發表一些文字了。

盧溝橋事起，談風停刊，八一三滬戰，我適身在鄉間，只能聽到一些無線電的消息，偶然也替宇宙風逸經西風等聯合刊物敲幾下戰鼓，實在也膚淺得很，因此我知道要寫作戰鬥性的雜文，是決不能把自己置身於山林的，必須站在都市中間，才得身受目擊，然後可以急速的手法，把一切社會的現象，反映到文章裏去，於是我到了上海。

『屍 諫』攷 釋

死，在我們未曾經歷的人看來，究竟屬於神祕和渺茫，雖然誌異之類的書曾說起有過死後還陽的人，但可惜不生於現代，使大家無從知道死的時候究竟怎樣。

但是死給人一種威脅卻是有的。人們有某種要求不遂時，大都最後步驟是用死要挾，例如古已有之的『兵諫』，潑婦跳河，現代姨太太的吞安眠藥片。不過用得着這種要挾時大致已先有幾分把握。『伏屍兩人，流血五步』，洶洶然的聲勢，往往終於握手言歡，互相訂盟而散；吞藥片的就往醫院一送，老爺的一副鑽鐺也在心裏預備好了。這種要挾只好把死當幌子，真真的死是和他們無緣的，即使一個不小心藥片吞過了分量，那是另一件事。

真真的『屍諫』只有兩種可說是『古已有之』，而『於今爲烈』的。一種是愚忠愚孝，或是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沒有辦法，如關於比干剖心這種傳說；不過也是傳說而已，後來就不聽見了。另一種是先有了自殺的念頭，再去找一個死的名目，無論自己想定或是由人家代擬都行。

『屍諫』大都屬於這一類，道光時一位宰相（我忘了名字，大概姓王）給穆彰阿逼得上吊，有一份遺表是彈劾穆彰阿的，穆卻給他換上了一份諫皇帝什麼的東西，於是這位冤鬼也算『屍諫』了。還有名聲鬧得最大的吳可讀，窮得連房子也沒有住，只得借爭一個什麼穆宗嗣統問題，偷偷的在破廟裏吊死了，這當然可算是『大行皇帝』的忠臣，雖然那拉氏只對他的遺表笑笑，但是小小一個窮京官有了諡法，卹金若干也領到了。這種自殺法總算十分上算的，到今日似乎還屬可行。這兩位『屍諫』者，一位是自己想定的，一位卻由人代擬，總之，不出這兩條路。

報載日本軍官兩位，『跳』入鐵路自殺，據說他倆『一向堅持反對侵略戰爭。』這兩位『屍諫』者，我覺得有意義得多，無論其屬於自己想定或是由於人家代擬。自己想定的固然不必論，即使人家代擬的，也可見得代擬者心理的一斑，因為他們代擬的是『一向堅持反對侵略戰爭』而不是『要求政府立刻動員』。正如『九一八』之後，有一位朋友跳在江裏，報紙記載不說他因戀愛，而給他代擬一封警告國人的信，同樣的可以激發人心。

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說 傲 慢

文裏把『驕』字和『傲』字連結在一起，實在不大妥當。『驕』是自大，誇口，不自量力；『傲慢』卻是知己知彼胸中有成算的一種持重態度。大概沒有學問的舊式武人，容易驕橫，而傲慢卻是有自尊性不輕佻的人的美德。

中國舊式武人不病其『驕』，而病其不能『傲』，正如一隻狗，對着人耀武揚威，倘把手一揚，夾着尾巴就逃，其可恨正是在此。

中國人一向講究禮節，主張揖讓，故傲慢性極少有，而『驕』卻是一向很有的，從『鴉片戰爭』到今日，面子上雖然不敢再趾高氣揚，暗底裏卻仍不能免，例如『祭陵』、『祀孔』，無非要表示自己^母是黃帝的『華胄』，而人家卻只是徐福的子孫，我們有孔子孟子，而人家只有莎士比亞而已。有人以爲『祭陵』、『祀孔』即是中國民族尚未失去自信力的表示，卻大大可笑，這無異一個人在門外受了詬辱，關起們來叩求祖先救助一般，即使亡了國，人家不見得就會干涉你。

不信，『僞國』也有過『丁祭』，而長白山不是也有他們祖陵嗎？只有一國人民失去傲慢性，一國官吏沒有傲骨，國才沒有救藥。

傲慢不獨是自尊，而且邀人家的尊敬，李鴻章的傲慢，在歐洲還有餘威，卽如葉名琛，歐洲人也當他是個敵體，用處置一世之雄拿破崙的方法——幽禁在小島中去對待他，可見得歐洲人對於葉名琛還有些敬意。幾十年後，李鴻章當然不可復見，卽葉名琛也沒有。現代人是握手鞠躬，開跳舞會，飲香檳酒，請名流女郎招待，說滿口流利外國語，我知道他們成了俘虜後，人家決不會用對付葉名琛的方法看待，一定是奴顏婢膝，或使之青衣行酒，或使之看豬牧馬，宋元以來，胡人對付漢人都是這樣的。

有人在徵求葉名琛的照片，我雖未見過，但想像起來總是有有一種儼然神氣的，最好是他和英國領事公使合攝的照片，我要看看真真中國官吏的神氣。這裏一定沒有頭縮在皮大衣領裏，背脊骨成了三十度，手拱在胸前，身躲在角落邊，而讓人家武官顧問們金碧輝煌，氣十足的一副醜態兒。我們今日連葉名琛這種人也沒有，只挨着氣看畫報上的醜態兒，豈不可哀！豈不可哀！人類愈進步，身體骨格運用愈自由，膝蓋骨，頸項骨，背脊骨，把石灰質都取出，像棉花似的隨

便就可應用，而畢九則據說只有半隻了。

其實古今中外人物都有個『傲』字，孔子溫良恭儉之外還有個『厲』字，孟子不用說了，傲氣十足。我尋來尋去，尋不出一個琉璃蛋海參棉花式的偉大人物來。有之，如馮道、錢牧齋，這卻是滔滔者皆是也了。

傲慢是個人的性格風度，無肯法治。你看得起你自己是一個人，不是奴才，不是西崽買辦，而是可以與人分庭抗禮的。對方既然承認你是個人，也一定把你當作人看待，即使做了俘虜，也不會叫你青衣行酒，看豬牧馬，即使亡國，也亡得直截痛快。

膝蓋骨要硬，不要亂跪；頸項骨要挺，不要亂點頭；背脊骨要直，不要亂鞠躬；不要做一個半畢九的人。我提倡『傲慢』。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

似欠『廣大』

11
時間到了新年，報紙照例熱鬧一番，出些題目，恭請要人，或準要人撰寫；例外的還有老早叫

祕書擬好，油墨一印，分送各報，元旦日，都在報紙上刊出來了。

往例，這些文章是不大寓目的。第一，太多來不及看。第二，明知這種文章，雖不好，也不壞，中庸得很，無看之必要。

這次意外地得幾天假，閑暇得很，順手看了一篇，『廣大的國民教育』，題目也廣泛非常，但作者是藝術大師，喔！也是教育家，於是乎看下去。藝術家的文字大都是藝術的，看來也很吃力，我看出來只有這一點，他『以為應該有一次民族精神的大清除運動，這就是說，應發起一次偉大的藝術運動』，因為『藝術的激揚清濁，不能單從思想着手。凡未附有藝術內容的思想，是僵硬可盜竊的，如最近張氏之自稱抗日』，是呵！僵硬是可以盜竊的，自然需要軟綿綿的大腿和模特兒了。『故由思想影響藝術，所得者淺，而由藝術影響思想者，所得者深』，張氏之叛變，應懊喪不先從藝術着手了。

華 其實『藝術』，我是最不懂的，況且題目也是『教育』，而且還是『廣大』，理合切題。『教育』要如何才『廣大』呢，沒有說出，倒先抹煞兩個：『連環圖畫，無論所畫為吐光的劍俠或為集拿大刀殺敵的勇士，其結果是一樣的。看這樣的畫的孩子，總難得成爲未來的民族戰士罷。桃花

『大敵』欠似

江的調子，無論唱作「桃花江是美人窠」或「桃花江是抗敵前線」其結果是一樣的。唱這樣調子的人，總不會成爲殺敵的勇士罷。」『吐光劍俠』的連環圖畫是不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窠』也是不行的，甚是。然則『殺敵的勇士』和『桃花江是抗敵前線』（假定桃花江在綏遠的話）爲什麼也不行呢？曰：這是『廉價的印刷物，無線電的廣播。』然則代之以什麼呢？秋季沙龍的西洋傑作和什麼樂隊的悲多汶交響曲不是很好嗎？夫如是，方成爲『廣大的國民教育，』而爲民族的精神奠基礎。」

記得豐子愷先生在藝術漫談一書中，很推崇深入民間的藝術，他主張畫年畫兒和花紙兒給農村的人民們，給它一個改良，以爲全國大衆的食糧，這和大師的宏論與見地相去真太遠。此豐先生之所以仍蟄居國內，並沒有挾巨作遨遊歐洲大陸也。

換了一個年頭之日，我又看出了這一點點。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北京的恐慌』

歷史劇賽金花是通令禁止上演了，理由據說是有礙於邦交。

『敦睦邦交』是好的，誰不希望大家都是好好兒；但該劇的禁止尙沒有多天，我們卻已吃了一下反手巴掌，因爲人家卻並不和我們敦睦。這一下便是『辱華影片』。投我以戲劇，報之以影片，倒也針鋒相對，來得有趣。柏林電云：『德國柏林諾伊巴柏爾斯堡影片公司，近攝一片名北京的恐慌，描寫庚子亂時，拳匪戕害德駐華公使克林德事。其中情形多與史實不符，程天放大使已赴德外部交涉，由外次麥剛森接見。麥允將此事報告宣傳部長戈培爾』云。

北京的恐慌自然是不會在華開映的，而且也沒有見過電影劇本，當然不敢妄加批評，但它的本事是可以想像的，像一切歐洲人對於中國十九世紀的觀察，再加上義和團的事實，定是一部辱華的影片。至於德國政府是否也肯像我們一樣『敦睦邦交』，那卻尙在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的考慮中，到現在還沒有下文。

庚子時代過去已三十七年了，總已可算是歷史了吧，中國人仇洋的時期總也可算過去了吧，這連德國的一位領事也承認，他把一面聯軍從清軍奪去的龍旗交還給一位中國外交家，算是親善的表示。因此賽金花和北京的恐慌都得算歷史劇，和現代的中國總不相干的，雖然故事

的小節上是否失去真實性不去管他。

但要緊的是現在，現代歐洲某種勢力對於人類的暴行，是決不在庚子時代中國的拳匪之下的。

我相信不久將有一部更好的戲劇或影片演出，是覺得更有趣而更針鋒相對的，題目是叫『猶太人的恐慌』。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莫須有』的復活

政治上有着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互相對抗，在法律思想上也有了『罪刑法定主義』與『擅斷主義』互為消長。『罪刑法定主義』雖然起源和民主思想同樣的早，但在今日各國的立法例上，莫不還奉為金科玉律，因為它和民主政體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一切都建築在它的堡壘之上。它的意義極淺顯，演成普通話，便是『非依法律明文規定，不能處罰』這幾個字；凡是成文法的國家，莫不把它列在刑法的總則裏，如法國刑法的第四條，暹羅刑

法第七條，舊德意志刑法第二條，我國的刑法把它列爲開宗明義第一條：『行爲之處罰，以行爲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爲限。』

不但明明白白的表示『罪刑法定主義』，而且還規定了法律的時間性，便是行爲時之法律有明文者，始能處罰；倘使行爲時法律尚未頒佈，或法律已經修改，便不得處罪。可見現代法律對於民權，是保護得非常周密的。

『罪刑法定主義』淵源於一二一五年英國的大憲章，至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之刑法，方才有明文規定。那時民主思想勢力抬頭，十九世紀進步國家的法律，莫不採用『罪刑法定主義』以代替傳統的『擅斷主義』。

『擅斷主義』即是中國的『莫須有』，犯罪與處罰，不預以法律明白規定，而一任法官之自由。自人類有歷史以來，從神權裁判到君權裁判，都是這一種的傳統思想，『莫須有』三個字，便可羅織一個人的罪名。宋史記載秦檜殺岳飛冤獄云：

『秦檜誣岳飛以罪而殺之，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

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便是『擅斷主義』的作祟，岳飛並不會犯罪，秦檜一任自己的自由，就可將他殺害。可見現代的法律，是採例舉主義的，而秦檜時代的法律，卻採取概括主義，以司法者而兼立法者的地位，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情。但是法律是和政治有連帶關係的，民主政體在專制勢力的桎梏下，既然殺出一條血路來，『罪刑法定主義』當然也隨着民權保障而需要，而代替『擅斷主義』的位子。

『罪刑法定主義』隨着民主政體的勢力，從十九世紀起即成了各國法律的金科玉律，一直到民主政體遭了法西斯政體的反動時，才發生了動搖。德國自國社黨秉政後，一反民主政體的作爲，把一切權力都移置給國家，祇要國家有利，人民一切都可以無條件的犧牲。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頒佈的德意志新刑事法便修改了舊刑法的第二條如下：

『行爲爲法律明定有罪，或依刑法根本思想，及健康的國民法律觀念（Sound Conception of Law），應受處罰者處罰之。其行爲無確定條文可以直接引用者，依法文中之根本思想與該行爲最有關係者處罰。』

這累贅的條文，和我國刑法第一條相對照，顯然可以見到兩世紀來法律思想最大的反動，

便是德國的刑法，又從『罪法定主義』反還到『擅斷主義』之途；而人權保障的堡壘，從此又遭摧毀無遺了。

世界法律體系，有英、美、法與大陸法之兩大不同，前者是採取判例（Case）的，後者卻根據法律的條文。德國明明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那麼『刑法根本思想』這句話從何說起，豈不使有些人將仗這句話作護符，而可以任意枉法胡為，現代『莫須有』的冤獄，很容易便可以成立。孟德斯鳩氏的所謂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鼎立制度，可謂被摧殘無遺，名義雖然是根據『刑法根本思想』，實際上德國司法的精神，早已被釘在十字架上犧牲了。

再說『健康的國民法律觀念』，也是和『刑法根本思想』一樣的虛無渺茫，除了國社黨的宣傳部以外，更有誰能確定了一個龐大德意志民族一致的法律觀念？雖有經過極良好訓練的法官，也是不能捉摸得到而據以定讞的。那些條文，在文字上看起來，雖仍舊很堂皇，但一探究究竟，實在是舊時代『擅斷主義』的借屍還魂。受着政治勢力支配的法官，便可借着那條文，秉承一二在上者的意志，而深文周納，比附曲解，羅織無辜者的罪名了。隨手舉一個例子，上海新聞報載，快訊社瑞典京城五月二日電云：

『聞瑞典國王哥斯塔夫，已致函德元首希特勒，要求其釋放德國網球名手克蘭姆，克氏係於數星期前因犯道德律嫌疑而被捕云。』『道德律』三個字成爲罪名，在其他國家裏是不會有的，因爲犯刑法上關於道德的罪名，大都皆有仔細規定的分則。照法律與道德而論，凡是一個
人犯罪，在法律眼光中看來是違背法律，在道德眼光看來便是違背道德，兩者原是是一是二的東西，各國的立法例上，從來不曾有過那麼包含廣大的罪名。這裏便可以見到德國國社黨支配下法律之奇特，也可以見到德國人民的法律保障！

現代的『莫須有』主義者已較宋代的人們聰敏得多了，他們不再用什麼武斷的『莫須有』三字，而是用種種好聽的法律名詞來代替。韓世忠駁秦檜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秦檜便得啞口無言；但現代的人卻可以振振有詞的用什麼『健全國民的法律觀念』、『道德律』、『刑法根本思想』等名詞，來遮掩人世之口，而骨子裏卻仍舊是那一套老法子。

『莫須有』的復活是法西斯政體下的產物，這種政體勢力澎漲的一天，便是司法獨立宣告壽終正寢的一天，也便是人民失去保障，而以其生命，自由，財產，供一二人蹂躪的一天。

二十七年五月七日

蘇武與庾信

自抗戰軍興以來，鄉園淪陷，骨肉飄零，多少父老弟兄慘被殺戮，多少諸姑姊妹橫遭姦污，那些侵略者所賦予我們的暴行，老實說，我們決沒有悲哀，也決不痛心，而只有『憤怒』兩個字，全民族心中的火燄將由這兩個字燃燒起來，終有一天會一雪今日奇恥大辱的。因之在繼續抗戰的十個月中，燃燒的心頭中，還始終不會受過一支冷箭，令我有些難過。

這之間，雖然也有幾樁難過的事情，例如王蔭泰之附逆而任偽實業部長。但一想到這些人的學問雖然不差，不過他究竟不是青年們仰望的人物；而且又是一個舊官僚，屈節投降，原是一無足怪的事，於是也就很釋然了。

最近，卻有人對我說起身陷重圍的知堂先生了，說他怎樣怎樣，而且鑿鑿有據的，但我總是付之一笑，因為從五四以來的周作人，一直到今日的知堂先生，他的思想態度雖然有着顯著的變遷，但他的變遷是從『用世』退到『出世』的清高一途，也就是曹聚仁先生所謂『從彌衡

到陶淵明之路；而決不是走向熱中趨利的狹道。他的思想行爲在一般人心，已種下了很深的根苗，對他有了不可動搖的信仰。我當時對提起他的友人說：『要是周作人可做漢奸，則中國更有何人不可做漢奸，無論如何，決不能相信那些話會是事實。』

在抗戰事起的時候，北平文化界的人物，紛紛南下，而知堂先生卻苦住八道灣；我們在南方的友人候之久久，始終不見他的消息。老實說，他的苦住北平，若干人對於他是相當有些不滿的。因爲那個時候，七君子出獄，郭沫若先生回國，已不是再需要『寄沉痛於幽閑』的時代。我們正希望他能南來領導抗戰，回復五四時代的姿態。對於日本，他和郭沫若先生，正是瞭解得最透徹的人物，是抗戰期中對於敵國被壓迫的平民階段宣傳的一對瓊寶。沫若先生很能瞭解他，在那時還主張應該大家出些錢包，一隻飛機把他從籠城中接回來，可見對於他的重視了。然而他不果來，但我們也不忍因此而責備賢者，因爲他當然也有他不能南下的苦衷，譬如家累的奇重和八十餘歲的老母，便是一例。

不幸得很，關於他的云云，竟由道路傳聞而刊上報紙而招致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的通電全國聲討，這正如會參殺人，雖欲不動搖一些信仰而不可得；一枝冷箭直貫我的心頭，自抗戰以

來第一次我感到痛心痛苦，難堪，羞恥。我知道凡對於他有素着信仰的人，看了報載一定有同樣的感覺。

但我們當然也不要忽略人家鬼蜮技倆的離間計，他們要利用一個人，一定先要使他的朋友們把他當做仇敵看待，然後可以希望他投入自己掌中來。倘使我們僅僅根據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載和照片，不加以切實的調查，對於一個普通人，雖可以據爲信史；對於一個有歷史的人物如知堂先生，似乎還太嫌草率。貿然置信，因而原諒賢者，正中了人家離間的鬼計，這在全面抗戰中，損失是太大了。

知堂先生在致宇宙風的信上，要做『嚙雪海上』的蘇武，叫南中切莫把他當作『納首北廷』的李陵看待。這一點上是他欠看得清楚，在今日之『匈奴』是不會許有蘇武存在的，他雖不至於自動的做爲虎作倀的漢奸，但被動的做一下『詞賦蕭索』的庾信，將來也是必然的事。今日的大阪每日新聞所載，或許是造謠，而將來也必將成爲事實；那時的蘇武，除卻殉節之外，就非做庾信不可了。

集

我想信知堂先生不肯做庾信，但也決無做蘇武的可能；還是效法郭沫若先生，趕緊南來，醫

治每一個人心裏所受的創痛，這是他唯一的活路。

倘使大阪每日新聞所載是離間造謠的話，則那些記載正是給知堂先生一個表白自己決心的鼓勵，無論如何，我們相信他定能逃出重圍，和郭沫若先生一同幹抗戰宣傳的工作。

對於日本有深切研究和瞭解的錢稻孫（報載誤作『村』字）先生，我們也用期待知堂先生的熱誠期望他。

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周作人與范愛農

宇宙風半月刊一遷到廣州出版，在上海便成爲禁書，奉『令』停止發售了。其實它還是保持固有的風格，並不怎樣有所改變。凡是書籍一成爲禁書，就非得名貴起來不可的，而南遷後第六十七期上的宇宙風上，正登着一篇名貴的文章，用着知堂署名的周作人先生近作：關於范愛農。

自從北平淪陷後，周先生除卻幾封通訊外，便不再有文章和世人見面（間有刊在宇宙風）。

的自傳一篇，那也不是戰後所作。）而這篇關於范愛農，卻是北平失陷六個月後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寫的，要知道周先生的最近思想，在這篇文章裏或許會看到一點點，雖然這一點點是並不會覺得少的；因為在日方郵政檢查的鐵爪下，要寄得出一篇有明顯意義的文章，是不可能的。

關於范愛農的名字，凡讀過魯迅先生著作的人，大概不會生疏；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到處碰壁的人，結果是跳在菱蕩中自沉而死，當時魯迅先生在廣州，作悼詩三章，刊在民興報上發表，朝華夕拾里只有第三章六句，全詩是這樣的：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遽爾失畸躬。

華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
 狐狸方去穴，桃偶盡登場。
 故里彤雲惡，炎天凜夜長。
 獨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腸？

髮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
 大圓猶酩酊，微醉自沉淪。
 此別終成古，從茲絕楮言。
 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先生的詩，是由作人先生傳給民興報的，因之後面也附了他的一首五古：

天下無獨行，舉世成委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時。傲骨遭俗忌，屢見螻蟻欺。坎壈終一身，畢生清水涓。會聞此人死，令我心傷悲。峨峨使君輩，長生亦若爲？

關於范愛農除抄了兩人的詩及范君的一封信外，此外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其格調和他近幾年來所寫的文章是差不多的。但可足引爲希奇者，是他在僅僅的一篇文章中，偏偏提起死去了二十一年的范愛農，雖說是懷舊，總是至少和他近來的心境和感觸有些關係吧。

范愛農的思想在若干地方是和近幾年來的他相同的，大家都有些憤世嫉俗的態度，范愛農對於現實沒有勇氣反抗，結果只得自沉於菱蕩；而他雖是『世味淡似蠟』卻『古歡濃於春』把身子沉在物外的深潭裏，其實也是差不多的了。

在今日的北平，和范愛農那時的紹興所差的只有大和小的不同，『狐狸方去穴，桃偶盡登場』在他們都是用『白眼看雞蟲』那種看法的，那辦法在我們看來當然是不對，但局內人或許是迫於時勢，不得不爾；但叫他們會去參加雞蟲的得失，令人難於置信，大概也不會有，事否則范愛農只要師範學校監學做做，也足以過去了，又何至於自沉菱蕩？

在關於范愛農那篇文章裏，作人先生的悲觀和消極，都表現得很明顯；便是在刊在宇宙風上的幾封通訊，要想做『嚙雪海上的蘇武』也決不是一個積極的志士所喊的口號，而是他絕不陷身於泥淖的一種提供吧了。要是蘇子卿那時的匈奴不許他如此的話，他不投降便非自殺全節不可；而作人先生卻在僅僅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范愛農所走的路。

寫那樣文章的一個人，決想不到他寫這篇文章之後兩個月，會去參加什麼『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的，因之覺得大阪每日新聞的通訊和照片，均有令人懷疑之可能；倘然真的是事實，則他於二個月前重抄『畢生清水涓』這句詩，真是多此一舉了。

在禮教時代的縉紳先生，每每鼓勵女人殉節，志士全忠，以為是極應該的事，這在現代眼光看來當然太慘酷；但對於作人先生，要是他既不能積極的逃出魔手，又不能消極的做『嚙雪海上的蘇武』而視膜投降的話，則還是希望他追蹤范愛農，以悲哀來代替今日人們心頭的恥辱，也決不是過分的話。

『畢生清水涓』豈不是要比陷身於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好得多麼？

關於周作人先生的事

又是關於周作人先生的事。

感謝香港友人的好意，巴巴從遼遠的南國給我寄來關於他的信息，那是刊在星座上的兩首詩，短短十六行中，傳來令人喜悅和保全了士類清白的佳音，使許多人覺得幾月前爲他委婉聲辯而寫的文字並不是浪費筆墨。在今日，全國讀者所景仰的文人中，究竟還沒有一個自甘下流的敗類，使士林不致蒙羞，這一點實堪自慰和互相歡喜的。

那兩首詩，上海的報紙也有轉載星島日報的，但爲保存『文獻』計，覺得仍應有把它和寄詩者的附札重抄一遍在這裏的必要：

昨日至苦雨齋，未就座，即得齋主遞與信一件，內儲詩兩首，一爲藏暉先生八月五日遙自英倫寄來者，內中別無一字，唯有八行詩一首，無題，且無上下款。另有齋主答詩一首，蓋所以表明態度者；順手即將詩抄下。當時齋中陸續到有許多客人，此贈答詩亦一一傳觀，齋主

並已分抄數紙寄與此間友人，據其意蓋欲藉此辯解前此一切傳說。即席又有所表示云：前此之所以應允某事，蓋以某人不干預爲條件，其後『徐公』諸人（按當係指徐祖正錢稻蓀）既均碰有滿面灰塵而告退，則自己當不再上當矣。

今將贈答詩錄下：

寄苦雨菴

胡適

藏暉先生昨夜作一夢，

夢見苦雨菴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

飄蕭一杖天南行。

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

只爲知者識得重與輕。

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

誰人知我此時一點想思情。

（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

苦住菴吟

(奉答藏暉居士)

老僧假裝好吃苦茶，

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

近來屋漏地上又浸水，

結果只好改苦住。

夜間拚起蒲團想睡覺，

忽然接到一方遠方的信，

海天萬里八行詩。

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

我謝謝你很厚的情意，

只可惜我行腳不能做到。

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周作人

因爲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還只能關門鼓木魚念經，

出門托鉢募化些米麵，

老僧始終只是個老僧，

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周作人先生近幾年來以『愛知者』的態度來處世，自號『知堂』，雖不能毅然『飄蕭一杖天南行』那麼識得『重』，但也決不會『輕』得像徐錢『諸公』那般，投身於仇敵抱懷中去；他還是以中庸者的愛知態度，權取重輕，來處置這樣重大的家國事件。那『老僧始終只是老僧』，不獨『希望將來見得』正在國外宣勞的大使『居士的面』，而且當然也要希望將來見得每一個中國人之面的。

華 髮 關於所謂『周案』從大阪每日新聞揭發到現在這首自剖心跡的詩發表，似乎可告一結束。但這裏還得拖一條尾巴，是我在自由談（十月十五日）所發表的一篇小文找屋之餘所惹

起的。我在那篇小文中偶因新村而涉及武者君，更因武者君的牟禮隨筆而提及周作人先生，不知道雖未曾因武者君是日本人而有人要治我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之罪，倒是在周作人先生的『先生』兩字，惹來一點很有春秋筆法的討伐，說是頗有些同於『潘金蓮要吊武松膀子，斌媚地，溫存地；叔叔叔叔那樣啼喚』了。

這真像當頭一悶棍，被打昏了還不知道路由，對於事實還不會昭然的人物如周作人先生（抱歉得很，我這裏還是不能適如尊意）連民國時代最普通的稱呼都不許加上，筆法雖然是森嚴的，但這樣的偏狹氣度，我們常用以加在另一民族身上的，不料也出現於『泱泱大邦』的國民中，真覺得有些陰森森可怕了。

因此想起明末的遺民徐俟齋（枋），隱居吳中達四十年，康熙中理學名臣湯潛庵（斌）徒步去拜訪他，竟遭他拒絕不見，這樣高風亮節，真也堪以欽佩和有別於當時一般虎頭蛇尾的『遺民』了，然而後來偏有噉噉的森嚴之士，甚至偽造湯斌致徐齋書札，有『幸得拜見顏色』等語，以企圖這樣一來，把徐枋變成交接官府晚節不終的人物。以徐枋比今之周作人先生，時代地位，雖都擬於不倫不類，但古今兩種論客，畢竟還是遙遙接着道統，一樣陰森可怕的。

陸嵩意（方山）岵山館集有澗上草堂詩咏徐侯齋云：

蕭然廿載閉柴荆，

過眼滄桑自變更。

千古高風追泄柳，

一生心事托侯嬴。

采薇得食何憂餓，

卻聘無書豈爲名。

誰似山陰戴處士，

死生不忘故人情。

我是不贊成『遺民』這銜頭的，徐枋雖身不與鬥爭。若因其消極便予以人類不齒的誣陷，我也不能同意。

在全國一致抗爭中的今日，當然不是明末可比，周作人先生要在今日做徐侯齋，似乎看錯了時代。然而以春秋筆法自詡的論客們，卻是同一模型中印出來的面目。我雖不能同意像朱孟實先生那麼高論，要把周作人先生比作明末的阮大鍼，而以東林名士位置一些討伐者；要逼周作人先生上附逆之路，似乎還沒有阮大鍼那麼容易，因爲他並不是阮大鍼，當然更非洪承疇一流人物。而東林名士中某一些人物，如時敏等流的臉譜，卻深深的在陰氣森森中刻劃出來了。

看人論事

專制時代的刑法，碰到特殊身份的人，在科刑的時候，特設『議功』『議貴』等『八議』，看人科刑；這是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原則之外的。皇帝遜位，『八議』隨之俱去，現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了。這當然也是專制的黑暗之一。

但要論一個人的行爲，我倒是贊成『看人科刑』那種辦法的，便是『看人論事』，那或許會論來中肯一些。

又是論周作人先生的事。

蓋自『周案』發生以來，八九月於茲，大家亂烘烘做了一陣文章，畢竟還沒有議出一個結論來。自然，結論這一股，是要周先生自己用事實來做的。但時歷九月，尙未有人敢遽下定判者，這也很可以見得周作人之爲周作人了。

近來因爲暗殺案的電傳，才又把『周案』重新提出，連周氏弟兄次序都弄不清楚的『作

家，』也在慷慨激昂弄弄冷嘲熱諷的筆頭了，這才令我想起『看人論事』這個題目，

但要聲明者，我們在此刻現在，對於周先生的事，還只是『論』才用得着『看人論事』的辦法，倘使周先生自己做的那一股文章是『屈節』，則我決不主張『議功』『議貴』。不要說區區文化上的業績，連手擊虜主身繫大獄的建國元勳，也還得『庶民同罪』，毫不姑息。

要論周先生，我覺得以我對他的認識，做一個論者是不配的，第一，須得從澤瀉集一直到瓜豆集仔細看一遍，看看他全部思想系統的變遷過程究竟怎樣。因為論者之左周先生者，以出席『更生文化座談會』為一中心，從近年來的消沉悠閑不積極而推定其為墮落。但我卻以為不然，消沉與不積極只是客觀的對周先生的看法，即意謂夜讀抄瓜豆集時代的知堂沒有談龍談虎時代的豈明積極和進取了。不過拿兩個時代的先生著作來一比較，用純粹客觀的眼光讀來，則實在很難找出五四時代的豈明和革命後的知堂有什麼重大的分別，（雖然在小地方是不可避免的。）他早期所做下的業績，到後來一件都沒有自己推翻過，例如他主張白話，後來就並不會『公然』寫文言。故周先生在主觀上實在並不消沉和不積極的，這證據便是他不曾叛背自己，也即不會叛背五四的時代精神。客觀的使他消沉和不積極者，乃是時代，他仍舊停滯在一點，而

時代已走到前面，他不願意或不屑趕上，但決不是橫在前面阻礙時代的前進，這是看他的文章彰彰甚明的。（和他同時代的俞平伯先生和已故的劉半農先生卻又和他不能同日而語了。）不隨着時代前進，譯成術語，便是『落伍』。不過通常的『落伍』兩字，是應用於反動一方面的，在某種意識上也可以稱他爲『落伍』。但這『落伍』不但不同於一般遺老之『落伍』，即和章太炎先生之『落伍』也有着明顯的不同。即是時代的尖端，還未能明顯的克服周作人的時代，而已能克服章炳麟的時代了。

準此，倘使我們撇去時代的主觀，使我們回到革命以前的時代去，那時候周氏弟兄是被人家一律看待的，當我們在上海聽到豈明先生（或是魯迅先生）參加偽組織的傳聞，倘使像今日那樣絲毫沒有確實的證據，我想，是沒有一個人會相信的。

或人以爲『落伍』即是周作人先生罪狀之一，不錯，但這只是論他的學術思想時才用得着的材料，現在論的是他的人格生平，用他的思想——即以其近年來的消沉和不積極作出發點，是不對的。

倘使有芥川龍之介那樣的文才來剖解周作人先生，他實在難免被描寫成一位悲劇裏人

物的。他冷，缺乏——妥當一些是故意隱匿——熱情，他有高深的自我觀念，爲常人所不能捉摸得到的。例如說，他爲什麼不南來呢？這在我們可以有種種猜測，而他自己的意見卻又是我們所猜測不到的。又如他爲什麼肯安居於鐵蹄下的北平呢？他必定有他的特殊見解。那種特殊的意見和見解，倘使在湯爾和以及一些遺老遺少之流，我們就可以推定其不爲漢奸，就必爲順民；但在周先生，就要『看人論事』，在未有事實表示之前，不使用『推定』來判決。

現在有人要利用靳雲鵬，毫不懷疑，但有人要利用連讀了半肚子書還不會通順的吳佩孚，卻很少有人不懷疑，這是大衆的『看人論事』，就因爲吳君過去很有幾句被小市民中聽的話。關於吳君的謠傳蓋亦已多時，吧兒報上還刊過特攝的照片（一月九日新申報），然而還沒有人會寫一篇文章罵罵吳佩孚的無恥，但於周作人先生，則頗使『作家』們勇罵一時，連我在一篇旁的文字上偶然在周作人下面加『先生』兩字，也被罵成金瓶梅上潘金蓮淫婦的向武松送秋波了。小市民之於吳佩孚，『作家』之於周作人，不相稱如此，實在亦一奇事。這大概是只論其事不見其人之過。這樣的人物要掉筆論人，應該多看看人——多讀一些書。

華 嬰 畢

『看人論事』的論者，最好的榜樣便是魯迅先生，他論章太炎先生，不獨一掃輕狂後生輕

薄的浮態，即對於太炎先生的樸學，也輕輕帶過，而獨推崇於太炎先生民族革命的功績，把他的
一些投壺復古的反動地方，一概加以原宥。又論劉半農先生，也是稱道他五四時代的戰績的多，
而對於晚年嘲寫別字禁呼密斯那些反動的事蹟加以曲諒。可見得魯迅先生論人，是顧到一人
的一生事蹟，而以寬容出之的。周作人先生的功績正同於章劉兩先生，『屈節』的反動，當然不
能與投壺復古禁呼密斯輕重同日而語，但事實尙未顯明的此刻現在，我們在論斷的時候，還是
應該效法魯迅先生論人的精神，要顧到他一生的事蹟，而以寬容出之的。因為我們總希望屈節
事仇的少一個好一個，而何況於周作人先生？

後記：

本來想寫一篇短文闡明『看人論事』的意義，不料嘮嘮叨叨佔了許多篇幅。我早已聲明，以我對周作人先生的認識，做一個論者是不配的，然而也畢竟說了許多，因
此我倒希望從此撇開周先生是否會『屈節』的討論，因為這是將來有事實證明的，而有
人能來做他思想的研究，這倒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

二十八年一月十日

【附錄】北平通訊

周作人

黎菴先生：

久未通訊，得手書極忻幸，承垂念尤感。鄙人此一年來唯以翻譯爲業，希臘神話已寫有二十餘萬字，大約至秋間可以畢事矣。以後擬再譯別的希臘作品，赫洛陀多斯怕太多，故暫定選取路吉亞諾斯也。下學年功課，只有燕大友人爲接洽，大約可有四小時，不能當作生計，但有此則可以算不是失業而已。鄙人個人行止所可以奉告者僅此，大阪每日所載不知何事，容託人查閱來看，以前津報曾說鄙人將做大學校長，或者亦此類乎？此事真僞自有事實可徵，但世上有捕風捉影者及幸災樂禍者，只可供他們去當材料，受其禍者無可奈何，造謠與報怨各滿足之後，或自消沉耳。草草奉覆，不盡。陶君想尙在港，近來刊物久不能見，寄去一二小文亦不知刊出否。順頌近安。

作人啓
五月二十七日

『京派』的鼻子

集 髮 華

要是人世間不嫌熱鬧，上自廟堂，下至茶寮，都少不了些批評家的。而中間的文壇更是壇場，

論客着實不少，高明些的固然有了位置，靠了批評成家立業乘驥而去。而低能的卻不甚容易附得着驥尾，只成了淮南王的鷄犬，留落在人間，或者說是漂流在洋場吧，於是伏在水門汀上用吧兒的鼻子到處亂嗅，不論是『書』是『人』，嗅着了就狂吠不已。從喧喧的吠聲中，既評下『書』，又評了『人』，就馬上收起大鼻子，岸然以『家』自居了。但可惜的是毅力實在缺乏得很，人家是『三嗅而作』，他倒成了『三嗅而息』；雖然在『三嗅』上面還到處撐着『家』的銜頭，畢竟也年代悠久了，這便成了絕大的悲哀。

既然評了『書』，天下就不該有好書，有之，其惟莎士比亞、荷馬更評了『人』，則好人更難找，有之，允推錢稻村、徐祖正，因為他們正是『京派』，而莎士比亞與荷馬，亦西洋之『京派』也，找到了這幾位祖師，便岸然以洋場中的『京派』自居了。

要是一個大學裏並未唸過文科，而又平時與莎士比亞、荷馬無緣的人，雖也寫寫文章，但決不敢以『文人』自居的。這給批評家的鼻子嗅到了之後是什麼東西呢？乃號於衆曰：『這是『海派』文人呀！』不幸的是四圍的聽衆也不曾有過『觀光上京』的福氣，雖然是文人，給分類起來也是『海派』，於是連聽衆也不免一哄而散了。剩下的還是一個孤寂的悲哀。

實在呢，『京派』、『海派』這些宗派的論爭，過去已是好幾年了，要不是現在有人岸然以『京派』自居而指斥人家爲『海派』的豪舉，作爲一個抗戰大纛下的寫作者，是決不會這樣無聊賴地去掏這臭糞缸的，而且在這個時候來打落水狗也不很需要。現在既然我們的評論家想發揚門楣，光祖耀宗，我且不必把道路傳聞的一些街頭來誣陷，只要在報章上找一節小文，已劃清楚所謂『京派』的面目了：

去年秋天，八月至十月間，北平城外是砲火熾天屍橫遍野的恐怖世界，城內的教授們却加倍的埋頭著述。當時從事學術著述者：孟心史有香妃考實及記海寧陳家兩篇；羅莘田寫他幾年來要完成的臨川晉系；鄭天挺作十六國春秋箋註；魏建功校錄十韻彙編中各小韻的異同；毛止水重譯幾何原本。此外還有陳援安完成舊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余季豫完成四庫提要辨證子史兩部十二卷。這些學者在那種一日數變的緊張空氣裏，甚至於頭條胡同發生一個謠言，二條胡同另變了一個謠言的，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世界裏，他們反而安然著作，這是真正的修養，超乎一切普通情理之上的工作，在變幻莫測，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之秋，北平，能够鎮定，能够更比尋常加倍的工作，洵大可欽佩也。

集 髮 華

這樣一大篇名單，很清楚的可以說明抗戰以來的『京派』動態了，而我們評論家眼中所

不屑的『海派』呢，卻遠走西北者有之，奮身抗爭者有之，即使留在『孤島』的洋場上，也還有那麼的成績，決不會閉門著書，坐視興亡吧！

老牌『京派』的臉譜，有些已搽上白粉，至少也都有些灰色，但牌子畢竟還是老的；然而冒牌的呢，身居洋場，心懷籠城，就大高不妙了：開『天窗』之妙想，尊『皇軍』之奇策，『起謠誅分中權，藏真實兮心曲』，『溫故交於離間，待新知於毒辣，稿費既扣，文章何得搖身一變，京腔完全忘掉，唔呢原來是道地的上海人來，哪行徑原不像學究，卻是馬路上的流氓，雖由『京』來『海』，也決不是橘逾淮而爲枳吧！

只要用一用嚴滄浪的法子，就反手牽出所謂『京派』的鼻子來了。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找屋之餘

古時候，在圍城中有很多吃活人的肉而自圖生存的故事，方式實在野蠻得很，頗足令現代

文明人搖頭。但在今日，居然也還並不消滅，不過文明的面具總算是套上了的；真真的人肉是要輪到『軍士』吃了，同城的人卻知道了榨取人的血汗。譬如說『孤島』上的房租，便是一個好例。

自己奔走了半個月，總算找到了兩間還不足以蔽風雨的破屋，又接到一位朋友的咐託，要在附近找一處。這樣的咐託，平時決不在意；但在自己有過煩惱的經歷之後，就油然而生了一種甘苦的心境，便立刻四出替朋友去找，奔了半天，結果還是帶回來一個失望。

但也因此而認識了中國人民的所謂『生活』。

一切擁擠，凌亂，污穢，噪鬧，都表顯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我們怎樣能在這樣的環境中有完滿的工作和燦爛文化呢？

在歸途中，終於想起好幾年前連文人也一致推崇的新村運動來，因而也懷念到抱着新村烏託邦主義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這位要想用新村來實現其過人的生活，走人的正路，而發揚確立人的光榮和信仰的作者，處今日的情勢下，總分外有落寞之感吧！

十餘年來結社出版吶喊『人道主義』的結果，卻是眼看本國人民被驅到異國的戰場上

幹着人類互相殘殺的慘劇。同是人類，已死的是蟻螻一般地被斬殺在各處了，未死的卻被迫像豬羊一般擁擠在廐棚中；人道蕩然，寧論新村武者君的業績實在只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一段空洞的光輝，而餘下的空格卻由武士道的孽績來填補了。

然而他也不甘沉默，在卒禮隨筆中懷念起北平的周作人先生，不期而又提起新村運動，說是周先生曾給他一個最大的贊助云；這真是一個退敗著對於自己戰績的追憶，至少帶一些消極反抗的意味。周先生看到了，也回給他一封簡短而委婉的信。那是今年四月的事，撇開以後的傳說不談，一海相隔的中日的兩個文人，都免不了帶着悲哀和落寞的心情來寫這些書簡吧！

文人的懷抱往往和武人隔了一條天塹的鴻溝，但現代文明的光輝，到底還不是靠指揮刀而成就的，歷史就殘酷地判定這個命運，畢竟跋扈飛揚一時的武人是要給進化踢到深淵去的，它不過是絆足石而已。

人究屬還要過人的生活，發揚確立人的光輝和信仰，決不能像豬羊那般在廐棚中生活着。中國的人民，也必定有實現武者小路君所理想之一天的。

雙十感舊

研究古代法律，每覺有人的分類太多之嘆，單說是最高級的『自由人』，在羅馬法上就分爲『生來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兩種。無論是名譽或法益，後者自然都及不來前者。余生也晚，推古例今，不覺會心而笑；要是不幸而虛長數齡，一定會遭『人格減等』之厄，想來實在是微倖得很。

這可慶的原因便建築在漫畫家所慣用的兩個『十字架』上面。據說耶穌用一個『十字架』拯救了世界的罪人，而我們的先烈卻用兩個『十字架』解放了中國，這還不夠偉大和該慶祝嗎？

華 於是大家便慶祝起來。到今日已是久矣乎的事了。

髮 但是懂得慶祝的區域實在有限得很。例如我，知道這種意義就很遲，一直要到從親戚處看集到一份印得厚厚而且是紅字的上海申報或新聞報方才恍然想到，但已經來不及了；因爲報紙

寄到鄉間至少要隔了三天，而鄉間通用的日曆，又不像前十餘年的報曆那麼仔細，右邊印着民國×年十月十日，左邊又參照着乙丑年九月初×日，這樣的遺憾，幾乎是成了一年一度的了。

浙東地方民氣有些純樸而傲慢，『少爺』的稱呼，是非有了中過舉人的門第不叫的。幸而寒家只有『商臭』，並不『書香』。既用不到趕着叫人『少爺』，自己也輪不到『少爺』的稱呼，只有這一點表示『生來自由人』是實。要說再有一點，那便是不曾沾沐『皇恩』頭上添一根辮子了。

餘下來的，一樣，上學先對大成至聖先師孔文宣王叩了三個響頭，又照例向先生行了跪拜大禮，然後恭聆了第一句先生的訓蒙，說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云云。記得很清楚，先生說的，『天子』即是『皇上』——不過他老人家還沒有現代法西斯黨徒們那麼會表示對於『元首』的尊敬，不曾從紅木椅上站起來再坐下去。而我那時已很糊塗，原來『文章』是『皇上』教我讀，和父母出的錢無關。『天高皇帝遠』，這麼，我對於讀書便不大高興；而常常逃學挨打了。這打，據有一次『先生』惡狠狠說，也是出於『欽頒』，是由『皇上』賜給他們『玉尺量才』的，不才，便打。

但一到了城市裏的學校，『玉尺』確乎是常常不光臨了，而開始對於『雙十』感到可慶，因為假一放便是三天，是秋季開學後唯一的希望；但也沒有新年和清明來得熱心，回家去或者逛大街一些也不覺得熱鬧。後來回校去問教師，教師說是我們小城市智閉塞之故；云要鬧熱，他勸我去看報。報上的確是鬧熱的，首善之區的天安門，還搭了彩牌樓；學生民衆有火炬遊行等節目。那個時候的國慶，大概還只是首善之區獨有的，便是南方大都市的上海，有些相信了教的學校，連假都不放的，實在比我們小城更可憐。

恰巧，那時有一位疏遠的親戚是點過翰林的，從首善之區打了一次『抽豐』回來，在他的烟榻之畔，給我聽到所謂民國首都的北京，也還在『數同年』『論輩分』的『皇上』時代，這位太史公正是和那時的內閣總理同科的，因此他很看不起一些總長之類，說不是他的『衙門後輩』便是『捐班出身』云。這樣的談話真令人心冷了一半。

華 受了這些『遺老』的陶薰，幾乎使我成了『遺少』，有數年的精力，是浪擲過在皇帝身上。髮 滿清一代的帝皇生活，宮室儀注，科第官制，軼聞掌故，三百年中的易名大典——即是臣子死後集 的『諡法』，不論『名臣』或非名臣，我一一記牢，除了遺老之外，凡是『生來自由人』我想沒

有人再會比我來得再有興致記住這麼多了。

但骸骨的迷戀，畢竟沒有把我再沉溺下去。感謝七年前東北的烽火，喚醒了我的迷夢，奴隸的痛苦使人記起國慶之可慶祝。但從那一年起，國府年年下令停止鋪張大典，即使有些紀念，也是悲喜交集，永沒有像人家七·一四那麼純是一派熱烈現象和心境了。

感舊的文字，是只好寫到這裏為止，我總算還是一個不會熱烈地慶祝過『自由』的人，好在專制的重石既經二十年前的先烈移去，而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正在大家用熱血頭顱解放中，眞眞慶祝『自由』之日，爲期已是不遠，讓明年今日，再來寫一篇歡狂的慶祝文字！

二十六年十月六日

界限

前些年，記不清多久，但總是九·一八之後，在『赤霧迷漫』中曾殺出過幾位『民族主義作家』，他們既稱頌黃帝，也謳歌成吉思汗，前者是裝作幌子，後者卻確是存心恭維；因爲成吉思

汗征服了歐洲，是搗過莫斯科老巢的。

但給人家一用史實來指出，原來成吉思汗，並不是炎漢的華胄，而且還是漢族的侵略者。於是『黃色之鐘』敲不響了。這口鐘本來就有了裂痕的，如何號召得起善男信女呢？

中國人對於種族觀念，向來又是明白又是糊塗，忽然滿口黃帝不離嘴，忽然把侵略者當起祖宗來；連民族的界限都分不清楚的『民族主義作家』實在也是一批可憐蟲，用不着深論。

其實，這界限是早就模糊了的，在甲午戰爭的時候，朝野對於徐福的孽裔，似乎卻有些敵愾，但一到了馬關和約簽定，又忽然覺得他們可親起來。爲什麼呢？就因爲那時又多了許多洋人，洋人的文字習俗，和我們相去太遠，所以比較起來，還是同文而又同顏色的人來得可親。這是實情，決不像現代人會懂得『大亞細亞主義』而搖旗吶喊的。

這等朝野一致的心境，便明白地表顯在不久的『日俄戰爭』中，不用說，這次戰役完全是帝國主義的分贓不均的爭奪戰，但我們那時的輿論卻完全歸於日本。在朝的以爲日本的攻略旅順，便是黃種的收復失地，其觀點正和後者的『作家』們同一高明。而在野的草莽英雄，也很多有自動參加日方去攻打帝俄的。那些『義勇軍』事蹟，雖然缺乏報章的記載，但在稗史野乘

界和故老口中，流傳還是很多。他們的行為雖是盲目和糊塗，但卻是純潔的：就是看不慣白皮膚的洋人，情願和黃臉孔的一致，而那時帝俄既未赤化，他們也決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貼。

戰爭結束了，嚴守『中立』的國家除了返還一些暫借作爲戰場的一片焦土之外，旅順的失地畢竟是被黃種人收復了，於是我們也覺得可慶；而『義勇軍』呢，則依舊還他們『馬賊』的本業，既不誇功又不圖賞，實在光明磊落得很；但也糊塗得很。

這等糊塗的心境，經過了三四十年殘酷的現實教訓，無論在朝在野，除了中間一度跳跟的『作家』們之外，總也都有些開竅了吧！

正因時代的邁進，白皮膚的更蒙上赤色的恐怖，而黃臉孔的，則又進一步可到我們國土上來攜手親善。這樣，便出現了那只打赤匪不打同種的『皇協軍』統領『東方佛朗哥』李福同『將軍』之流了。

但是『將軍』『院長』之流，既不在朝，又不在野，實在難以代表一般輿論的，日俄戰爭過去了三十多年，歷史留下的殘渣，還產生那麼的人物，這不獨去光明磊落已遠，連糊塗也達到可誅的程度了。

界限可大可小，站在人類立場，固不妨世界大同；但在敵我分明之際，不用說只是同一些皮膚的顏色，連雖我種族其心則異的『將軍』『院長』之流，爲了勘定民族的界限起見，也是不惜驅之於華夏之外而投之於東流之邊的。

廿七年十月十三日

戰爭文學的哀感性

戰爭與文學的關係很深，因爲有了戰爭的存在，必須以文學紀錄之，才得成爲歷史，使後人可以知道。在紀錄的工具尚未發明之前，部落的鬪爭當然是很厲害的，但後人沒有事蹟可稽，只得在人類戰爭史上留一段空白，而讓考古學者把最簡單的擬說填進去。我們於先民的戰爭，不能在具體的敘述中看到，而只能在石器銅器的戰具略窺一斑，可見戰爭實在是不能脫離文學的。

華 髮
若僅把戰爭的紀錄當作文學，那當然太嫌簡單，到後來，文學發達的結果，於正面記述之外，還產生各式各種由於戰爭的影響，而寫出的每一個角落的反應，這便成了可觀的文學作品。而

從這個時候起，專門持體力和武器的戰爭集團中，也開始加入拿筆桿的份子。就是因為文學有着鋪張誇大的本領，一枝禿筆有時可抵十萬橫磨，有了這樣的奇蹟，文士便作了戰爭中的上賓。『帳中草檄』、『馬前吟詩』成爲書生最所羨慕的事業。

在古代的文學中，戰爭文學是佔一個重要位置的。因爲不是重大的動亂如戰爭，很難引起作者的感應而爲寫作的對象。這不獨自古已然，而且於今爲烈的：由於歐洲大戰而寫作的小說和電影劇本，恐怕比任何那一種題材會來得廣泛吧。

戰爭文學中最普通的毛病，便是在於鋪張和誇大，尤其是在侵略者和勝利者的立場寫來，這點點暴露得更爲鮮明，也便是不能取得讀者共鳴的失敗原因。

盛唐的詩人中，作爲戰爭文學代表的王昌齡、岑參等的作品，實在是淺薄得很的，開元時盛大開邊的許多詩句，給杜甫的前後出塞寫來，便變成『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和『苟能制凌侵，豈在多殺傷』就覺得等是戰爭詩歌，杜甫和王岑輩大有深淺的不同。

戰爭文學中所缺少的便是後人評杜的所謂『藹然仁人之言』。這在日本好像是叫作『物之哀』的，我便來把它稱作『哀感性』。在近代戰爭文學中能帶些『哀感性』的，如雷馬克

的西線無戰事，大都能轟動一時，因為上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是要通過人性和理智而寫成，而有人性和理智的作者一定也對於戰爭帶一點『哀感性』。我覺得最能懂得『哀感性』的人物，還算是『日俄戰爭』時的名將乃木希典，他在統領三軍立馬金川城外的時候，忽然唱出如此的一首漢詩：

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風腥新戰場；

戰馬不嘶人不語，

金川城外立斜陽。

這樣帶『哀感性』的詩在當時日本隨軍文士口中吟出，已經很值得人看重，何況是連戰連捷的大將，更足以代表日本民族在明治維新後一般的進步。這樣的人物，在中國唯有乾隆時一個滿洲人阿桂（諡文成）可以比擬，他在平定大小金川的疏稿中，都是敘述行軍的艱辛和士卒的勞苦，詳細描摹戰敗的慘況，而平敘勝仗的功蹟。阿桂的奏疏擋案，可惜沒有把它整理出來，否則，一定也是一部上好的戰爭文學；而在後世的左宗棠之流，便差得遠了，他，不惜把戰功鋪揚到他病死為止。

集 自雷馬克之後，世界上並沒有停止戰爭，但成功的戰爭文學之所以不見產生者，乃『哀感

性』在作家心目中日漸沒耳。這幾年僅見鄧南遮、林房雄、菊池寬之流在跳跟，到處惹得世人一片嘯聲，遂坐令略為懂得一點『哀感性』的石川達三、孺子成名、明治維新、民族所有的所謂『物之哀』在今日不獨是武人，恐怕連文人也很少，這實在很可哀。

然則今日的文人，又是回到『帳中草檄』、『馬前吟詩』那種時代，真也太辜負了數十年來紹介提倡新文學的使命了吧！

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殺頭』的宣揚

一個人生得晚些，幸而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下才誕生的，實在也是一種福氣。第一，用不着做小奴才；次之，可以不再叫眼睛看殘酷而又堂皇的事蹟；這『殺頭』便居其一。

『殺頭』的事實，雖然並不隨滿清主子而消滅，但『殺頭』的『盛典』，則確是跟着俱去，這也不失為進步。民國以來，頭當然還是殺的，殺法既已失傳，儀典又不鋪張，從軍閥時代的殺法直到最近蔡鈞的失頭事件，總是去古已遠，這一點上，衷心實是非常自慰的。

於是和『殺頭』有密切關係的『劊子手』除了戲台上之外，也在人類社會中絕了跡，記得沈從文先生有一篇新與舊的小說中，把一個年老的『劊子手』寫成在重施身後瘋悻而死，使『劊子手』重施身固然是時代的反動，但瘋悻而死卻深合於時代進化的原則，那位老『劊子手』一死後，帶去了中國『殺頭』的時代。

『余生也晚』有幸得很，不曾有過參觀『殺頭』盛典的福氣，但有時也零零碎碎的看些書，書中提到殘酷刑法的固然很多，自『剝皮揸草』以至於『凌遲』、『腰斬』，但都不很明白詳細，對於『剝皮』等慘刑，只好說是私刑，就是再慘酷些也毫不為奇，而『腰斬』則據清人筆記所說，連最沒有人心肝的雍正，也覺得太慘而下旨廢止。『凌遲』是不大經有的，官刑中最普遍的，總要算『殺頭』了。然而到今日，中國似乎還沒有一本專門關於『殺頭』的書出版，我們生也晚的人所能得到的知識，大半還是由於零零碎碎的書籍記載和故老口中的傳說——自然我並不希望中國有這樣一本書。關於堂皇而又野蠻的事蹟，雖也應該給後來者一些知識，但畢竟還是隱匿一些的好。不過倘使有這樣一本書，也不很反對，讀了之後，多少可以叫後人知道一些封建時代野蠻的面目；正和家裏女兒看見母親的纏腳帶，可以知道天足的解放是經過如

何的一度努力。

不過這些都不是可以放到外國博物院去陳列的東西。

關於纏脚，我們已經有了一位『中國文藝』家把他『母親』的纏脚帶用法文獻呈於法國人民之前而博得非常的榮譽了（這位『中國文藝』家回國後據說要將得諾貝爾獎金。）至於『殺頭』之向西洋宣揚呢，外國人到中國來獵奇的，和烟槍金蓮一樣，不獨是文字，連照片都已很多，但要像那位『中國文藝』家一樣，在我們中國人筆底下寫出去的，恕我寡陋，卻在某英文晚報還是第一處看到，這位作家，雖未署出全名，但只要一看其內容和單音的姓，想來總是中國人。他悠悠然的走出了『月洞門』，給飯後烟餘的旅滬西洋紳士名媛娓娓談着中國『殺頭』典禮的故事，當然是怪動人中聽的，不但是西洋紳士名媛，連『生也晚』的『余』也覺光怪陸離，而會脫口喊一聲：『咱們竟是這樣的一個民族的！』明天，社交裏就多了一種談話資料，說不定三個月後會傳到了紐約的。

我並不深責於這位疏忽的作家，我覺得悠悠然在『月洞門』口的娓娓談話，也不妨多講一些抗戰中悲歌慷慨可傳可幕的故事，這在西洋紳士名媛中間，也決不會不中聽的。至於『殺

頭』的故事，連自己的後生都不必十分給他們明瞭了，何況慣於獵奇搬嘴的洋人？

文字不論中西，作為中國籍報人的職責，是無分彼此的。

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喝倒采

抗戰眞像是煦育萬物的春風，既然栽培了萬千堅苦卓絕的新戰士，也把一切腐朽了的殭屍從棺木中吹活過來，地不分南北，到處扮演着『袍笏登場』的好戲。

北平南京有了失意的官僚政客，上海廣州又有了叛背革命的商人買辦，各依其背景和潛勢力，搖擺跳蕩，在抗爭的煦育下而『新生』。

華
髮
集
在『新生』的時候，臉面嫩一些的總得有幾句掩遮門面的話，叫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故不避……之嫌』云云，其實他們何嘗不知道幹的是賣國的勾當和奴才的身份，神經還並未到麻木的程度。然而，所以如此者，利祿熾心而已，雖被人家稱爲『袍笏登場』亦在所不惜。

這是抗戰後由官僚政治買辦商人而化爲傀儡的形態，倘使把它縮小起來，來觀察社會某一角落，雖然事情並沒有像出賣國家民族那麼嚴重，但也同樣可以應用的。

譬如說：『這年頭兒，腥風血肉籠罩着整個的中國，眼見得河山破碎，大地沉淪，』這便是很冠冕堂皇的遮掩門面的『開場白』，接下去說全國都是蓬蓬勃勃地充滿着朝氣，一些沒有亡國現象呀！流離顛沛工作緊張之餘需要調劑呀，與其悲觀消極何如樂觀積極呀！於是乎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樣的一句古詩，然而畢竟並不避嫌而偏偏『鉦鼓鏗鏘，袍笏登場』，弄一個什麼來『玩玩』了。

這樣一宣佈，洋場聞人，梨園小旦，馬上出來拍手支持，而台前已擁着一大班少爺小姐奶奶太太等羣衆，咿咿啞啞，彷彿天下真已『太平』了似的。

雖然，招牌總是堂皇的，而且也還不脫離『寓救國於遊戲』的窠臼，真的，『中國固有的游藝，無論是國劇話劇崑劇大鼓說書以及新興的電影業等，也不是絕對玩笑，往往寓有忠孝節烈禮義廉恥種種大教訓』，但中國在抗戰中是否還需要提倡那些舊道德呢？那是一個問題。而況『中國固有的游藝』，往往歪曲了那些舊道德，向觀衆聽衆實行灌輸毒素的任務。若說除非是

加以改良，借着舊酒瓶『以宣傳新思想，灌輸新知識』，『它的力量與效果』或許『在一切標語一切演講之上』，那些只是遮掩面的幌子而已，事實就表顯在下面，『爲了生意上的把握』，『連『鬼故事』也無恥地譽諂其爲有『價值』』，說是『值得贊美』了，那麼，怎樣叫人能有以觀其後的期待呢？

抗戰後一切都是新生的，連游藝的一業，也需要嶄新的生命，我們聽不慣淪陷區中的鑼鼓喧天粉飾太平，也看不起會跑到『滿洲國』去覲見『總理』和獻技的某一些人物，一切歪曲忠孝節烈禮義廉恥那些舊道德的遊藝，除去期望他們早些消滅和趕快改行之外，是決不希望有人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支持幫閑，在『大衆喉舌』上大喝其采的。

又是一個『袍笏登場』，這雖是小醜，用不着以對付出賣民族國家的手段去裁制他們，但痲痺疲乏人民的罪狀也是很顯然的。在他們興高采烈粉墨登場之時，我們要潑一盆冷水，喝一聲倒采，想來也不是多餘的事。

從希望到抹煞

有一位自稱『不會寫文藝』、『不能稱文藝家』也自然不屬於文藝界』、『卻愛好文藝』愛看文藝作品』的KI先生，然而卻以讀者的立場，向我們的『文藝家』和『文藝界』、『寫』出一點高貴的『希望』，這確實是一篇值得珍視的文字。

因為KI先生是一位『不會寫文藝』也自然不屬於文藝界』的『作者』，所以我們對他噤哩咕嚕纏腳布式的文字似乎不必予以十分的責難；但要是看官們一時沒有空閑而不懂他意思的話，則我可以化上個把鐘點將它歸納在左列兩點：

(一) 抹煞一年來的抗戰文藝：他說抗戰前究屬還有些作品可看，而抗戰後就因為抗戰的關係，以至看來看去都是標語式和口號式而成爲『抗戰八股』了。

(二) 希望：要有『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動人心曲的作品』。(按：KI先生似乎並沒有積極地提出對文藝『家』或『界』怎樣的希望，我也只得在他消極的感慨中採取這些意見。)

自然，我也是不敢以『家』或『界』自居，不過我和K I先生一樣要在報端上發表一些意見，而且也很愛好和愛看文藝作品的，正也不妨用K I先生同樣的立場來答覆他的意見。而我的意見卻恰和K I先生相反，我以為抗戰一年來的文藝作品，不獨不比過去遜色，而且已確實地在成長起來，無疑地將成爲中國文藝史上劃時代的和最光輝的一頁；那並不是徒托空言所可以成立，而是有各種作品放在人們眼前的。這不論是在武漢和華南出版的報章雜誌，即使是淪陷後上海的出版物，除了一些專門『扯淡』的報章雜誌，也都是蓬勃地有着朝氣，裏面也有許多『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動人心曲的作品』的。要是K I先生沒福看到內地的出版物，那麼『孤島』上就有一本選集的第一年放在你的眼前，請仔細讀後再來『希望』不遲，不過倘使連第一年都不看的話，那K I先生心目中，只有欣賞淫畫品談紅茶的東西了，則這樣的『希望』不獨落了空，連我這篇文章也成多餘的事。

然而我不看那些無聊無恥的報章雜誌，我只看到了K I先生的文章。

集 髮 華 一個讀者，倘使不肯廣博求知，只在周圍的黑暗中摸索而遽發爲那些無知抹煞的言論，其淺薄和可憐，實在是很可以的了。

希望是好的，但不能用抹煞的態度來希望。我們當然不能否定抗戰一年來『文藝界』的收穫，而且還要在可能範圍中求超越已往的偉大作品的出現，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希望。

譬如檢討一年來的成績，則使我們感到缺少的是創作的貧乏，這原因若歸之於作者，還不如把大部份的原因歸諸時勢的急迫使多數作者沒有時間從事長篇鉅著，和物質的缺乏，如抗戰後大型的雜誌紛紛停刊是。（在今日我們不能在上海找到一本可以容納萬言小說的雜誌，這事實雖厄於紙張的騰貴的推銷的困難，但據我所知，也已有有人在設法籌備中，這也不是一個可以抹煞的事實。）然而現在還有人把精美的銅圖來刊印淫畫，大量的報紙來登載艷史呢。怎樣來爭取那些物力和人力，恐怕是不會在K I先生高貴的希望中吧！

恕我不喜歡高騖遠的意見，我覺得在基礎方面的期望比偉大作品還來得深切，倘使每一張報紙，每一本雜誌，都已盡了抗戰文藝最低的任務，則雖沒有偉大作品的出現，究屬也已不忽略時代的使命了。反之，若普遍的都是『釣蟹』呀，『賞菊』呀，『黑白皮鞋』呀，則雖偶然的出現一篇偉大的作品，則究又屬何補於事來而期待偉大作品的希望，每被人們當作掩飾自己醜陋的盾牌，這正是偉大作品遲遲的原因。

末了，我覺得用不着掛塊『我不會寫偉大作品』的免戰牌，因為偉大作品的出現，是漸成的，不是英雄主義之突成的，K I 先生固然是以『讀者』立場自居，我想：根據他現在所寫的文章，倘使他一旦化成『作者』即『文藝家』也一定是寫不出的，此則可以斷言者也。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橫 通

『在這種年頭，尋相罵，打筆墨官司，總是多事，』不錯，大帽子很能壓住一些人，而由一些狐鼠在帽頂上從容跳梁。但這回偶不小心，居然喊出『我希望文藝界能給我一個正確的答覆』的問題，不過一待有人出來答覆了他，卻又不高興起來，說是『無的放矢的消耗戰了，』一下子便把人家塞了一口淤泥。這樣愛惹事而又弱不經風的被『消耗』者，實在也令人捏把汗，深恐言重了真會把他嚇死。

集 但是我還想輕輕的再來『消耗』他一下；不過下不爲例。

因爲這位自稱爲『不會寫文藝，不能稱文藝家，也自然不屬於文藝界，卻愛好文藝，愛看文藝作品』的『讀者』在他的對於抗戰後『文藝界』的『希望』一文中，不獨是『消耗戰』，而且是抹殺一切的『消滅戰』，於是我提供了一部『孤島』上買得到的選集，第一年給他參考，請也看看究竟抗戰一年來，是不是『看來看去，只看見一點所謂報告文學，大都標語式，口號式，千篇一律，成了「抗戰八股」，而極少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動人心曲的作品』，對於這樣朦朧糊塗的『讀者』，給他紹介一部選集，用意未始不善，不料卻落了空。因爲這一位『讀者』真令『文藝家』們失敬得很，竟是『深恐孤陋寡聞，還看過輾轉由漢口廣州香港寄來的一百三十一種不同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就是後來第一年所根據的祖本』。我是沒有福看到『由漢口廣州香港寄來的一百三十一種不同的出版物』的，對於這樣廣博深遽的『讀者』，實在是有的被『見笑』得很。

然而閱覽過一百三十有一種不同的出版物的『讀者』，在寫他『希望』的時候，下筆還欠『仔細斟酌』一些，雖然有了『極少』，『不能一概抹殺』，『大部份』那些『重要字眼』，畢竟還把那些作品看作『千篇一律的抗戰八股』和『告地狀式』的；墨跡未乾，無庸否定，雖

有茅盾先生的幾節文字作爲掩護，總也不能令人覺得他的『希望』沒有抹煞的成分。

可見雖擁有一百三十有一種不同出版物，不仔細去檢討也沒有用。這樣的人物，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是稱作『橫通』家的，大都是善於販藏的書賈一類。但是這種人也不能加以抹煞，因爲『第一年』這本選集有不少便是根據他一百三十有一種不同的出版物的『祖本』的，章學誠早就給他一個地位，說是：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

但倘使『橫通』之人一旦也要化成『縱通』，就不免於胡鬧，因爲他只是『但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的人，即使摘去了他『讀者』的銜頭，予以『出版家』的名目，十年八年之後，亦必一事無成。事實俱在，此則亦可以斷言者。

然則，不用說是『一百三十一種』，雖『四百萬冊』亦又何補於事來？嗚呼，『橫通』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再來「拉扯」一通

我想，聰敏的『讀者』總要推K I先生了，他爲了要自炫淵博，說『在「第一年」出版以前，爲了住在孤島，深恐孤陋寡聞，還看過輾轉由漢口香港寄來的一百三十一種不同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就是後來「第一年」所根據的「祖本。」』而對我『見笑，見笑』云。

這樣的話，對於我——一個沒福看到『一百三十一種不同的出版物』的人，當然是一個絕大的諷刺，而且連我勸他看一本『第一年』的箴言也落了空；不過我還是看文章而寫文章的，既未被他的淵博所恫嚇，實在也並無跑到K I先生鋪子裏細細點查一下一百三十有一種不同出版物的雅興。而且即使承認他不扯淡，而且真是作了『第一年』『祖本』的話，我對於他還是佩服不了；因爲『橫通家』如K I先生者，正應做些這類功德，使孤島上好多出幾本像『第一年』那麼好的選集。

就因爲這一點，我引用了章實齋的話，而K I先生則說我是『拉扯』了。好吧，『拉扯』的

到底是誰，請用鏡子照一照自己再說。

然而『第一年』的編選人都出來否定K I先生對我示威的傑作了。苦呀！這怎麼辨呢？但聰敏的畢竟是K I先生，他把上引話中的『祖本』兩字，輕輕解釋為相同的本子，這樣一來，就可避免第一年編選人的憤慨了。躲閃之術是工的，工得像參政會中的梁大參政一樣，一樣捏着鼻子，一手指着匾上的『和平』。

剩下來的問題，還是K I先生大文中『標說式，口號式，千篇一律，而絕少有聲有色，淋漓盡致，動人心曲的作品』這些『名句』之上有『大都』兩個重要字眼，和『所謂文藝作品，其熱烈程度，老實說，只能等於人行道上告地狀』之上有『大部份』三個重要字眼，K I先生要用這五個『重要』字眼來遮掩他的抹煞成分，實在是只能騙騙小學生的。要是爲了好玩，我倒不妨請K I先生來做一下算術，究竟『大都千篇一律』這個算題如何分法的呢？

K I先生斤斤於『大都』和『大部份』，恐怕他是算學家的看法，而我則是從文字句法上着想的。照我的看法，既然『千篇一律』就沒有『大都』的存在，這當然是我的『主觀的感

情作用』；而K I先生當然也有一個客觀的算學公式給我們看的，例如『大都』是指一『千

篇」中的八百篇是。

然而我要替K I先生回答在先是：『文章是決不能用算術來估價的呵！』

總之，K I先生之看不起抗戰後的文章『家』和『界』，無非是看了茅盾先生的『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一文使其然。老實不客氣說，K I先生是不能以茅盾先生同樣地位自居的，不說茅盾先生已往的功績，且說同以出版雜誌的立場（恕我揭破其一些人混充『讀者』面目），茅盾先生手裏就有文藝陣地和言林，是可以作為抗戰文藝代表刊物的；而K I先生，則『談紅茶，鑒賞淫畫』，正代表削弱抗戰，『消耗』人力物力，趨向沒落之途的絆腳石的。茅盾先生的批判，是自我的批評，同情的鼓勵，渣滓的棄揚，新路的指示；而K I先生，雖然明知有礙羣情，捏捏怩怩用了『大都』、『大部分』字樣，要是剝去了這層粉臉，則餘下來的，『抹煞』而已！

末了，K I先生喜歡茅盾先生的文章，我更要紹介他去仔細看一篇，那在上海每一個人都容易看到的，是發表在十一月十三日世紀風的普及·提高·與抗戰八股署名『茅盾』那篇文章，發表在抗戰文藝一年的回顧之後，根據『後說優於前說』之義，蓋是足以代表茅盾先生的意思者。而K I先生近在眼前的文字都不看，竟敢引用茅盾先生以前的文字以自重；何況還

高豎着看過一百三十一種不同出版物的尾巴呢？

只要世紀風編者肯證明十一月十三日茅盾先生的文字不是假冒的；好吧，就用茅盾先生的文字，給他一個反手的巴掌。

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海上醫風及其他

好幾天前，上海有許多醫師被日本方面轉託捕房向法院控告，說他們出售空頭的防疫證書，意圖欺詐云云，這案件後來大概是以罰金了事的。

這樣的一段社會新聞，當然引不起大家的注意，不過在留心抗戰文獻者，卻是一種珍貴的資料。幾十年後有人要研究一度淪陷的土地上人民所遭受亡國的痛苦，則今日的所謂『通行證』便是主要的文獻。

所謂『通行證』者大概是我們被視爲『友邦』的緣故；否則，是老老实實要稱作『良民

證」的，但在這裏我並不想歌頌侵略者的「德政」，因為既是「侵略」，難免有些不「王道」的辦法對付被侵略者。我所疾首而痛心者是在抗戰情緒熱烈下的「孤島」，竟然有自命正式的商人在開辦「通行證」的商店。有了這些代辦商，居然會有並不以新申報之類白居的報紙刊登他們皇皇然的廣告，而且更有照相店替「良民」們拍特別快照，醫師替他們開空頭防疫證書。這四種人物，雖未必有叛國的惡意，但助紂爲虐，給侵略者廣開着順民之門，實在是抗戰在「孤島」上最痛心的事實。

明末史可法致多爾袞書有「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一語，巴人先生擊節賞嘆，認爲詞氣嚴正，可給文化人書之於紳的。我想，這句話推廣其義，不獨文化人應該書之於紳，即報館的老板，照相館的主人以及醫師也應該銘之於心的。

我在這裏之所以特別注重於醫師者，乃醫師與他人略有不同之處，照通常情形說，醫術是沒有國際界限的，只是以濟人爲職志，這是醫師的「醫德」。不過「醫德」可施諸於醫治一個受傷的敵兵，卻決不能施諸於「助紂爲虐」。醫師雖可以爲人施打防疫針，卻不能在門前貼起廣告，說專門代人簽防疫證書。這裏醫師應該和一般人民一樣，嚴厲拒絕和敵人往來，盡他一個

爲國民的天職。若其中有一個閔玉泉者，竟然還寫上昭和年月日，那簡直不是中國人民了。

曾有人感嘆過，說西洋文明傳來中土，未有不『橘逾淮而爲枳』者，這於海上的醫風更甚，除了自刊醫藥廣告，吹牛攻訐之外，在抗戰後給人家印象的惡劣又如是。醫師中大約是不乏前進之士的，請問應該如何自己裁制那些敗類呢？

『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這雖於一張『通行證』對於向侵略者要負責去證明交涉之類的人們如醫師者，也是一句最妙的箴言。

二十七年十二月四日

民無怨言

華
髮
告說：『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總幹事貝克博士，啣命勘災，兩月之中，歷程萬里，據回來報
擁護，絕無罹難而抱怨者』云云。

貝克博士是第三國人士，所說的話當然很可靠，但他的話須加詮釋者，乃中國人民在這一
次的戰爭中，確是已絕無抱怨的人，而代之以生，深深種在每一個人心的感情，則是『憤怒』
凡侵略者魔手所到處，滿地都撒佈着仇恨的種子了。貝克博士以爲災民罹難而無怨言爲可貴，
要是從『馴良』兩字來下批評，實是錯誤的。

天災人禍，在中國並不算希奇，大部分的人早已安之若素，所能聽到反抗的聲音，只是每一
個受災者的怨恨而已，所謂怨，乃是奴隸唯一的武器，不論是江河決口，是武人內戰，空口咒咀幾
句便算，決不敢向他們算一算清帳。這樣的怨恨，歷史真也太悠久了，做奴才時幾千年，割去了奴
才的辮子後又若干年，要是積聚的怨氣會衝天呢，那天大概早就衝坍了的。

不過，那是不會的。而侵略者的煎迫，卻漸漸把這股怨氣廓清了。這便是中國的團結，統一，建
設和前進。

然而，今日中國人民所遇到的，卻是侵略者所賦與一個亘古未有的災難。大轟炸，大屠殺，大
淫掠，人民所罹的災難，都是超若干年內戰而上之；但大家一些沒有怨言，如貝克博士所說的。這
很明白，人民和政府對於抗戰是一致的，而且已很清楚的認清了憤怒目標，更不會再使用怨恨

這怯弱的武器了。

當然，政府辦理撫卹安插的事業是很需要的，但這決不是出於慈善，或是一種補償，而是在準備未來的力量。要是有人懷着哀矜的心腸來捐一文錢，去你的吧！

在今日，居然還有人疑心『焦土抗戰』政策是荒唐的，因為像長沙那樣焦法實在太動了。我們在上者哀矜之心了，但身歷長沙的貝克博士卻告訴我們：『民無怨言』這真要使這位想討好一些孱乏人民的大人先生大吃一驚，俗語說：『拍馬屁拍在馬腳上』，確實回答得有些可悲。

於此可見得中國人民實在並不孱乏了，不獨將侵略者所賦與災難的仇恨看得很清楚，即使自己人偶然有些過失使他們遭的難，也很能明白地原諒這次舉措的失當；倒並不像某一些人身未歷其苦，便要汪汪的狂吠『焦土抗戰』起來。

單就怨恨與憤怒這兩種感情看來，抗戰已把中國人民劃出一條出主入奴的鴻溝，奴才只有怨恨沒有反抗，而今日全中國的主子，已甩去怯弱的怨恨，而大聲吼出洪怒面對着壓迫的對手了。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

檢 查 瑣 談

人是製造歷史的，但卻又不願歷史真實，於是產生了檢查制度。這結果是好的，使讀的人覺得十全十美，一些也不會感到憤怒醜惡。不過這麼的手續總要對於讀者保守秘密才好。

要是不然呢，這就很難不令讀者悲哀了，例如讀史，看到堯聖舜武的熙朝盛世，心裏自然是溫存的；但一想到那時代的另一方面，也許會有桀紂的事蹟，然而不見了，那準是遮掩在檢查官硃筆之下的。要是有這樣的情境，除非是曠曠的人物，他還是囫圇的吞下去，甜蜜蜜的囁了一嘴，然後牀上一躺，呼呼就去尋熙朝的好夢。但在賢明的讀者，則決計不肯安分守己受檢查官們的騙，他一定要設法翻尋稗史野乘去捉出一條臭蛆來的，這才安心。

這一捉，就拗斷了堯舜禹湯文武的道統，只要相信進化論，就不敢相信幾千年前有這許多聖賢式的酋長，於是給他們之所以聖賢一個解釋，就是檢查制度所造成的功績。所以後世之想效法堯舜禹湯文武者，大都就知道採用這個法子；而堯舜之流是否是生而聖賢呢。抑或他們手

下的檢查官吏替他們造成這卻年代悠遠，恕沒有一位考據大師能給我們後人一個答覆了。

到現在，雖然寫『哲學史』甚至於『算學史』都很風行，但畢竟還沒有人敢寫一部『檢查史』的，因為這太難了，難得像重寫一部人類的歷史一樣。

但事實卻是明顯的，人類歷史的旁邊，正配合着一部檢查史。而且這史內的法律，是以上檢下，以強檢弱，古時候用刀，現世界用筆。數片木屑，幾行硃墨，就替在上者和強者立下萬世永昌之基了。

可惜的是，檢查官們雖然練就一隻善嗅的鼻子，但卻天賦予不很健全的頭腦。在帝俄時代常常上幾位大文豪的當；在中國，魯迅先生的文字被檢查去還是最少（根據花邊文學序言）這也是每一個暴君和軍閥都不能成爲堯舜和關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檢下，以強檢弱』是當然的，但也有例外，譬如名爲分庭抗禮的『友邦』，有時對於別一國的東西也要經過檢查官刀筆的。有人說是胡鬧，然而並不，因爲『友邦』僅是名義而已，實際還是『以上檢下，以強檢弱』一些也不胡鬧。

經過一檢查，無論是自已或是第三者看看都是好的，例如本來是要講軍事的，現在只剩下

一些經濟和文化了。不過不巧的是經濟既並不振作，文化也關在牢獄裏，人家所企盼的還是軍事，然而軍事不見了，但也用不着找出來補上，因為大家都自知道：『友邦』的關係並不建築在經濟和文化上，而是在軍事上的。

軍事爲什麼不見了呢，原因是過去了，人家在內戰的時候，那是竭力幫助的，甚至不惜把國防軍的靈魂都肯屈尊借給供四五次『圍剿』之用，一殺就是幾十萬生靈。但一到了變成外戰，就趕緊連三四等人才都予召回，再下流一些或許就是召來供另一『友邦』之用。這就是等於『軍事絕交』，故剩下來，不得不只是些不重要的經濟和文化了。

歷史上有一些人物，就是用檢查制度成就他們的聖賢地位的，現代的希特勒元首，不獨想靠此來維繫國內的聲譽，而且還想把世界的輿論統制起來，世界真好像會縮成一個國家那麼小，而神聖羅馬皇帝又出現於二十世紀的歐洲了。

當希特勒的前輩威廉大皇帝窮凶極惡高呼『黃禍，黃禍』的時候，誰能夠料得到第一個『黃禍』已經向他們的後人稱兄道弟。而另一個『黃禍』卻乖乖的連『國書』都送經檢查的呢！

這就很令人想起唐朝的『李調仙草詔嚇蠻荒』那些故事來，原來連『國書』也不能隨便打話的，那是作的附庸國家的絕大悲哀。

而黃臉的子民，卻在歷史和事實上都不高興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朝貢的，無論是私人國家，都該保持一些傲氣。

清代的乾隆，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居然不忍打破他祖太爺玄燁的紀錄而遜位了，於是自號『十全老人』，富貴、壽考、多子、多孫、文化、武備等等，是謂十全，詳載當時一般翰林院老爺的紀功碑銘中，實在也很可超越堯舜而上之了。希特勒元首現在秉政還不過五六年，已有了那麼的成績，要是他趕快結婚，『豪騷』養兒子，則六十年後，『十全老人』的稱呼，是不必顧慮的。但可慮的是，乾隆遜位後不過四年，他的兒子嘉慶大爺已把他的唯一能臣和坤殺掉抄了家，雖然扭扭捏捏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忍幹父之蠱』，而一大片抄家單和罪狀已嚇然公佈於聖諭，並不經過『高宗純皇帝』的檢查了。

希特勒元首手下的唯一能臣戈林航空大將，連他的肖像也已經法院推事的估價，竟值到『三十馬克至五十馬克』之鉅，以後如德意志國內尚有不翻印戈林大將的照片而私鑄馬克的

匪徒，那真是混蛋，糊塗透了頂的。

這正是一件未經檢查官刀筆的事實，也許就是希特勒元首將來不能『十全』的原因吧！人是製造歷史，卻又不願歷史真實，於是產生了檢查制度。暴君軍閥，都想把自己化成堯舜禹湯文武，然而又沒有他同那樣的周密，隨處可以露出馬腳來，這或許就是古今人之不相及之處吧！然則這一着真也大可省省者乎？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關於救濟難民

天時愈趨嚴寒了，『孤島』的人士對於難民救濟的工作，真是推行不遺餘力，值得大家感佩和嘆服的。世間真有兩種人，一種人拚命摧殘破壞，另一種人努力建設補救，看侵略者的暴行，與難民救濟會諸君的工作而益信。人類究屬要建設和前進的，正義與福利必將降於後者；因為歷史，上無論怎樣凶殘屠手幹下的孽績，不久總將被掩護於建設的業績之下，仍歸向光明的道

當我們聽到無線電廣播的呼籲，新聞紙文字的宣傳，和捐助者的慷慨解囊，一日鉅萬的成績，真也覺得人類畢竟不是自私的，而是互相扶助的一種表現。在尙未達到新的社會和政府力量有所不及的今日，大家能夠互助救濟，已應該算是最好的現象了。

在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慈善性質的捐助，歷來都是自視或被視爲莫大功德的，在目前我們當然不能好高騖遠來談什麼，在舊的社會中已足夠我們滿意和興奮，『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應該是每一個人所奉行的紀律。惟須略加以詮釋者。

今日之所謂『救濟難民』，其目的和以前實際上已很有不同，從前因爲水災或旱荒甚而至內戰，對於被難的同胞，是可以『慈善』的態度出之而捐助的；但今日則不然，中國境內之所以有『難民』，我們應該看清楚，這造成的原因，不獨與天然無關，且和我們自己也不相涉，而是完全由侵略者的暴行所致的。他們以前也有家室田園，而今因爲燬於炮火，只得像蟲蟻一樣，留居在可憐的地方，要救助他們，要繼續他們的生命，這裏除『人道主義』的立場外，還有一個很重要『民族主義』的因素，便是怎樣把他們生養教育起來，使他們的生命活着怎樣有利

於民族國家，並不是使他們活着便拉到。

在今日，固然是『死路』關於『活路』，但一個人不顧廉恥，不顧人格，『活路』實在也並不缺少，正如某政客所說，難民是很容易被侵略者利用而化成漢奸的。不過『孤島』上或其他地方仍有許多難民困守着而不肯走所謂『活路』者，這理由很簡單，便是大家情願守在『死路』口，想從『死路』中打出一條『活路』來，決不願走向傍近真真『死路』的『活路』上去。他們情願在齷齪狹小的收容所中，以最低的溫飽生養教育着，總希望有一天日子的到來。既不以養活爲拉到，也不想昧於復讎之義，永久做一個蟲蟻。

這樣的一個詮釋，對於救濟難民的意義想是更加透徹了吧。以慈善爲懷者固然應該多多『廣開善門』，即使素來不主張不徹底辦法的人們，也應該鑒於民族的力量而慷慨解囊吧！

結論：我的意思便是說，救濟難民是不能單看作慈善事業，而應該作爲抗戰建國的事業之一的；而誣讒難民容易化成漢奸的某政客，他已飄飄然在香港大發其日支親善的言論了。我大概是情願擁護每一個艱難生活教育中的難民，而決不同情於一個養得胖胖之某政客的。

爆竹與礮彈

嚴寒的冬天到了，每一個蟄處孤島的人都會勾起一點鄉愁，而低徊於家鄉過年的時節吧！

在我們浙東一帶，於除夕前一個月之中，家家戶戶，除了相信了洋教之外，大都是要舉行一種叫做『謝年』禮節的。不用說『謝年』之所以被摒棄於吃洋教之徒者，無非是祭神。但就民族意識看來，那倒並不是迷信，而是實實在在我們浙東之氓的一點故國之思。原來南宋遭胡元滅亡後，胡僧楊璉發宋十六朝陵寢，連屍骨都不許人民收葬，浙東人民目覩亡國之慘，又悲列祖列宗之不得血食，乃於歲暮假祭神辭歲之時而祭祀之。在祭神的時候用的一種『紙馬』——即神像，臉是紅紅的，一些老學究大概會指出告訴孩子們，那就是南渡後漢族第一代君王，叫做趙構，又叫泥馬渡河的康王。但我們爲什麼要祭他呢？那學究先生卻講不出理由了。這大概是他們留辮子做八股昏了腦袋的緣故；而孩子們大都又不會追根到底，所以一般人也糊塗得很。我也是先知道紅臉菩薩是趙構，即康王，後十餘年在某筆記上看到才知道所以致祭之理由的。原

來趙宋的遺澤如此，而我們漢族的不忘家國又如此，六百年來，真是『久矣乎已非一日矣』了。但孩子們——連成人也在內，對於『謝年』倒確是沒有什麼民族意識在內，竟至連迷信的成分也沒有。在成人們是算平平安安的過了一年，藉此報答神庥，而且一方面也可請親友們大嚼一頓。在孩子們卻是一年難逢的盛舉，『謝年』的時辰，大都擇在中夜，在鄉間孩子們是難得中夜不睡覺的，這一夜卻是例外。燈燭點得異常輝煌，在祭神的堂前是莊嚴而肅穆的，但在廚房或置祭品的房間里，卻顯出特殊的溫暖和歡睦；而且廣開着大門，以便『迎神』。孩子們湧來湧去，乘大人們不防備，就可溜出大門，一看永沒有機會看到的冬夜景色。我也是在這當兒第一回吸到冬夜的田野空氣的，然而沒有看到什麼；冬夜並沒有夏夜那麼可愛，只發現了一位夜間巡更的『柝，柝，柝，彭』，而過手裏捻了一個竹筒及一面銅鑼，此外連燈籠都沒有，並不知我之想像如都市之賣混沌擔子然者。

這樣的營營囂囂忙了一整夜，到天明大家才飽吃一頓而去睡覺。但孩子們對於吃卻沒有甚麼興趣，他們的興趣乃在於是送神時所放而未響的爆竹，一到天明非趕緊去尋覓不可。

中國人之善於放爆竹者，自然當推湖南人，浙東人則於歲尾年首或有意外事故時才用之，

而於『謝年』送神時爲尤烈。我們燃放的地方，是在一個很大的天井中，附近樓房中差不多都有人家住着，她們大都是寡婦，而且有幼小的孩子，爲避免驚赫起見，長工們要燃放的時候——這幾乎是爭先恐後的，先高聲呼道：『××嫂！當心孩子啦，我們要放「炮仗」了！』浙東方言是叫『炮仗』的，這樣喊了三四次，直等樓上的窗戶開出來答應過之後，這才由一個長工先來一個大的，砰的一聲飛上半天，第二聲還未響，另一個長工便早把掛在晒衣竿上的『鳳尾鞭』之類的小爆竹點燃着了，乒乒乓乓的亂響起來，中間還隔着幾個特殊響亮的；自然，還有第二第三的大『炮仗』，大概總要放個七八分鐘才停止。孩子們這時又愛又怕，手掩着耳朵，走得遠遠的，然而又不忍離開，睜大了眼睛看着，希望最好多幾個脫離了藥線，以便明天一早收拾起來，藏着慢慢的玩。不論是放在香烟罐中讓它更響亮的爆炸着，或是把火藥取出來放烟火，都成爲孩子們歲尾唯一的樂事。

華
童年的回憶，如霧如塵，有時候是連自己也會失笑，然而對於爆竹，卻仍是甜蜜而愛好的。人
雖是已『大』得可以，但一回到鄉間，仍是年年在寂寥中尋求舊日的生涯，把爆竹聚集攏來，和
集
孩子互相燃放着玩，我想要不是老朽，我是不會停止那種遊戲的。

現在是槍炮的聲音，代替爆竹的喧鬧了。製造爆竹的原料，都已移作另外的用途吧！久不聞爆竹之聲，當此寒夜，回憶舊時，真也很不堪家國亂離之感了。

但正在這時候，卻看到一張有關於爆竹的影片，叫做麥高包祿的——其實就是馬哥孛羅，這位十三世紀的威尼斯冒險家來到中國，就給中國古已有之的爆竹用途劃了時代，據影片所說（我並不信任他們的考據），中國人對於火藥的用途是只及於爆竹的，馬哥孛羅才用之作爲轟炸之用，攻陷了北京——大都的城牆，救了不可一世的黃種英雄忽必烈汗的性命。後來火藥大概是馬哥孛羅帶往歐洲去的吧！製成了槍彈炮彈，再於十九世紀傳入中國來。到今日中國人民身受着火藥屠戮之慘，這未始不是一個前因；雖然那種論斷是未足爲訓的。

英國心理學家赫美洛克、謫理斯曾在生之舞一文中論述中國人有云：『中國人發明火藥在歐洲人之前，但只知道做爆竹，而不知別的用法。這在歐洲人是一種重大的錯誤，他們把火藥真真的用處理沒了，近來才有人敢指出，火藥的真正用處乃在於爆竹之類，並不在於做殺人的利器。』

謫理斯筆述中那位歐洲人的看法是絕對準確的，這是對於馬哥孛羅之流一個絕大的諷

刺。人類之發明火藥，原來是在於碎屑的娛樂，歐洲人把它當作殺人的利害，和中國人把它當作敬神的禮品，其實都是錯誤的。但與其爲殺人的利器，還不如中國人的用以來敬神吧！至少使孩子們可以大大的高興一頓。至於火藥最好的用途，當然在於開礦和建築之類，在這裏只好不贅。這一點看來，中華民族實在是很愛好和平的了，要不是有馬哥孛羅之流用火藥來炸壞城牆，中國人自己恐怕到今日也不會當然也不會用來開礦的。我們至今還是放放爆竹或花炮玩玩而已，這於我實在找不出什麼壞處來。

但今日，還有什麼話說呢，侵略者的火藥已燃遍我們的土地，我們那裏還有玩爆竹和花炮的情致和機會呢，自然也得效法馬哥孛羅，把玩爆竹的火藥，堆到侵略者的城牆下面去，轟然一響，把它炸爲平地。

童年時玩爆竹的心境，大概要等把火藥奉答侵略者之後，餘下來的，才是娛樂中國孩子們和成人們的東西吧！

我永久信奉葛理斯筆下人物的話，火藥的真正用處，乃在於娛樂方面的。

賦得「新年有感」

晨鐘編者先生讓寫些新年的文字，又是什麼『一年來的感想』吧。老實說，感想是常常有的，但決不是到了新年才有，而編輯者想湊時，投稿家愛趨時，於是乎每逢新年，準出特刊；試想事之無聊，有甚於此者乎？

近來寫些短文，號曰『雜感』，於是被定爲『雜感家』，好像無論什麼，都得可以雜感一通似的。人之有感想，是不錯的，但畢竟是見了可感之事才感，決不會什麼都可感；況今科學昌明，一切自然現象都已被抉發無遺，月缺花謝，時節變易，要不是詩人或發了神經病，實在找不出一些感想來。惟於社會現象之不平，侵略者之狂暴，確是要感也感不盡的，然而卻未必與時節有關。雖然新年的夜裏舞廳內外的場面是一篇絕好的雜感文章，但這樣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幾乎連小孩子都知道了，似乎也不必多說。

手邊正翻着清代薄命詩人黃仲則的詩集，這位詩人正是一位最道地的時節感想法，例如

重陽的感時詩吧！

悲秋容易到重陽，節物相催黯自傷，有花有酒翻寂寞，不風不雨倍淒涼；
依依水郭人如雁，戀戀寒衣月似霜；差喜衰親話真切，一燈滋味異他鄉。

對這位感想法還有什麼辦法呢？學使座上，有花有酒，秋氣高爽，不風不雨，而他則以為『翻寂寞』、『倍淒涼』，真不知如何才好；這正和他看人家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而挨到自己卻又『百無一用是書生』了。嗚呼，此『雜感家』之所以不可為也。

大凡報章雜誌上的什麼『新年開筆』、『新正雜感』之類的文章，其實不是新年才寫，而是在舊年，至少是除夕之前早完成的，這和古人正正式式於元日鋪開紅紙，揮毫寫幾個吉利字，相去實在已很遠了。文窮而後工，大概除夕的時候，債主逼攏，最易惹起感慨，故除夕的詩文多於新年，因為新正照例是不許討債的，而詩人們大都看電影或打麻將去了。

沒有什麼可感，還是抄詩，仍是黃仲則的，癸巳除夕偶成云：

第 髮 華
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年年此日費吟呻，兒女燈前竊笑頻；爾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詞人。

第一首詩是好的，「一星如月看多時，」活刻劃出一個多愁善感詩人的情緒來。但乾嘉諸公卻定要把仲則變成「天文學家，」說他是在「望氣，」而明年果有壽張王倫之變云。要是果然，則仲則實在目下一些雜感家高明多了。可惜這位詩人連自己死期都不知，大冷天跑到河南去凍斃途中。

寫以上訖，看了一遍，覺得太沒有意義，要是有人要用百分率來計算，那是連百分之一的抗戰意識都沒有的。但與其要聲討，倒不如說新年與抗戰是百分之一百沒有干係的吧！在歐洲大戰時，據說在耶穌誕日——即所謂「聖誕，」兩方是停止交戰的。在東亞，固然並沒有什麼「聖誕，」但新年卻是共同的，然而也沒有聽見侵略者有停止進攻一天的善舉，中國人民，在元日，日或許還要因空襲而逃難，這也可見得侵略者實在「武運久長，」不再顧着什麼良辰佳節，而抵抗者也只好隨着犧牲過年的福氣了。

時代實在是進展着，連歐戰與現代也不同，這只好算作新年裏唯一的感想吧。

二十七年歲除

歲暮隨筆

中國古來的輿地學家，雖然很自歎爲『管窺』、『蠡測』，但思想卻是很高明的。他們要畫一張『中國』的地圖，便真的把『中國』放在圖的中央，而四周用許多『外國』來圍繞着。還給他們一個籠統的名詞：在東的，叫做『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樣，便佈置好宇宙的版圖了。

我們位置在中央的是『天朝』，這正和都市和省會一樣，要施發政令和做生意都很便當。即便要採取敵對行動，也是非常便利的；而且這些對外戰爭，在文字上也有專門名詞，不能隨便混用。故東必曰『征』，南必曰『討』，西必曰『誅』，北必曰『伐』，好像在一本什麼古書裏看見過有這樣專門的規定。但後來也有隨便通用一個『征』字的，不獨『南征』、『西征』已習見於武人之口；而詩聖的杜甫，也有過『杜子將北征，倉皇問家室』的名句。可見得在唐時候的『中國』觀念，已和三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了。

不料到了宋朝，那種自尊的辦法，忽然使人難堪起來，那時之所謂『戎』『狄』，非但不認漢族的國家爲『中國』，而且還把它貶爲圍繞着的『外國』之一，『卽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稱漢人爲『南蠻』了。蒙古兵一到曲阜，見了『聖像』，便戟指着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就是你嗎？』隔面便是一箭。但接着便有趙孟頫、留夢炎等一些人物頂着『蠻子』的銜頭去向夷狄稱臣了。

明代罵外國的字眼，較夷狄等還要凶，在官書上，除了最普遍的『虜』字外，其他凡是牲畜的名稱，無不用上去的。這到入關後當然是改的，毀的毀，但在後來發現的禁書中還可以看到一點。便是到光宣年間，上海鉛印的錢牧齋文集，文中的許多××，用意和現代的××相當，要是找出原文補填起來，就可開一篇動物院的帳單了。

明清易代之際的有涉時事文字，漢人對於滿人的稱呼，可以說是三段論。第一階級滿洲還是建州衛部落，故不妨以豬驢犬羊等目之，已如上述。到了入關的時候，來意向未分明，是敵是友，不很知道，自然不便貿然稱呼，乃很聰敏的稱之曰『北兵』。到了流寇剪滅，小朝廷滅亡，士庶一律留辮子的時候，天下一家，無分南北，於是很簡直的變成『王師』『大兵』，或是『大清兵』。

後來漢族士子做起文章來，關於這，總是『我大兵之下江南也……』有聲有色，道地變成一家人了。

然而人家卻沒有那麼容易認你爲一家，他們還是秉着蒙古人的遺風，開口閉口蠻子，並不估高華貴的價值，到了玄燁（即聖祖仁皇帝）的統治時代，還是把『蠻子』兩字放在『龍口』裏的。這大概要到漢人認爲系出海寧陳氏的乾隆時候，才取消那樣的稱呼。

中國古訓是主張『必也正名乎』和『嚴敵我之分』的，除非是第三者，那當然無敵無我。若明末的稱滿清爲『北兵』，那是敵我尚未分明的話，似乎很可原宥的。否則，『我』是有的，而採取敵對行動的，卻是『北兵』，當時雖很明白，但何以昭信於來茲呢？講究『春秋筆法』的民族，原是不該有那麼事的。

在香港出版的大風旬刊，於二十四期的『復版贅言』中，由編者先生向內地作者們發出呼籲，叫大家投稿時停用『敵』，獸行，獸性，暴寇……等字樣，這當然是有許多苦衷的。然而其中有一篇文字中，卻給我發現了幾處『狄機』字樣。『狄機』當然就是某方的飛機，大風出版的地

集 髮 華

方，『日』字既要打×，『敵』字又不准通用，則代以『狄』字，既可表示其爲夷狄之機，又諧

『敵』字之音，方法之巧妙，實是文字國的特殊作用，爲世界任何文字所不能及的。

這是我們古已有之的方塊字的好處，倘要主張拉丁化呢？那就糟糕，『敵』和『狄』都只一個寫法，又不便每字加註，勢必至又要列入被停用之羣了。要是我也反對拉丁化，這或許是唯一的理由。

從三代及明末以迄今日，那種把自己尊爲華夏、胥裔，把人家貶爲蠻夷、戎狄以及豬驢、犬羊的傳統辦法實在是很不高明的。我倒以爲除了探敵對行動的時候嚴敵我之分之外，一切要在文字上圖一些勝利，只有氣度徧狹的民族才有，所謂泱泱大邦的國民大可不必在這裏對人家一些便宜。蒙古人和滿洲人之稱漢人爲『蠻子』實在還是漢人自己去招致的。

這樣文字稱呼上的故事，也並不是中國才有，在日本，似乎還要激昂。三四年前，有一位貴族院老議員，叫做三上參次的，曾慷慨陳詞，建議日本政府，不應以『中華民國』的稱呼給予卑劣的支那民族，這也很使我們有志之士氣惱一時。在去年，日本的報紙又一律主張正名，把華軍貶爲『黨軍』，國民政府貶爲『黨政府』，好像這麼一來，中華民族真成爲卑劣的民族，中國政府和軍隊真淪爲地方性的了。三上博士的建議雖不被日本有識之士所採取，但三上型的精神卻

表顯在三年之後，實在頗有一些唐·吉歌德的作風了。

人類這種自尋漫罵的偏狹氣度，受了教訓和有了自知之明之後，一定是要消滅的；但在今日還辦不到，因為是正在受教訓之中。

二十八年一月七日

毛筆與國粹

抗戰以來，侵略者對於教育事業的摧殘，真是不遺餘力，學生們所受到的損害與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幾十人擁擠在一間小屋子裏受課，數千人在內地流離轉徙，都為的是生活教育將來中華民族的柱石。所以大家雖在物質身體方面吃些苦，毫不在意，因為抗戰之後，一切都顯出光明和前進，大家的精神已有了光明寄託的安慰了。

華
髮
在艱難中教育出來的人材，其成效是超越於平時的！

集
但其間自然免不了有反動勢力的存在，例如本市有七十餘年歷史的某教會中學，在去年

春天一度盛傳向偽組織立案未成之後，月前又佈告學生恢復強迫『讀經』——『聖經』這樣不顧國家法令的『脫法行爲』，焉能不引起大家的赫然震怒；所幸學生們都已受了抗戰的洗煉，決不再上那些麻醉思想的鬼當，大家一致嚴重表示抗議，才把那反動的勢力壓低了下去。（事見華美周報三十五期）

最近，學期考試到了，學生們又叫苦連天，因為不知是誰在主張（據說還是教育當局的明令），考試的時候，一律要用毛筆，不准再用自來水筆。理由不用說，當然又是保存古已有之的國粹了。

保粹家的手段，真是高妙得很，讀經做古文那些內容都已被搗空了，於是連工具也得設法來保存一下。然而也恰恰不能正如尊意。

提倡國粹的內容，雖然不堪一擊，但究屬還可有辯論的餘地；至於要提倡國粹的工具，例如使用墨筆，那簡直不吹自倒，連詭辯的餘地也沒有的。

因為自來水筆的發明，是人類文化的一大進步，決不分什麼國界的。它把人類工作的效率增加，也無異把人類的生命延長。毛筆和歐洲人的羽毛筆一樣都已成爲有閑者的用品和藝術

上的器具，決不是工作的用品了。誰主張用毛筆，便是主張減少工作的效率和縮短人類的壽命，天下反進化的理論，有甚於『謀殺』的麼？

學生們也真遭殃，常是給保粹家看作對象，前幾年也有人提出這個反進化的辦法，那次爲的是國貨，還惹出魯迅先生兩篇文章（禁用和自造、見准風月談、論毛筆之類見且介亭雜文二集）而今年喊出來的理由卻是保存國粹了，我真不相信保粹家有這麼許多理由可根據。要是毛筆可以算國粹而應該保存，那麼，我們應該仍舊回復到刻竹爲書的時代去。可惜保粹家們都是淺陋得很，他們的保粹只以毛筆開始，不會再思索上去；倘真能究研一下人類作字工具的進化史，那就不會成功保粹家了。

抗戰之發動以迄於成功，我們相信一切落伍的和礙進化的內容和工具都要被淘汰而變成嶄新的，不獨文體的格式和漢字的寫法都將有變動，連文化的工具，也要更易的，倘然仍舊要搬出文房四寶，洗硯研墨，展紙吮筆，那樣才能紀錄人的思想語言，則雖然整天喊『普及教育』『掃除文盲』，必一事無成，可以斷言。我們要不用毛筆，簡直用不着打倒，如水之流，自然成渠，決沒有勉強的成分，

但倘爲侵略者着想，那是再好沒有的，皇清經解之類已銷售一空，「康德皇帝」早在長春坐起龍庭，漢族士子練好了小楷，將來搬了矮凳子上正大光明殿恭書白摺子的日子也許會來，中國又將逢到開科取士以書法進翰林院的熙朝盛世了。嗚呼！

提倡毛筆，雖是小事，關係於民族進化的前途卻也匪淺；保粹大人們，請安息一下吧！雖然你們關在屋子裏飛白臨池自得其樂，我是一些也不反對的。

二十八年一月十日

雜感四題

文章與時代

吳梅村曾有一句很『文以載道』的詩句，叫做『文章與廢闕時代』，這實是身經國變閱歷興亡的見道之語，寄着十二分的感慨與沉痛而發的。文章的興廢和家國的盛衰，實在是很有關係。但梅村的詩意卻把文章做了主動，以時代做陪客，這恐怕太過份些。我的意思是，時代關係

着文章，倒是大部份的事實。

以筆力來移轉時代者，固亦並非無其人，如章太炎，如梁啟超，如胡適，如魯迅，但大部份人總是跟着時代走，停留，或至於後退。

娛樂不要命

一月十三日申報游藝界，有署名『梯公』者著移風一年大事記，中有一段云：『二十六年冬，方卡爾登改組，信芳挾伯綏嘯瀾以捲土重來也，適當南京路游行之變，劍拔弩張，形勢岌岌，靜安寺路中段，阻隔交通，鐵絲網曾一度壅戲院門首，雖仍有熱心訂座者，掠刀光，排木架，奮不顧身，入院購券，而翌日情勢如何，能否如期開鑼，實無把握……』

『掠刀光，排木架，奮不顧身』寫來老虎有生氣，要是只看這幾句，也可以移作對戰士衝鋒陷陣的描寫；但下文卻是對『能否如期開鑼』及『毫無把握』的購戲券，嗚呼，並不是我喜歡用『嗚呼』因為寫到這裏，除卻『嗚呼』之外，實在沒有話可說了。

倘使真的有那么『勇敢』的事實，那我是『嗚呼』就完，因為有了那樣的國民，則從此還是讓申報游藝界之流來歌頌昇平吧！倘若是作者因要表顯自己藝術而捏造的話，我想報紙當

局也要負些言責，因為我還不相信中國的國民下流而至於斯極也。

偏不樂意

又是申報游藝界的事。

一月十三日有『柳絮』作好萊塢花絮錄一文，第五節云：

『最近影壇有一部新片出世，題名是墨索里尼私生活。該片把這位意大利首相的家庭生活，辦公形態，日常動定，都很忠實地紀錄起來。我想無論對「法西斯主義」有無好感的人，都會樂意看一看這部紀錄片的……』

自然，我也主張大家也可以看看法西斯作品的，但看的方法如何，卻是一個問題，而且看的人有怎樣的程度，更是個問題。必須看衆已有了鑒別力，能有『力透幕背』的眼光。那看看是不妨的。否則，像『柳絮』君那種看法，把其實並不『都很忠實地紀錄起來』的『家庭生活，辦公形態，日常動定』糊裏糊塗看了進去，實在也太危險吧。

回答那位飄飄搖搖的『柳絮』君，是『偏不樂意』。

但他卻早已感慨在先，說是『恐怕本片很難好在上海公映吧，』這是感慨得頗爲傷心的。

『文章與時代』之二

寫完上札，覺得對於鼓吹昇平爲職志的申報游藝界而下那樣的針砭，真有『對牛彈琴』之感吧。

然而也想起文章與時代的關係，二十年前的時代，蝴蝶鴛鴦，卿卿我我，那原可縱橫天下的。但在二十年後的今日，時代是變化了，不要說別的，連無聊到寫寫游藝的文字，一不小心，便會替人家効了犬馬之勞，而自己還莫名其妙；時代實在殘酷得可怕。

蝴蝶若不化爲飛機，鴛鴦不化成戰艦，那勢必至滅亡。我僅在腐屍的棺木外聞到一些餘臭。

二十八年一月十三日

女權的摧殘

華

愛

集

從以男子爲社會中心到男女平權，這之間是經過一段艱苦鬪爭期間的。歐洲各民主國家，從推翻專制政治起，雖然建立了民主政體，而女子尙未取得和男子平等權利的國家也還很多，

如民主國家的法國便是一例但在中國的女子卻是例外的，自『無才便是德』和纏腳束胸等等縛束到今日的有繼承權和參政權，其間不過短短數十年，已足和歐美的女子權利相埒；這並不是中國女子的無償取得，而是這短短數十年的大時代中，中國女子也着實出一些力。我們可以從秋瑾女士算起，經過一九二七大革命時的許多女戰士，以至於今日抗戰中的何香凝宋慶齡諸先進和抗戰陣營中許多女戰士的工作，便可知道中國婦女的覺悟和挺進，其所享受的社會權利，是毫不過份的。

即使過份呢，我們也覺得毫不為奇。因為男女平權，在今日已成爲天經地義，並不是需要有什麼『對價』而後取得的。不過女子在國家社會上所表示的力量，正是證明男女平權之所以爲天經地義，用以塞沒腐朽言論者的悠悠之口而已。

然而我們正在消弭亘古來人類最大的不平等時候，西方的希特勒之流卻提出相反的口號，叫女子回到家庭廚房中去；這一舉動居然是洽了黃臉子孫的心，但可不是中國。中國不獨確定了女子的財產制度，而且把女子的名單開到立法院參政會中去。在那一個國家中，女子還始終不會出過廚房，被迫着穿了寬大衣服，匍匐鞠躬，十足過她們奴隸的生活。單就這一點說，便看

得出誰是野蠻落後而需要『開發文明』的國家了。

自然，中國也是不乏那種人物的，在平時固然不敢出頭反動，一到搽白了鼻子以丑角的姿態出現的時候，便蠕蠕然出來做些迎合乾爺的工作了。據報載，所謂『維新政府』者，正在起草所謂『民法』而唯一的特點，便是取消女子的繼承權，即是把她們打回老家去，不許再在社會中露面。這也正見得『維新』的工作，原來要把時代拉回家十年。而『維新』『維新』原是光緒末年喊的老調兒，連那時候的勁兒都沒有的，實在可憐可笑得很。

於此可見侵略者的德行，對於女子，不獨在戰爭時演了些姦淫的醜劇便算，連中國女子千百年後的命運，都在授意無恥的醜類暗算中。請問中國還許多女子，應該用怎樣的力量來擺脫這惡運呢？

雜感家的見解

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曾以『原憲』的筆名，在立報言林上發表一篇不滿千字的短文題名人命關天，大致是感慨五卅精神的消沉。因為那時候『華人』的性命，常被死得非常奇特，從『推』和『踢』的一人行爲，到兩人抬起向黃浦江一拋，以至於六個人『鐵管齊下』。而其結果則無聲無色最多；最有聲色的是要算『拋』的一幕，由法庭判決被告無罪，旁聽者『鼓掌而退』云。

那篇文章的原文的結尾據說登不出了，由報館的當局改成功『他們對於「倒提鷄鴨」「活剝田鷄」都要出告示禁止，難道人命還不如鷄鴨田鷄嗎？』第三天又由該報的主筆小記者出來註釋道：『其實，田鷄鷄鴨，可以供人們屠宰佐餐之用；如果文明人目光裏的野蠻人（？），也能供吃食的話，我想：文明人一定會用保護鷄鴨的方法，來防護那些野蠻人（？）的。所以，世界只有動物保護會，如果來一個人權保護會，就應該被解散；本來，人那裏及得上動物的有用。』

當時我看到結尾處的增刪，覺得非常不滿，因為用鷄鴨田鷄來方我們人類，以低等動物的待遇來訴說人類的不平，那是鄉愿的見解，實在兩者是毫不相涉的；但對於第二天的註釋，卻覺得頗有些見地，於是也沒有聲請立報當局予以更正了。

後來，花邊文學出版，魯迅先生早已有了對於那些鄉愿見解不滿的文章，那便是花邊文學題名所由來的一篇倒提，是以『公汗』的筆名，發表於自由談的，因此我明白那篇註釋精闢之所由來了。

魯迅先生在倒提裏指出『以為西洋人優待動物，虐待華人，至於比不上動物，這其實都是誤解西洋人的，他們鄙夷我們，是的確的，但並未放在動物之下。』這幾句話，只要我們不承認魯迅先生是買辦或奴才，那便是最公平最確實的見解。在鄉愿的眼中，西洋人要不是仁慈無比的主子，便是殘酷透頂的敵人，決不肯說那樣中肯的話的。而今人對於魯迅先生雜感的筆調，早已有了一個『師爺筆法』的定評，我實在找不出紹興竟有這樣寬容的『師爺』。實際上他既不寬容，也決不無理惡刻，只是以雜感訴說真理而已。而真理者，正世人之所矇瞶。於是世人之所寬容者，如『落水狗』，魯迅先生『從而痛打之』，即為惡刻；世人之所切齒者，如優待動物甚於人類，魯迅先生從而諷刺之，即為寬容。人類社會如都是合理的人類社會，則根本上便可以廢棄魯迅先生的許多雜感。

集

魯迅先生的雜感，正和他的墳頭喬木一樣，已在漸漸生長了，我覺得論打落水狗和倒提這

些文字，大家還是有仔細研究一下必要的，否則，雜感不指出真理而訴說感情，有時候也不免以鄉愿的見解糟蹋雜感這名詞的。

二十八年二月一日

儒將與儒術

吳佩孚曾喊過『三不主義』，一是不入租界，二是不出洋，還有第三，記不清了，總之，都是硬得可以的，因此正合了一般落伍知識份子的胃口，成了他們眼光中的英雄。

吳氏的學識止於三國演義和說岳全傳，他的羣衆的知識也止於此，舊式的英雄主義和封建思想把他們聯合在一起，其潛勢力是相當雄厚的。因此吳氏於失敗後十餘年中，還能聲威不墮，民國的軍閥中，唯此一人。

阻礙中國前進最堅固的絆脚石，不是奸盜淫掠的軍閥如張宗昌之流及其羣衆的江湖土匪，而正是吳佩孚和擁護他的一階級的思想。他們並不爲非作惡，而其思想行動卻儼然和進步

的勢力作對的。用孔子的說法，吳氏實在是『鄉愿』一流的言行，所謂『德之賊也』。國家既不能繩之以法，思潮又不能動之以新。吳氏本人雖不有意有害於國家民族，然而國家民族暗中受他的禍害，實在不算小的。

有了這樣的一個活寶，在侵略者束手無策的時候，當然是奇貨可居了。幾個月來吳氏撲朔迷離的消息，以及報章雜誌一會兒對他恭維一會兒對他怒罵的評論，正可看得出吳氏之異於斬雲鵬之流，和大家對於他出處的關心了。像吳氏那樣的一個落伍人物，居然能在今日值得大家的重視，其實並不是吳氏本身的資望，而是反映出中國落伍知識份子衆多，和封建的殘餘思想尙未剷除乾淨。

美聯社的記者稱吳佩孚爲『中國的儒將』，這是吳氏以『儒』自欺欺人的地方，正和『儒醫』一樣，大半是不通曉儒術的，美聯社於稱了『儒將』之餘，更來了一通消息：『吳佩孚今日對新聞記者言：「余歷來之行動，皆以和平爲鵠的。」同時出示其前在四川時代所搜集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反對共產之文字，及其本人昨日所作之反共詩與各記者，並謂「諸君一讀，即知共產主義之不合中國國情」云。』

這樣的『儒將風流』在吳氏本身以爲是莊重非凡，但在外國記者中略知中國文化者，定當笑不可仰，『儒將』兩字，直將以諷刺出之了。

反對共產的文化，而求之於『中國古代哲學著作』的文字中，又必須於四川搜集之，而且『反共』必須以詩出之，這正可見吳氏『儒術』之一斑，在我們明眼者固然不暇齒冷，但中國社會中受其愚者一定不乏其人的。平時胡鬧雖然影響甚少，在侵略者虎視眈眈想藉資號召的今日，真覺影響太大了。中國有這樣的現世寶，也是四千年來聖經賢傳忠孝仁義留下的一份好遺產。

總之，吳氏的爲順爲逆，於抗戰是無足輕重的；最要緊的，還是趕緊來撲滅吳氏所受的思想教育，這塊堅固的絆脚石非立刻予以搬開不可！

廿八年二月二日

關於祭竈

祭灶，其實是替灶神餞行，時間在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浙東一帶的風俗是如是的。照我的觀察，灶神的地位雖微，卻是爲正人君子所並不排斥的『正神』之一。吾鄉之詩禮人家往往有門貼『僧道無緣』以表示不崇異端者，而於灶神的畫像則並不廢除；總是高拱於灶的最高頭，坐在一個小型的土地祠中，面前兩燭一香，烟煤把他燻得焦頭爛額。除了十二月二十三日那一晚之外，誰也不會把他放在心上。

灶神算是司宅之神，直隸於『玉皇大帝』麾下，其職務爲管轄一家人口品行的善惡，我們還可以在『玉曆鈔傳』之類的畫中看到灶神的行動，是慣於拿了一本簿子來紀錄人們言行的一家出了重大事故，灶神當然要『專摺奏聞』，但大多數善惡平平的，就只有年底回奏一次。所以大家平時雖看不起他，於這時卻非殷勤一下不可；但也並不像送年迎財神那樣需要大排仗。我們只給他一匹馬，當然是紙做的；比來也有改用轎子的，不過汽車總還未有過，大概是天路歷程中的公路還未造好吧！另外就是一些乾果子，那是浙東一帶歲尾重大的消耗之一，我們稱它爲『祭灶果』，分粗細兩種，粗的用黃粗的草紙包裹，細的外加一張白紙，內容都差不多。照我個人的胃口，竟是沒有一件可吃的東西在。但總是很合於灶神的胃口吧！因爲他吃了若干年似

乎至今還未有怨言。而且拿來賞給長工傭婦們吃食，卻是價廉物美，算爲歲終主人們的恩賞之一；在平時這樣整包的慷慨賜與是不大有的，這就很沾了灶神的光了。

送灶的儀式就是這樣的簡單：晚飯後在灶間收拾一下，先給灶神留下良好的印象，然後點起一對重二兩的蠟燭，三枝香，供上一些『祭灶果』，連酒都不給喝的，或許僅僅一撮茶葉末。那匹馬呢，放在灶洞口，用炒過的黃豆來餵牠。『祭灶果』雖然不大好吃，那炒黃豆卻異常可口，香而脆。我是常常『與馬爭食』的，大概上供的時候一了，那盆炒豆早已倒在我的袋中了。

那張供了一年齷齪得不堪的神像和紙馬燒化了之後，儀式便告終，他乘馬一去，大概要隔了一個星期才回來。這時候一家是陷入於無政府狀態中，倘使有人要存心不良，幹些壞事，那是適其時的得。但人們大都並不趁此機會，因爲忙於過年，有吃有喝之餘，往往把爲非作惡的好機會錯過了。

浙東沿海之氓，風俗淳樸，對於灶神的言論，是很任其自由的，既不威脅，也不利誘，至於請他吃些不甚可口的『祭灶果』，那也是歲尾年終聊答神麻的意思。但據福建的朋友說起，他們是比較聰敏多了，就是於餞行時請他吃糖元寶。那糖是很有黏性的，一吃多便把嘴封住，再也開不

得口說不出話來，大概這黏性總能繼續到好幾天。當灶神回天召對的時候，雖要說些壞話，也只得唔唔哼幾聲，一家的穢德敗行，就不致上達天聽；這設想是再周密沒有的了。不過倘使灶神存心要說幾句好話呢，那豈不吃虧了自己？福建人祭灶時對此是否有分別，那可不詳細。但倘使不分彼此，使灶神位同虛設，爲大家着想，蓋亦計之得者；況且玉皇只聽善言不聞參奏，蓋亦不是取信於天之道也。

新的灶神神像，到了年底到處有買，在鄉間總是和送年迎財神以及門神之類的神像一起買回的。據我看來，灶神實是神像中最寂寞最可愛的人物。財神是銅臭的，不必說。門神也有一副富家鷹犬的神氣。送年時所用的神像，在我們浙東是『南朝一切聖衆』，即宋高宗趙構及其十五代聖子神孫，元僧楊璉發南宋十六朝陵寢，浙人憐其無血食而奉祀他們的，在民族立場上是應該同情的，但趙構實在很難令人欽佩，而且不知怎樣一來，他的龍顏也紅肝肝有着玄壇菩薩氣味了。惟有灶神的像，卻是冷清清一個人，臉是白的，眉目清秀，所謂讀書種子的一副斯文相。吾鄉的調笑他人的方言中，有『面如孔像灶君菩薩』一語，蓋與他處稱張飛和現代人罵人爲尼格羅 Negro 一般意思，這已是灶神下任時的醜相，和上任時那本色是全不相干的了。倘使這是

大衆藝術家故意用來諷刺做官的讀書人，或許未必，不過是巧合而已。

鄉情如夢，不堪追憶，在上海不是洋式的爐灶，便是小得莫名其妙的爐子，恐怕很少有故家大宅在用三四眼大灶。尤其是『孤島』的上海，恐怕正是灶神所遭遇的厄運吧！本來祭灶一事，不過是民間相沿的習俗，廢掉固然甚好，奉行也不必詈爲迷信。然而也正有不肖之徒，利用鄉里祖先沿行的習俗，以圖收麻醉的功效，據報載：

廢曆十二月二十四日，一般無知愚民，例行送灶，上海本地人，亦於二十三日送灶者。僞『市長』傳檄庵爲一迷信者，現因送灶期屆，特由僞『市府』出面，印成灶神紙像十萬張，命僞『警局』分發上海四鄉居戶供置灶上。該項紙像，與香烟店所出售者不同，係用日貨重磅道林紙，以紅黃綠金黑五色印成。除灶像之外，並有五個小孩，手中執有元寶如意等五件不同之物，用意不明。其上並印有對聯一付，上聯『敬灶紆誠，長慶三餐果腹；』下聯爲『睦隣有道，欣祝五福臨門。』中印『日華合作』及『五族協和』九字，下署僞『上海特別市市政府印』字樣。

商人的作爲，處處總覺得有些可笑，如今連灶神也要強逼他做漢奸，這是古無前例的。對於那種小醜，也沒有什麼可以批評，只把他抄在這裏，藉見祭灶的風俗小史上，曾有過這樣一個怪例云爾。

廿八年二月六日

因梁實秋的要求而想起

梁實秋教授要求無關於抗戰的文字，正和某一些人厭惡『抗戰八股』相同。對於這兩種人，不得不予以嚴厲的誅伐；因為即使今日關於抗戰的文字都成爲濫調的『八股』，只要作者的立場是站在抗戰的，也是有利無弊的工作。決不能因其『差不多』或者沒有『文藝的永久性』便予以抹煞，而主張要求和時代脫卻關係的文字。

抗戰文字正像戰場上的步槍和大砲一樣，雖然每一枝步槍每一座砲都是同樣的面目，而且戰事一終了便都要失其用途的，但在戰爭時卻各能發揮其功能，立刻可以擊斃一個敵兵和攻陷一處陣地，並不像一幅畫或其他美術品，在戰場上的價值卻差得遠了。何況有時候槍砲中也能發現從德國邊疆遠射巴黎的大砲，是資後人驚奇和讚嘆。而一枝步槍的效力，也是保衛一幅藝術畫圖的基礎。

集 梁實秋之流對於抗戰文字的誣讒，是應該予以否定的，我們早已有廢除『抗戰八股』

口號的存在，不過那並不是梁實秋之流所攻擊的目標，而是應該提出以示炯戒的。

舉一例子，如申報分類廣告所刊徵婚啓事云：

夫登報求偶，迹近下流，但不獲已。太炎章氏，一代大師，已先我爲之。又況毛詩三百，首列關雎，文王輾轉反側，后妃嗟我懷人，古今所豔，於予小子胡獨責焉？匈奴未滅，敢言有室，但人未悔禍，我何能爲？出處皆非，悲苦莫任，故亟需女子之慰藉，邦人諸友，母我有尤……。

明明是要徵求一位妻子，卻先來一個『匈奴未滅，敢言有室』的假聲明，雖然很慷慨激昂，但接下去便立刻變了矮人，原來人家不肯悔禍，他就沒有辦法，於是便需要一個女子以資慰藉了。抗戰期中，原並不禁止結婚，雖然亡國，婚大概仍舊要結的，而人們大都非把抗戰拉來當作結婚的點綴不可。要是近來有誰曾參加婚禮的，總可聽到幾句濫調，是『抗戰中應該努力生產小國民』云，講得唾花四濺，咧開嘴巴大笑一場。聽衆還稱讚他是善於致詞，能適合時代的。但這位致詞者一化成『文學批評家』如梁實秋之流，便要打倒『抗戰入股』，要求無關抗戰的文學了。

人們大都以玩笑作正經，而以正經作玩笑的，梁實秋教授發那樣的要求，實在也難免被派

定作打諢的角色。而那位登報徵婚的男士，倒不要看輕他。履歷恐怕比梁教授更爲高明，出處更爲皎潔，他曾『負笈而西，粗識四國之文，遊遍三洲之地，歸國以還，恥食×祿，隱於西山，採彼蕨薇，延我殘喘。』蓋是一位淑男君子云。

九·一八之後，國難發生，救國策議紛起，連辦跳舞游藝的商人，都利用國難當生意的號召，那時候雖不曾有『國難八股』的提出，但汗鱗救國的神聖，確是令人感嘆無已。國人對於『抗戰』的認識，當然比『國難』更要清楚，我倒要用梁實秋之流的態度勸告，希望不要隨便亂用『抗戰』一詞，汗褻抗戰的尊嚴。以玩笑作正經，以正經作玩笑，實是到死沒有救藥的。

廿八年二月十五日

兩種時代

率

髮

人類分主子與奴隸兩種，本來是『天經地義』的，到了近世自由平等思想的出現，這才成了人類最大的問題。有志之士如林肯一喊出解放奴隸的口號，經過南北戰爭，總算實現了。但奴

隸卻被解放得苦不堪言，因為他們從此和主子脫離關係。要自己獨立謀生存了。獨立謀生之不如依人籬下爲便當，實亦意中事，於是大家還得依靠舊主人；其結果不過是名義上的解放而已。南北戰爭⁽⁸⁾以至今日，爲時不可謂不久，只要看了紀錄美國南部諸洲黑人情形的游記，其生活和戰前殆亦不遠，實在可慨得很。

在中國，我想也不能十分例外的，雖然有一位歷史學家很替本國爭光榮，說宗教的歧視和主奴的階級不及歐美的鬧得厲害，藉此以證明中國向來是自由之邦云。這種盛意固然很應感激，但可惜亦並不盡然。在我們這一代人出世的時代，除了是女孩子之外，打辮子稱小奴才是不會有過的了。他處的情形我不知道，浙東一帶的鄉村和城市裏，還時常見到自稱奴隸身分的女人，他們的丈夫也是奴隸，不過也許是男子的關係，好像已不肯以奴隸自居了。

那些女人我看到總是很生氣，原因是第一她們的不圖上進，第二是實在很難令人能在她們身上找出一點奴隸的恭順，逢年過節或逢喜慶大事時那副伸手便要錢的胡賴，像真令『主子們』恨得牙癢癢地，但是無可奈何於她們。

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奴隸』不獨於共和告成之後被解放爲自由人實際上在二百年前

早已經皇帝『聖諭』解放過一次，然而她們還是以『奴隸』爲職業。到了去年，在上海我還聽到一位預備給令郎完婚的父親在擔心，恐怕那些『奴隸』們竟會不顧危險航海而來供『主子』家策驅呢。

人類之喜歡做奴隸，蓋數千年來的實施，已種下深深的根性，因此魯迅先生很直截了當的把人類的歷史分作兩個時期——

(一) 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 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美洲的黑人和浙東的『墮民』，蚩蚩編氓，真也不值得予以深責，但『奴隸』的涵義是可以擴張的，一加到士大夫的身上，雖不肯躬服婚喪慶弔的賤役，但換上一個穿木屐說番話的主子，也就夠士大夫的身份了。

現在遍地烽火，正是有奴隸根性的徘徊歧路的時候，他們正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一待主子露出肯收留他們的口風，便噲噲然而起高呼議和爲救國上策了。結果是做穩了奴隸，但可悲的是『暫時』並不永久。

歷史有轉捩，人類有變遷，主張『抗戰到底』的呼聲畢竟遮沒了奴隸的哀訴，『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竟成了終古的時代，只得帶了這個時代走入墳墓了。

我在這時發現了人類的光明。

廿八年三月一日

從『寓言』到『童話』

當去年『魯迅風』論戰時，龐樸先生們每天寫二三千字致某某書之餘，在他們的刊物上，忽然刊出一札意存諷刺的『寓言』，說是有一匹驢子聽了金鈴子美麗的歌聲而想學習，因為金鈴子是飲露水的，於是驢子也去飲露水，但學習的結果，三天後那匹驢子餓死了。

這樣的『寓言』應用於諷刺一些學習魯迅先生的所謂『魯迅風』作家，是很惡刻的，然而這只是某一點的合適，對於不能了解它企圖的讀者卻是有害的，因為它指示讀者的是『定命論』，『奴隸的哲學』，對於努力學習人家長處而前進的新中國是不合適的。因之我會撰文指摘

它的錯誤（見去年十二月世紀風定命論者的寓言）也因之而感到『寓言』一類作品寫作之不易，否則，就不容伊索這樣千古不朽了。

今年，經過春風一吹，好像又活了轉來。但這回已變了形式，不叫作『寓言』而改稱作『童話』了；而且是『成人的童話』，顯然是和『大狗說』『小貓唱』那些給小孩看的『童話』不同，而是給或人們鑒賞的了。當今努力提倡『救濟失學兒童』的時候，我們的作家竟悍然連『童話』也要從他們手裏奪過來給『成人』看，這話真也不知從何說起？

在新出版的雜誌中，登載所謂『成人的童話』的，在自由譚有『史大剛』先生的文學家的臉孔，連我所敬佩的作家徐訐先生也在宇宙風乙刊發表他的『成人的童話』專一與永久，真也可見輓近作家的趨向了。

惟其爲『童話』，總帶些寓意，有明顯有模糊，未必一定看了都能明白，這或許是必要『成年』才能看得懂，而因此反證，推定自己尙未『成年』這些且不去說他。且就看得懂的一說，如『史大剛』先生的文學家的臉孔。

『史』先生文采詞藻雖然很漂亮，總是富有的公子，多情而善談愛，小姐則美麗而且永遠

知道愛，但他文章美麗的外衣剝去，露出來還是龐樸先生之流的一副面目，不過『史』先生更爲油滑些，把魯迅先生丑角化，要他跳舞，打網球，又麻將，而且還要穿了游泳衣泗水。

故事把它縮短一些是這樣的：一位富有，好體育的公子愛上了一位美麗而喜歡讀左傾小說的小姐，爲討小姐歡心起見，公子學習了魯迅的姿態，但可惡的是只有一門學不會，魯迅罵人是一針見血的，而公子則仍是：『他媽的，照鏢！』然而畢竟和那位美麗的小姐結婚了。

寫這札『童話』的『史大剛』先生是聰敏的，可見得他對於『童話』的創作是斲輪老手。但可惜的也只是一門忽略了，因爲他要是把跳舞打網球又麻將和游泳作爲魯迅先生全部的業績，即那位公子僅僅忽略了『一針見血』的『罵人』本領，畢竟是可以佩服的。要是跳舞等等不視爲魯迅先生的業績，則我們的『史』先生又未另外提出，這就很令人懷疑『史』先生的諷刺本領了。

一個『寓言』或『童話』是介乎『諷刺』和『油滑』之間的，『史』先生連給『成人』看的『童話』都是全部『油滑』，找不到一些『諷刺』氣息，欲進而爲『救濟失學兒童』創作的『童話』，蓋不亦難乎？

廿八年五月一日

善於痛哭的謝皋羽

鄒嘯先生接連在海風發表兩篇民族詩人故事，碰巧謝枋得和鄭所南都是宋末的詩人，因之也想起南宋的另一詩人謝皋羽，這位善哭的詩人，雖然「亡國之音哀以思」，究屬「侷儻有大節」，不肯像留夢炎趙子昂那些人甘心事仇，尤其在今日，更值得表彰。倘使現在有一位志士，目擊時艱，竟然在馬路上放聲痛哭起來。這究屬比以「沉默來表示哀痛」來得高一着吧。

謝皋羽名翹，南宋長溪人，宰相文天祥開府延平時，關他做「諮事參軍」，鬱鬱不得志，已而別去，此後，便更沒有遇到別的知己。柴市和崖山兩件慘事，一傷故國之淪亡，一傷知己之殉節，使他成了一個善於痛哭的人，他說：「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要把滿懷的亡國之痛和故友之思寄託在哭聲裏。這樣以血和淚寫成的文章，一本「晞髮集」，真令後人不堪卒讀了。

皋羽之哭文天祥，並不止一次，而是每逢名山佳勝，或遇故跡，或經舊游，都要放聲慟哭一次，他在晞髮集中的西臺慟哭記一文中記錄哭的次數說：「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

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於漳水之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籍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這是他慟哭第一次，第二次的哭是於姑蘇哭後四年在越臺，而第三次的慟哭，便是最有名的一「西臺慟哭」了。

西臺即是富春江畔的子陵臺，子陵臺是皋羽的少時舊游處，因之他便擇這個地方來痛哭一場。他的哭是有計劃的，爲什麼一個人發乎情的哭也要擇地方和有計劃呢，這在沒有受過亡國痛苦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異族的壓迫，不但要每個人的田地財富，最大的還要統制每個人的自由，他只准你笑，就是不許你哭。因之謝皋羽用哭來記念故國舊友，和用哭來反抗敵人，非先要籌劃一番不可；否則，一個「逆民」的罪名便可羅織皋羽的死罪了。哭是如此的不易，寫文章自然更屬困難，明明他所哭的是宋宰相文天祥，在文集裏卻變成「唐宰相魯公」，「亡國詞人」，真是煞費苦心了。

皋羽之慟哭西臺也，先一天約好了三位朋友，租一隻船泊在子陵臺下面，「登岸，謁子陵祠，

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畢，號而慟者三，復起再拜，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拜謁祠下，其始至也，待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瞻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溟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

皋羽的哭聲真是驚動天地的，連臺下江上的舟子也聽得，而這個時候，卻巧統治者的邏舟駛過，遂忽忽解纜逃至江中，得以倖免。皋羽的哭聲，雖不能使趙宋復活，但爲漢族留下這些民族的呼號，也足以傳之千古了。

皋羽以哭表示反抗，決不規視事仇，便以哭終其身，死後葬於子陵臺之南。後四百年有另一亡國詩人以詩吊之曰：「……北堂學士鈔，南宋遺民牘，言過富春渚，登望文山哭，子陵留高臺，西面滄江綠……臣心誓弗諉，漢祚憂難復，昆陽大風雨，虎豹如蝟縮，詭譎滹沱冰，倉卒無亭粥，所以恢黃圖，無乃資赤伏，卽今錢唐潮，莫救崖山麓，空阮戰士盡，柴市孤忠戮……文山竟以殉，趙社終爲屋，海上悲田橫，國中痛王蠋，門人蒿里歌，故吏平陵曲，有彼君臣義，此製朋友服，看君書一編，俾我愁千斛。」（吳梅村：毛子晉齋中讀吳匏庵手鈔宋謝翱西臺慟哭記）二十七年九月九日

關於洪承疇

國立北平圖書館『史料整理委員會』在抗戰前數年致力於明清史料的整理，除了出過一大部明清之際史料的書之外，又把關於那時的重要人物洪承疇的檔案出了一本專書，這是一樁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滿清的入主中原，竟然能在短短幾年中統治了全中國，這『功勳』該是完全歸到洪承疇身上的。當時滿族中能『馬上得天下』的英雄固然很多，但懂得治理天下的人才實在一個也沒有，甚至不惜將一個明秀才范文程參將寧完我當作寶貝看待。而那兩位寶貝實在也無能得很，自估決計不勝進取中原的重任，洪承疇一被俘，范文程馬上薦賢自代，想盡方法非把他說降不可了。

洪承疇之松山戰敗被俘，是懷着必死之心的，這不但他自己相信，連明帝也以爲他必定殉節，故在明廷的卹典，極盡榮哀之至，賜祭至十六壇之多。而承疇之忽然投降，據滿族的人說，起先

也相信洪經略是懷必死之心的，後來范文程去看他，見他在拂去衣袖上的塵灰，就說『承疇不
死矣，衣飾尙加珍視，況性命乎！』（禮親王嘯亭雜錄所記范文肅公軼事）這樣寫去，便把滿清
『關外舊人』范文程襯托得異常出色，頗有識人之明了。

但據稗官野乘的傳說，就很糟糕，說承疇之降清，完全由於女色的誘惑，而這女色，便是三百
年的開國皇太后，世祖之母而太宗之后也。這位皇后，醜事流傳極多，如吾鄉先烈張蒼水滿清宮
詞：『春官昨進新儀注，大典恭逢太后婚，』便是指着她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事，可見傳說她用
美色來誘降洪承疇也並非不可能的事了。其實滿清在未入關時，風俗與漢族迥異，性的界限，決
不像漢族那麼慎重嚴密，則那些事並不有什麼希奇；而且當時一定還有史臣老實秉筆記下來
的；不過這種記載一待通過了漢族理學奴才大臣的腦袋，當然成爲烏有，使我們沒有正式的記
載可尋，實亦爲一憾事。

不過在清初的筆記中，還有線索可尋，但只是一個笑話而已，說是紀曉嵐（昀）在修史時，
見太宗實錄中有對皇后語：關於說降承疇事，『一任諸卿』云云，不料鈔寫錯誤，『一任諸卿』
之『卿』字變成『一任諸卵』，紀不禁捧腹，大呼此何等事，可一誤至此也，乃更正之。紀君見聞

較廣，而且去入關時尙近，說這句話當是別有會心者。

承疇在入關後的施設，完全在政制調度一方面，雖不會替人家帶了兵馬以漢制漢，但其經略江南一帶的手腕，實是令人驚佩的。承疇在漢族固爲一叛逆，但在滿清眼中，他的勞績比誰都要來得大。故在他用事之際，清廷的寵遇，真是位極人臣，無以復加了。

然而功臣的命運，本來就是非常的薄，何況洪承疇更負上一個「貳臣」的醜名，一到了統治告成，他的任務也完了，此後清廷還當他什麼人看待呢？史文有闕，我們不很知道，但苦悶總是一定的了。清人筆記中有記洪晚年一軼事，彌覺珍貴。略謂承疇回京後，政事不出其門，同鄉（洪爲福建南安人）往謁，亦多峻拒，南安在京固有會館，已窳敗不修，同鄉十數人居之，共相嗟嘆。忽報洪中堂來回拜，衆大驚，急整衣冠出門迎之，則中堂已至，相揖至堂，衆見堂上忽金碧輝煌，水陸雜陳，供應使呼，亦皆非舊時人役，皆大怪異，忽中堂肅衆入席矣，忽伶官高唱入雲矣，倏忽間莫明其所來，不知其所去。忽中堂作別回邸矣，衆急送之出大門，及重回館中，則敗破屋舍依舊，精設華筵已幻，衆人如在夢中。洪蓋以此略施其長才也，然亦可悲矣。

洪承疇在明清易代之際，總不失爲一條好漢，然而一失足便陷身泥潭而不能自拔，卒至功

成狗烹，鬱鬱以死，其未遭誅戮，蓋亦他的聰敏有以致之然則列名『貳臣傳』中，總比起賜祭十六壇，要大呼負負吧！

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

關於陳圓圓

武安席上見雙鬢，血淚娥眉陷賊還，

不爲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雒關。

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

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

——吳梅村

華 髮 集
明末是一個大時代，種種人物，都在那時候出現。且丟開忠奸賢佞不提，單就才人兒女的旖旎事蹟，正和崇禎十七年而有五十相一樣，足以拮抗三百年朱明天下。尤其是南渡後的秦淮佳麗，閉目一數：李香君、寇白門、陳圓圓、董小宛、柳如是、顧眉生、卞玉京等等名妓，她們和當時一些才

人如冒辟疆、侯朝宗、錢牧齋、龔芝麓的關係，亡國易代之痛，加上悲歡離合的故事，愈把時代點綴得傳奇化，令後人感喟無已。

後人把這些故事演爲傳奇的，最傳誦人口的如雲亭山人（孔尚任）的桃花扇，演李香君、侯朝宗事，如皋冒辟疆亦有影梅庵傳奇，演他和董小宛事，最近有李奇偉者，別署劫餘生，在雲南出版玉庵傳奇，乃演吳三桂、陳圓圓事者，施蟄存、君掌教、雲南大學蒙以寄贈，李君爲該校理化教授，而有此興趣，亦一奇事；因此文字上技巧的不及桃花扇，實乃意中事。

關於陳圓圓事，一經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圓圓曲爲之渲染，遂傳誦人口，梅村的敘事詩止於三桂開藩雲南，圓圓以後的事蹟，幾無人道及，蓋美人遲暮，遂爲文士之筆所不齒及矣。三桂後叛胡清失敗，籍其家時，獨不見圓圓之名，相傳吳三桂開藩天南，圓圓寵擅專房，以其曾充歌妓，陳姓不雅，改邢氏，從其外家姓也，故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按指吳三桂）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癸丑歲，延陵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藉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鴛、聯牀、接軫，俱入禁掖，邢之名獨不見於籍。

李君掌教天南，遂得見到圓圓死後遺蹟，爲清人著作中所未見者，昆明城北商山寺，卽圓圓

出家爲尼處，今有墓在，碣書大戒比丘尼寂靜瘞骨處，所謂『玉庵』，蓋卽圓圓出家後之別號，其本姓陳，外姓邢，名畹，姑蘇人。

李君著書的本意，擬攻擊吳三桂以示警一般漢奸，故其書初名延陵恨傳奇，後以材料故，改今名吳三桂以一歌妓故叛其君國，殺其父母妻子，其人之無恥，蓋已無與倫比，但其雄才大略，實亦足稱，李君欲以三桂方今之漢奸，有些大巫小巫之比矣。

玉庵恨傳奇題詩者絕多，茲摘錄數首，以作結束：

商山寺吊陳圓圓墓

何奎垣

不獨江南有李香，紅粧一例繫興亡；我來憑弔空惆悵，蔓草荒烟幾斜陽。

步前韻

張和奎

懺罪空王一瓣香，孽海沉沉痛國亡；紅顏無福江山冷，寂寂禪堂勝景陽。

步前韻

鹿豨存

宮草宮花寂寞香，美人何與國存亡；商山寺下飛鴻影，猶爲將軍舞豔陽。

被『指摘』的聲明

『抗戰文學中也有「抗戰八股」』這樣的指摘會惹起過一些爭論，結果爲顧全大局起見，我們是主張廢除『抗戰八股』這一名詞之建立的。自由談上的晉伯先生也『覺得這名詞便用得不大高明』然而他也不肯就此滿足，於是提出『我們救亡文學中的某一方面有些復古的傾向』像『抗戰八股』一樣，『卻是實在的』可惡，『以爲倒真有指摘一下的必要』了。

在爲抗戰而寫作的現階段，我們最大的目標是求抗戰的勝利，雖然寫作的技巧差一些，也應該曲予原宥，因此我們主張廢除『抗戰八股』這一名詞之建立。但倘用爲藝術而藝術的眼光看來，『抗戰文學』中『差不多』、『雷同』也實在難免，後世的文學批評家倘要把『抗戰八股』這一詞加在我們這一代寫作者的身上，我是毫無異議的。那些『抗戰八股』恕我也破例來『指摘』一下，簡直不獨是文章內容爲然，便是一看題目，例如：『維持風紀』、『三八節與獻金』、『勉某校學生抗戰』、『送某某投筆從戎』這樣的題目，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

『抗戰勝利萬歲』那些口號標語是毫無兩殊的，只要看了題目，就不想再看文章。即如晉伯先生那篇大作的題目——救亡並不是復古，有誰會信仰『救亡即是復古』的呢，救亡當然並不是復古題目一看，內容已知，則下面洋洋灑灑千餘字長文，真覺得有些累贅了。

我在這裏破例的『指摘』，心中是很歉然的，因為『維持風紀』、『勉某校學生抗戰』那些題目，畢竟也有它的功效，退一千步說，總比吟風弄月、『釣蟹』、『賞菊』來得好一些吧！要不是有晉伯先先生的文章，我是決不肯任意『指摘』的，實在遺憾得很。

我之所以會看晉伯先先生那樣『開門見山』的題目的內容，倒並不是要看他反對以『復古』救亡的理由，而是想反面的從他文章內看出以『復古』救亡事實的存在。

晉伯先先生說『我們現在的國難，畢竟不是宋末底國難和明末的國難。宋末當前的敵人是蒙古人，明末當前的敵人是滿洲人，而現在當前的敵人卻是有飛機大炮的日本』，話是不错的，真乃千古不易之名言，除非真的有華盛頓歐文筆下的人物，否則，連三歲孩提也當知道，毋庸寫了一大段文字來證明的。於是晉伯先先生作結論道：『現實既然不同，應付這現實的文學自然也就不同。』給他清楚的說明一下，便是抵抗日本的文學才需要，而寫宋末和明末的，『卻就未免

不大對勁』了。

在我看來，在現代寫一些關於歷史的抗戰文學，作爲輔助，是需要的，這正和學校的課程一樣，有了國英算自然科學等當務之急的功課外，也有歷史一門，作爲輔助，有誰說要廢去這一門呢？

但晉伯先生卻又並沒有明顯的說要廢去，只是說『不大對勁』而已，後來他說的：『自然，我並不是說要丟開歷史。』這樣矛盾牽強的說法，是很令讀者模糊的，要看到晉伯先生大作的下文才會明白過來，原來『不大對勁』的歷史作品中，也有很『對勁』的在。喔！來了，便是『胡山源底江陰義民別傳和嘉定義民別傳一類的著作。』而晉伯先生所指摘有復古傾向的『不大對勁』作品，卻是玉庵恨傳奇。這本書的『介紹』者，則正是區區。

晉伯先生之所謂『什麼報上』其實是大美報的早茶上，編者就任時鬧稿荒，恰巧施蟄存君從雲南迢迢的寄來這本書，就隨便提及一下。著者李奇偉君是雲南大學的理化教授，文字上的技巧的不及桃花扇，實是意中事，這是我早說過的，並不必晉伯先生推許『藝術在桃花扇以上。』而且我的題目是關於陳圓圓，並不是紹介玉庵恨傳奇，正因為這本書是私人印的，不想賣，

上海也買不到。料不到這樣偶然提及，會成爲晉伯先生指爲『復古傾向的介紹者』。實在是意料不到。若說我提及這本書是想和江陰義民別傳、嘉定義民別傳爭寵，則決無此種意圖。晉伯先生之流大可放心，不必在反對復古的題目下，大做其兩面文章的。

江陰義民別傳一類的書我並未看過，讓我也用晉伯先生推想他未見過的玉庵恨傳奇的辦法推想一下吧，那藝術是高得無以復加了。但我是看過趙曦明集的江上孤忠錄和朱子素、嘉定縣已酉紀事的，覺得故事的動人，有小說的體裁，而能爲大衆欣賞的，實在不及關於陳圓圓、吳三桂事蹟內所包含明末的政治、軍事，大家以及漢奸等等的題材，恐怕不是僅能在史書佔一別傳地位的義民所可望其項背吧！但這裏我也得拖一條尾巴，請切勿誤會，『我並不是要丟開義民』。

至於李奇偉君不用新的手法來處理那些題材，而以『傳奇』出之，那是他的不聰敏處，我在這裏不敢代他負責，因爲他印了不想賣錢，而我在早茶上，既不會盲目地稱讚他的『藝術』和『意義』，也不曾有『介紹玉庵恨傳奇』那回事也。

晉伯先生對我『復古傾向』的誣衊顯然是落了空，而且我要回敬他一下；歷史題材在現

階段也還是需要的，除非晉伯先生在小學時不唸歷史，生活不作輿照鏡子，而且歷史題材也得慎於選擇，否則，在這時做幾本什麼『列傳』或是『補貳臣錄』於大眾也是毫無影響的。

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關於文字獄史

清代的文字獄，實爲漢族受異族蹂躪最慘酷的史蹟，但至今還未有人來勾稽整理，使成爲一部有系統可以炯戒來茲的信史。孔另境先生曾有志編選『中國文網史』，惜僅見一例於他所著的斧聲集編末，未有續作，這是異常婉惜的事。唐弢先生對此亦很有興趣，數年前我曾希望他能來擔任這件工作，但唐先生工作太忙，恐怕也無暇埋頭著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獄史事，雖然爲期並不怎樣長，不能算什麼鉅著大作；但材料搜求之困難，是較甚於任何一種史籍的。這或許就是孔唐兩先生不能繼續和貿然從事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獄的事蹟能記載於專書者，以管見所及，僅有湖州莊廷鑑明史稿一案，署題「大獄記」，未着撰者姓名，收入於王文濡所編之說庫末卷，但全書除敘述事蹟外，多敘因果報應，似專爲此而演成一卷者，故無何種價值可言。其他獄案，雖於清代所著筆記中亦能略見一枝一節，但決不是編排的材料。

嘗見魯迅先生集 龔定盦句書贈郁達夫先生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可見有清一代文人於「文字獄」三字，聞之膽寒，即使要信筆寫些筆記之類，也揀些神鬼和有趣的來落筆，決不肯正視血淋淋的事實加以描寫了。要編撰這樣一部有價值的史書，唯一的材料，只好向官方的記載中去找文獻，如東華錄，「上諭」，「硃批」之類。而這樣相反的文獻，必須多用一重工夫，才能把蒙在表面的一層皮剝去，顯出漢族許多讀書士子血腥腥的事蹟來。

民國二十年五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曾把皮藏各處的檔案找出來，編成清代文字獄檔，隨編隨出，至廿一年一月出到第五冊，我所陸續購買的止於此，以後聽說仍繼續出版，但不久也停止了，並不會全部整理出來。

檔案的編者的引言說：「每一獄之論摺，少者三五件，多則或至數十百件不等。其事件自發

生至終結之經過年月，恒有歷數年之久者，是以一案之文件，欲求其首尾完具，頗費搜討之力，且有耗時甚久，仍未能搜討齊備者，茲先將各案之比較完整者，陸續付印，以饜學者先睹爲快之望……云云。查清代文書，散處各處存檔，文獻館所皮藏者，爲軍機處檔，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和實錄三種，卷帙浩繁，故宮工作人員，確不能責以時日完全整理竣工。故他們所編出來的文字獄檔案，雖然支離破碎，已足夠我們過屠門而大嚼，頗饜聊勝於無之望了。

那部檔案雖然因爲厄於人力時間，搜討未甚齊備，往往看得有頭無尾，但藉此也保存了原來的樣子，故宮的文獻館工作者僅供給我們一種文獻和材料，要勾稽整理而成爲史籍者，是有待於旁人。例如與文字獄最厲害的乾隆，在上諭裏他還口口聲聲說明『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他的老子雍正甚至『御』撰了一部大義覺迷錄來和曾靜之流的罪人駁辯，試想將來材料豐富的時候，有人來勾稽出一部『清代文字獄史』，是何等有興味的事！

二十八年一月八日

關於張家玉及其他

鄒嘯先生發表一篇張家玉及其詩，使我們知道今日抗爭得最激烈的粵東博羅增城連城諸地，三百年前也有一位漢族的英雄在那兒不屈不撓和異族抗爭。家玉的抗爭雖然失敗，但他的名字是應該被每一個粵東人士所記牢的。

明史把張家玉的列傳附於瞿式耜傳中，式耜在廣西的悲壯事跡，足使家玉附傳而無愧。新近逝世的吳瞿安（梅）先生撰風洞山傳奇（風雨書屋版），即以瞿式耜和張同儼兩公抗節桂林的史跡為經緯。同儼為神宗朝權臣張居正的裔孫，式耜則為乙酉南京城破首先迎降的錢牧齋弟子。張江陵的是非雖難論定，但有這樣的一位裔孫，真是光耀門楣了。牧齋的無恥，也真有愧他的弟子。

張家玉這個人很奇怪，鄒嘯先生存心忠厚，在張家玉及其詩一文中，為賢者隱諱起見，只從明亡後從唐王入福建敘起，不知家玉於甲申流寇陷北京時，曾一度投降李闖，私人記載多及其事。沙某撰國變難臣鈔，叛逆奸臣姓名項下云：「張家玉以「建言」（官職名）綱三晝夜，仍授原職。」又錢邦芭撰甲申三月忠逆諸臣紀事，於「受刑之臣」項下對家玉致惋惜之詞曰：「至於張家玉，業已罵賊不絕口矣，綁出要劓，因違回心，為烈不終，君子惜之。」

據上述兩札當時人身受目擊的記載，張家玉蓋是曾投降於李自成而且受有僞職者，其所以『爲烈不終』大概如鄒嘯先生所引的自舉師不克與二三同志快快不平賦此的詩：

落落南冠且笑歌，肯將壯志竟蹉跎？

丈夫不作尋常死，縱死常山舌不磨。

家玉不肯沒有代價地死節，含垢忍辱，卒死家國之難，不負夙諾，在我們後人看來，是可以把前賬一筆勾消了。

明季官常敗壞，吏無操守，連流寇都看不起他們，城破後擄掠之慘，相待之辱，誠乃醜不堪言。龔鼎孳（芝麓）亦於同時降賊，有秋日感懷六首，是敍亡國大夫的事蹟，第二首云：

佳麗春殘苑草荒，威蕤金鎖過斜陽；

門前誰繫青驄馬，爭道新開政事堂。

蓋李闖入北京時曾有命令，凡和他一起來的功臣可以騎馬，在京迎降的降臣只准其騎驢，漢官儀威騎在毛驢上的一副醜態，猶可令人閉目想像中得之。李自成對付那些無恥的降官，真是妙不可言了。

關於左懋第

南明弘光朝氣節諸臣，史可法之外，當要算左懋第了。懋第字仲及，別號蘿石，山東萊陽人。滿洲陷北京後，福王在南京監國，那時候的局勢是很特別的，朱明滿洲和流寇成了三角形的局面。表面上流寇是朱明和滿洲共同的敵人，他們之間畢竟還是友邦。但在滿人心中，早安排以入主中原的侵略者自居；而朱明呢，雖然明知滿洲的野心，卻不得不以友邦的態度去對付。這樣的情形在明末最有名的史可法與多爾袞往來書牘里很可以知道：多爾袞切責南明不該僭立，不討君父之仇，史可法答辯福王的自立並不背春秋之義，而且感謝滿洲人剪除流寇的大德，還想滿洲人拱手退出關外。

橫豎有人把現代萬里長征的紅軍喻作三百年前的流寇了，這些無知的評鑿且不去管他，則把那時的局勢來例目前他們所嘵嘵不休的『防共協定』實在也很可看得出古今亡人國者之同一副面型的。

經過多爾袞的責難，南明不得不提出繼承正統的架子，到北方和滿洲談判，這位使節的使命有四：『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祭告崇禎帝后』、『冊封吳三桂』、『南京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之徒和王鐸等都是奸佞小人，竟沒有人敢前往，左懋第以其母罵賊而死，骸骨未葬，乃慷慨請行，我們讀他的辭行表有云：『臣此行生死未卜，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所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尤望選將練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劃江而安。』真有風蕭蕭易水寒之慨。

懋第的北使，是以天朝使節自居的，護兵三千人，儀從甚盛，但滿洲卻當他納降之使看待，只准他帶百人入北京，懋第大怒，粘示云：『我乃俯僂而循，汝猶正立而面，本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賈而慢。』攝政王多爾袞以爲諷刺了他，對他大爲不滿，竟要賓之於『四夷館』，把天朝視作蠻狄之邦了。但懋第還是岸然居蕭寺中，以抗節的蘇武自待。

懋第在北京非常持重，來勸他投降的如洪承疇、李建泰、陳名夏等都給他狗血噴頭的罵了回去，但他的副使陳洪範、馬紹瑜都是馬阮的黨羽，懋第抗節北都，他們卻投降新朝，做了侵略者的先鋒了。

滿洲人很着重懋第的人格，想盡方法要他投降，連王爵都許了他，還是不能奪其素志，遂與隨員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等五人同時就戮，瀕死題詩云：

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

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

懋第如此忠烈，其母亦以北京被流寇所破時罵賊而死，但其弟懋泰，卻投降李闖，後來又歸降滿洲，做了雙料『貳臣』，這正和南明第一忠烈漢子史可法一樣，他的兄弟可程，亦於甲申投降流賊，一門之中，賢愚不肖如此，亦一奇事。

二十八年五月

吳梅村的『讀史雜感』

舉

髮

集

梅村集中關於讀史爲題的詩很多，但實際上卻是對時而發。清涼山讚佛詩，隱指清世祖出家爲僧事，尤爲世人所熟諳。梅村詩集卷八有讀史雜感五律十首，皆指清兵入關後的南明故事，

可歌可泣，可怒可憤，洵可稱一代『史詩』。『風雨之夕，挑燈讀之，倍增感慨。』早茶編者數以讀史拾零爲題徵文，乃摭拾記述明清史料的書籍，按首註釋數語，聊以饜其所望云爾（存兩首）。

吳越黃星見，園陵紫氣浮。六師屯鵠尾，雙闕拜牛頭。

鎮靜資安石，艱危仗武侯。新開都護府，宰相領揚州。

右讀史雜感第一首。當甲申流寇陷北京後，明思宗殉國，天下震動，南京爲明朝的陪都，羣思立君以資鎮攝。那時主張擁立人選的，分成兩派，史可法等主張張璠、王常泂，擁有兵柄的武臣卻主張立福王、由崧。兩派先爭議不決，結果是福王、倫序屬長，且有鳳陽總督馬士英爲之援，乃得立。潞王避往杭州。

史可法爲當時南都的重臣，他反對福王最力，因其人望之不如人君，而且他的父親被流寇捉住煎油，也毫無復仇的辭色；最大的原因還在於明季的黨爭，東林黨人恐怕福王嗣位會把已定的逆案翻過來；於是史可法有七不可立的意見書，但也無損馬士英輩的陰謀。

福王原是個渾渾噩噩的人物，不知恩讎，開始對於史可法、眞像、謝安石、諸葛武侯那樣看待；不料馬士英以翊戴之功，滿想入居相位，遂以史可法的七不可立書上之於福王，離間史可法與

福王的感情。可法擁能自安，乃只得出鎮揚州。明史史可法傳曰：『馬士英旦夕冀入相，以史可法七不可立上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乃開府揚州。』

這樣的情景，正所謂『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命』。有奸臣在朝把持朝政，大將更何能立功於前軍呢？史可法揚州之敗，其情況與南宋時的岳飛似出一轍，真是令後人感慨無已的事。牆東先生識小錄云：『福王之立，實定策於士英。時當危迫之際，得一天潢，豈容復有異議，史相遂不敢違，然而非其志也。卽位後，馬居中，史出督，大事已去矣。史盡力支吾，累疏哀號請兵請餉，馬漠然不應，遂殤於揚州。』

南明當時，若無馬士英阮大鍼一班奸佞作祟，而專聽史可法一千忠義之臣計劃大局，雖未必能規復中原，但南宋東晉那樣半壁天下是可以確保的。馬阮之罪，實在較屈節事仇的漢奸貳臣更爲可惡。所以在統一意志抵抗侵略的時候，清除自己陣營內的奸佞小人，也是一件不可忽視的工作。

舉

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國中惟指馬，闕外盡從龍；

集

朝事歸諸將，軍輸仰大農；淮南數州地，幕府但歌鐘。

在讀史雜感第二首。福王南都即位後，全不爲小朝廷着計，一意於宮室女子上設想，而擁戴諸臣，也不知立國的前途的荆棘正多，羣思高官厚爵，以饜其擁立時之所望。此梅村之所謂『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也。當時武臣擁立福王有功者，均加封爵，明史史可法傳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揚。總兵官高傑爲興平伯，轄淮北，駐泗州。總兵官劉良佐爲廣昌伯，轄鳳壽，駐臨淮。靖南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這四位爵爺除了高官厚祿之外，不但未曾替南明效一些犬馬之勞，而且還相反的互相攻伐，給滿洲人一個唾手而得的機會；我們只要看桃花扇傳奇中高傑與三鎮爭揚州的一幕，便知道那些武臣是如何不知家國之仇而只知自私自利了。史可法雖爲督師，但對於部下這樣拔扈飛揚的四鎮，實在也窮於應付，而且朝中又是『指鹿爲馬』的一副局面呢！福王本是執衿子弟，懂得什麼君父家國之仇，他父親在洛陽遭害和思宗的殉國於他毫沒有影響。但倘使有輔臣如史可法的佐輔，倒未始不可爲善，無奈受着阮大鍼包圍的馬士英又當權，這就非使他成了秦二世作亡國之君不可了。

士英於人相初卽陳大計四事，一和二都不過是關於福王父母的事，三則是勸福王嚴防諸王，『恐奸人挾之爲變，宜召置近地』這已是很可鄙的舉動了。第四更可笑，乃是勸他廣選淑女，

爲的是「皇子未生」云。

福王居然會聽他的話，於是骨肉間和民間都鬧了慘事，在短短的一年中，南都便有了兩次骨肉的疑獄，而因爲選淑女一事，更是擾民，詔書既下，民間爲之嫁娶一空。後來殉國松江的烈士陳臥子（子龍）曾有疏極言其事云：「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可見擾民之一般。這樣的君王，還成爲中興之主嗎？

福王受馬阮之惑，終日沉湎酒色，造宮殿，選女色，甚至國亡前夜，還旨召乞兒多捕蝦蟆，以作製造房中藥之用，明遺民多記其事，以馬士英與賈似道有同癖，好蓄蜂蟻，故以「蝦蟆天子」對「蟋蟀相公」云。

福王的繼承明統，是朱明第一個正式對滿洲的對手，要是略有些聲色，半壁河山還不致這樣容易易色的。這個紙老虎一給人家戳穿，以後的朱明後裔，如魯王桂王唐王等，滿人就更不把他們放在眼中了。但在馬士英阮大鍼等，卻計不及此，他們不過逞一己的利慾，南明的小朝廷雖然被他們傾覆，但奴隸的總管還是可做的，於是清兵陷南京之後，他們一個個做奴才獻媚去了。

明末的『義兵』和『賊』

對於古人的愛好，是一個讀些書的人所不免的，我從前愛好過杜甫，愛好過李商隱，也崇拜過袁子才，近幾年來卻把這種興趣移轉於吳梅村和黃仲則的詩上了。因其詩而及其人，也是愛屋及烏的意思。碰到了朋友，不免談談他們的生平；而於吳梅村，因他閱歷興亡的身世，更多縱談的資料。宇宙風、乙刊在上海出版，我寫了一篇明末士子的氣節及與政治和妓女的關係，湊湊熱鬧。雖然里面及到許多明季人物，引用過其他書籍，但實際上卻是從吳梅村作出發點。後來又寫了幾篇，還是那樣。我並不敢誇大，說是在勾稽史乘，我只是隨意寫寫而已；但有一本清明集卻因此而印成了。

朋友們感覺是靈敏的，一看到我在宇宙風所寫的文字，便以為一切的文章，凡有關於明季的，都是出我之筆了的。有一次，有一位朋友跑來對我說：『昨天申報的自由談登了你一篇文章呢。』說起自由談，在去年十月創刊的時候，我原是應邀而寫過幾篇文章的，後來編者易了人，我

失去了投稿的勇氣；後來索性連看都不看了。我問那位朋友何以知道是我寫的呢？他說內容是涉及吳梅村的。那幾乎是不許我置辯了，我只好默然。

後來我是找到那天的自由談的，雖然我已記不起題目和署名，但內容卻還記得，說吳梅村做了武臣之後，便幫着清朝的主子去屠戮當時的士子，而那時許多『文字獄』均由他在幕後策動云。這種毫無影響的話不知作者從何處看來寫進去；也不知編者何以把它登出來自由談編者胡山源先生，曾著有明末江陰義民別傳等等書籍，看來不像一般毛頭小夥計的編者，我當時生氣之餘，頗想寫信去請教胡先生，可否示我一些關於那些事蹟的材料，以便在我計劃中所要寫的『清代文網史』上添上最驚人和精彩的一頁。但那時天氣熱，滿頭大汗之餘，我也不好意思去惹人家討厭，一擱蓋已兩個多月的事了。

這兩個月中，我還是不看使人生氣的副刊，但在朋友的談話中，依然可以聽到一些關於文字上的笑料，有一夜，過文載道先生齋中，承他抄示我一首新詩，中有句云：『在那郊寒島瘦底黑髮龍江上』（大略如此。）

集 那位描寫東北義勇軍的新詩作家，用字的精絕真可以前無古人了。孟郊和賈島兩位詩人

似乎不曾因罪被戍到上陽堡或者甯古塔實在和滿洲是生不了什麼關係的。

我嘲笑新詩作家用舊典的錯誤，原是不該的事，但刊物的編者讓那些不通的東西放在讀者面前，似乎更不應該。這種笑料的發生，若不是編者的糊塗便是和作者採同一的見解兩者必居其一；而這首好詩便是刊在孤島唯一文藝副刊的自由談上的，編者是胡山源先生。

這一次，也是由於朋友的通知，才知道自由談對於清明集有所批評，那是使人高興的事，找來一看，靜靜候了兩天，才看畢了全文，題目叫做從『性靈』到『賊』。

作者『消人』先生從『性靈』說起，先把我這位『青年文士』歸入了『性靈派』這罪狀並不可怕，我承認與否均無關係。主要的罪名，卻是在於用字方面。明末李自成和張獻忠之流，在我筆底下，是寫作『流寇』或『賊』字的，而『消人』先生的意見卻不然，以為應該稱之爲『義民』其餘的批評也很客氣，因爲『舊書攤上痛史和明季稗史一類的書也還很多，兼之幾年前已經有人整理過一部份了，目前只要抄一抄便是一篇文章，也很方便的，』我想，關於歷史的文章，除了發掘新史料和加以批剖之外，餘下的方法只有『抄』了。我還沒有學到使吳梅村替滿人策動文字獄的本領，因此只得『東抄西襲』對於『消人』先生這種意存輕囂的批評，

倒能很平心的接受，因為我還不致糟蹋已經死去的人物。不過有一點要聲明，歷史的價值是因時代而估價的，我『抄』明末志士抵抗異族侵入的事蹟，用意已和幾年前不同，不獨不是摘章尋句，也不是無病呻吟，更與『性靈』是絲毫沒有關係的。

至於明季李自成張獻忠一流人物，『消人』先生名之曰『暴動的農民』，這是不錯的，他們當然不是出世便成爲盜賊，自然是有使他們走入這條路之社會背景的，因之明季政治的腐敗和壓迫便成了原因。這也並不是明末爲然，幾千年中的動亂事蹟，莫不如此；世間決無天生好亂的人，平白白造起反來的。而這個暴動團體之爲賊或爲革命，卻是後世史家批評的責任。中國史家很有這種勇氣，是決不囿於成王敗寇的見解的。例如唐末的朱溫，在朱熹的紫陽綱目中，他還是個『賊』，雖然他在五代史上是『太祖高皇帝』。再如太平天國，雖在清代的官書上稱之曰『髮逆』，曰『粵寇』，但我們沒有一人不當他民族革命團體看待。這是完全要看那團體起事後的行動而定的。

集 髮 舉
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之流，他們沒有政治組織，沒有紀律，沒有信仰，只知道姦盜淫掠，雖然把朱明的政治組織搗毀了，卻不能建樹新的政權，只是東竄西流，過着劫掠生涯，一遇清兵入關，

一陣都不敢抵抗，生生把漢族山河，拱手於異族之手。（我想：『消人』先生應該注意一下史家把張李謚爲『流寇』的意義，那決不是『清代大皇帝』的惡意所加，而是有十足慘酷的事蹟所造成的；不信，就請去看明季神史之類的書。但我爲了避免『抄』起見，故不贅引。）故多爾袞曰：『國朝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爲清主歌頌的史家也說：明季的流寇，乃是爲『聖主驅除云爾。』那些話均不錯，『消人』先生硬要把斷送漢族與異族統治的『流寇』超昇爲『義民』，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根據和理由？若是胡亂學得幾個新名詞，不顧事實若何，便要胡亂的應用，恐怕我不必立刻『帶住』，而早看出他的『將來』了。

二十八年十一月

關於『瞬息京華』

一 故事略述

『瞬息京華』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兒，（二）園中的悲劇，（三）秋日之歌。

故事開始於一九〇〇年（庚子）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有姚思安者，原籍杭州，寄寓燕都，其先人以運茶販藥致富，少年僑儻名場，數經挫折，中年乃遁於道，酷好南華之言。妻馮氏，生子女各兩，長子曰迪人（Tijun），次女曰木蘭（Mulan），次女曰莫愁（Mochow），再次子曰阿非（Afei），又以友人之女謝珊瑚（Cornel）爲養女，思安既入於道，不治生產，以其業授內弟馮治庵，治庵有女曰紅玉（Redjade），與姚氏同居。

拳亂既作，京師囂然，思安遂攜眷南行，中途失其女木蘭，遍索不得，悄然歸南。木蘭被掠於拳匪，將受販賣之厄，幸有泰安曾文伯者，素與思安相交，且曾見木蘭，既於通衢見思安尋女之告白，飭人求得之，木蘭乃隨之至泰安。

文伯服官多年，頗見重於袁項城，其家上有老母，妻劉氏，生有三子，長平亞（Pinya），次襟亞（Chinya），幼孫亞（Sunya），妾錢桂姐（Cassia），誕兩女，愛蓮與麗蓮（Alien, Lilien），曾母氏孫，有姪孫女曰曼娘（Mannia），家貧而慧，幼論婚於平亞，時來曾府，甚與木蘭善，結爲異姓姊妹。木蘭幼受父教，異於常兒，雖工女紅烹飪，而未嘗纏足，其妹莫愁亦然，蓋思安酷嗜莊子，信任自然，行事常與儒宗左而適與當時流入中土之西洋文明合也。

思安既復得木蘭，驚喜異常，兩姓往來，幾如通家。曾氏既以之爲義女，復思以爲媳。姚氏亦思非以女嬪曾氏，殆無足爲報矣。

平亞忽病，思曼娘甚，家人習於『冲喜』之說，遂電召孫氏母女由泰來京，就病榻成禮；不料竟以之死平亞，而曼娘猶處子也。乃毀容守節，育族兒阿蘇（Asuan）爲養子，誓不貳志。

在婚禮中，木蘭得識牛氏一家。牛氏者，本山東巨商，夫名斯道，以娶妻得爲大學士黃中堂媿，由捐班仕至戶部（度支部）尙書，妻馬氏，號馬大娘（Grand-mother Horse），假夫之勢經營商業，遂有『財神』之號，有兩子一女，女名素雲。牛氏以曾氏門第清華，思以素雲嬪襟亞，遂訂盟焉。

迪人者，生長膏綺，綽有其父少時風，舉家憎之，其母則溺愛不明，思安莫能規也。與其婢銀屏（Silver Screen）嬖，其母恐敗壞門風，思有以間之。

會有蜀人傅增湘者，字沅叔，以新學爲當時俊彥，與思安善，因沅叔而得識孔氏母子。孔亦蜀人名，立夫，父官京師，死無餘費，母子與妹，相依爲命，僦居四川會館，勤讀苦給，沅叔敬而善視之。思安亦深欽其人，視如子姪行。木蘭更與之一見如故，雖所談無非學問，而一縷芳心，已深印立夫其

人矣。

傅氏夫婦方以倡導西學爲己任，乃力勸迪人負笈英倫，其母雖依依，然以能間銀屏故，亦允其行。迪人不能逆衆意，亦慷慨請行，惟以須留銀屏勿遺爲要挾，母允之而始行。然至香港，忽易初衷，竟逗留南國，不復西行；而母者，則日思去子之所愛，迫銀屏他適。

銀屏者，甬人也，有海東人之慍悍風。堅與之抗，不稍屈；終乃攜迪人之犬潛逃，居於一華大嫂家，以待其所愛之歸。華大嫂者，本女伶，奇女子也，能出奇計，爲銀屏策劃至妥；而迪人果歸來，盡棄其所學而就商，潛與銀屏同居於華寓，人不之知。未幾，銀屏誕一兒，名寶亞 (Poya)，其事始洩。迪人母猶怒銀屏強奪之歸，銀屏自經死。不久，迪人亦以戀一名妓墜馬死，而華大嫂以迪人所畀，設一古董肆，稱素封焉。寶亞遂歸謝珊瑚，撫爲己子；蓋珊瑚曾嫁而寡，且無子女者也。

木蘭雖心戀立夫，而成約在先，不得不嫁孫亞，莫愁則配立夫。曾氏，大家庭也，文伯爲一純粹儒教傳統之人，官至八座，鼎革後即不復出仕，家園之業，融融洩洩；其所不滿者，爲其次媳素雲，素雲出於貪墨之家，行事驕縱，既失歡於翁姑，亦不得於丈夫妯娌。其時牛既失勢，馬亦伏櫪，而其兄壞玉 (Huaiyu) 者，奔走政客軍人之門，卑污齷齪，靡所不用其極。素雲與其妾鶯鶯 (Yingying) 交，

亦同流合污，爲曾氏門楣污，文樸靖亞皆怒，遂告脫輻。時有女子舒暗香（Dimfragrance），曾與木蘭同囚於拳匪之亂。至是爲木蘭婢，襟亞愛之，遂以之爲妻。

鼎革以還，滿洲王公咸趨窮途，思安既以其資助革命之成，復出餘財購得某貝子花園，以爲晚年憩息之所，此園極天花木，饒有紅樓大觀之致，親戚友好，時來遊息，其內弟馮氏，亦家於此。

紅玉者，稟質孱弱，酷喜詩詞小說，對花生愁，對月感懷，一標準病美人也，其年與思安次子阿非相若，愛戀已久，即兩人家長，亦以爲佳耦天生，不須媒灼。且思安篤信自由戀愛之說，故不爲之訂婚；而紅玉心疑不已，以爲不能與阿非結合也，因屢病，病而屢誤訂婚之期。時有滿洲女子童寶芬（Paofen），其父本爲華胄，知貝子花園有窖藏，使人偵之，故使寶芬入爲阿非之母婢。寶芬風姿綽約，阿非一見鍾情。紅玉多疑善猜，時恐奪愛，弓杯蛇影，竟至絕粒。既閉戶以拒愛，復焚稿以示絕，一夕投園中湖水而死。此所謂 Tragedy in the Garden（園中之悲劇）也。

然阿非與寶芬卻依紅玉遺命結爲夫妻，婚後同赴英倫，其時阿非之母已死，蓋彼自死銀屏後，自疚於心，常覺銀屏來索命，遂病瘖不言，至紅玉投湖後，亦受驚而亡。思安既喪偶，復見兒婚女嫁，世事已大了，乃擺脫諸務，與兒女別，雲遊天下，云十年後再歸來，其時蓋已一九二七大革命之

前夕矣。

時安福系政客秉政，政治暗無天日，立夫自婚後即負笈東渡，以求深造，歸國任大學教授；雖所習爲生物學，而於文學哲學金石學均有深造。文學革命之時，錢玄同陳獨秀胡適之諸氏高揭叛旗，立夫爲一個人主義者，雖不參身其間，竊同情於彼等，乃以其傭婦陳媽及其子陳三之事爲背景，試撰一小說描寫內戰之慘，母子離別之苦，竟大獲成功，立夫遂以撰述小說爲副業，且時與『現代評論』派諸『君子』筆戰；復爲文諷刺瓊玉兄妹奔走政客軍人之醜態，轟動一時；此襟亞與素雲脫輻之所由來也。後奉軍入關，瓊玉亦與狗肉將軍俱來，遂挾嫌指立夫爲共黨而入獄，幸傅沅叔救之得不死。木蘭聞之，肝腸俱摧，脫珥簪濟之不足，復輕身赴京畿警備司令部面謁直系司令，（時奉直共治北京）爲立夫請命，立夫竟得釋；而孫亞以此疑木蘭矣。

木蘭自婚孫亞，育二女一子，長女死於三一八天安門之難，立夫救之不得，反跛其足。或曰，木蘭之救立夫，報拯女之惠也，乃不知木蘭愛立夫之深之言耳。

華 髮

木蘭日喪明之痛，深厭北京之煩囂，亟思南遷杭州，得爲農婦相夫育兒以沒世，以姑老未能適願。立夫既出獄，知北京不可居，乃挈莫愁南遷蘇州；姑死，木蘭亦闔家遷杭州，於城隍山擇一茅

舍居馬時思安已倦游歸來，年七十餘，強健逾昔，言十年之中，遍歷宇內名山大川，深遂其出世探求自然之願。木蘭乃要其父共居於西子湖畔，已則摒除鉛華，作農婦裝，一過其理想之生活。但孫亞性喜繁華，不樂隱居生涯，私與一美術學校學生曹麗華（Lihua）戀，木蘭思得之爲夫子妾，而麗華不願，遂由思安父女施巧計，使孫亞憬然知悟，斬斷情絲，而木蘭亦稍稍修飾，不敢放妾已意矣。

阿非與寶芬留英回來，任事於禁烟總局。立夫則得奧援，出任爲監察委員，遇事敢言，綽有楊繼盛風，蓋其母爲椒山先生後人也。時東北既陷，華北亦非樂土，走私販土，猖獗一時，阿非既任事於北平，立夫亦以調查走私赴平，更有立夫之妹環兒（Huan-eh）所天陳三（卽陳媽之子），亦任事於禁烟總局；曼娘之子阿蘇則任職於海關，亦致力於肅清走私事務。

其時製造白麵大本營設於天津租界。主其事者卽牛素雲，有『白麵女王』之號，實則暗底牽線大有人在，素雲乃其傀儡耳。某次，素雲在北平被阿非所捕，依法當須執行槍決，時思安尙未死，在瀕留狀態中，爲素雲進一言，遂使其頓悟前非，阿非乃釋之。

七七事變爆發，素雲反爲我所用，洩露情報甚多，遂有天津保安隊激戰之事，然素雲竟因事

洩死之，其異母妹黛雲 (Taisyun)，迥異其姊前之所爲，亦參與反間牒之工作，復與陳三謀死其兄瓊玉於北平，然中副車，僅死其妾鶯鶯，黛雲與陳三遂參加遊擊戰於華北。

阿蘇挈其母曼娘其妻子逃北平近郊，均慘遭姦掠，曼娘不堪污辱，自經死；阿蘇家破人亡，亦與陳三等同行。

立夫與莫愁隨政府西遷，靖亞、睡香、阿非、寶芬等則留於上海，立夫之子小虎 (Hsiaofu)，木蘭之子阿通 (Atung)，則於八一三時投軍於上海。惟木蘭與孫亞及一女阿美 (Amei)，於杭州陷時尚未他遷，備受污辱，乃知杭州不可居，閣家西遷。在途中木蘭收養不少幼孩，復遇大羣難民於天台山畔，齊聲高唱收復失地之歌，共向廣大之內地前進，本書之故事，於是而告結束。

二 書之評論

瞬息京華都五十餘萬言，在量言，已無疑爲一部巨著，茲先所欲探討者，乃作者的思想及其著書的淵源。

髮 大抵寫中國的長篇小說，不外以三部著作爲標準。描寫都市資產階級的劇烈變動爲背景者，可以矛盾的『子夜』爲代表，描寫農民生活者，究尙以賽珍珠女士所著之『大地』(Good

(Part I) 爲第一而描寫大家庭生活及青年男女戀愛之故事者，在今日，尚無人能超越曹雪芹之範圍。例如中國最成功的長篇小說家巴金的作品『春』和『家』等，我們所見的大家庭場面，還是紅樓夢所有的。但巴金之所以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者，便是能把新穎的思想，純熟的技巧，輸入紅樓夢中，使其成爲嶄新的時代作品。故我們批評巴金的小說，可以用下列的公式：

巴金長篇小說（春或家）＝紅樓夢＋生命

林語堂呢，他著述長篇小說是處女作品，當然我們不能有過高的期望，正和我們不能認巴金爲中國小說別創一格的宗師一樣，林語堂的作品也不能在中國小說史上開一紀元。顯然地，他既不能在中國小說中別創一種格調，也不能從西洋小說中取來開闢中國新的園地。他和巴金一樣，同是屬於曹雪芹筆下的；但自然也有異於一般庸劣的作家，他也必定有新鮮的事物，輸入紅樓夢中，我們可以下列公式來表示：

林語堂長篇小說（瞬息京華）＝紅樓夢＋莊子＋其他

這裏的『其他』包括林語堂受影響甚深的幾部中國書，且待以後引證，先說『紅樓夢』。據林如斯的書評，說作者本有譯翻『紅樓夢』的念頭，後以『非其時也』乃退而著成此

書於此可見作者對於紅樓夢的熱衷。翻譯紅樓夢是極艱難的工作，其困難十倍於著成一部瞬息京華而且不會討好。作者放棄翻譯而致力於著作，這是聰敏的，於此可見作者雖不翻譯紅樓夢，却有用現代事實寫成一部新的『紅樓夢』的企圖在，則紅樓夢和瞬息京華的關係，便可很了然了。

瞬息京華中，除却結尾外，所描寫的差不多都是紅樓的事，但却很明白的表示出是近四十年來的事；而於人物的性格，也都用了紅樓的人物，所缺少的是寶玉不會出現。本書的主角姚木蘭，據作者自言，半似陳芸，半似史湘雲，莫愁則似寶釵。多愁善感的馮紅玉，幾乎全是林黛玉的化身，孫曼娘則酷似迎春，錢桂姐的聲音笑貌，直如王熙鳳（但作者描寫桂姐是大大失敗的，僅寫了鳳姐的聲音笑談，畢竟桂姐不是鳳姐的性格。）

作者搬演了『金陵十二釵』還不夠，竟使姚思安購進了貝子花園，以便金釵們住在大觀園中，這一來便合成了紅樓夢的場面。其他紅樓夢作者所慣用的擊鼓傳花酒令，亭榭台閣的對聯詩句，王鳳姐趕着賈母叫『老祖宗』，林黛玉焚稿，紫鵲的怨恨寶玉，幾乎都被作者偷了去，放在瞬息京華之中，至於作者爲什麼如此，只因此書是給西洋人看的；而西洋人未必都看過紅樓

Chamber's Dream，和給中國人看的有些不同，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諒解。

正和巴金長篇小說中有革命一樣，林語堂的瞬息京華中便有了莊子，以莊子入小說，這才是林語堂的獨創，以前人絕不會有過。瞬息京華的成功或失敗，全不干紅樓夢的事情，而繫於莊子身上。紅樓夢是軀幹，是外套，而莊子才是全書的血肉和全書精神之所寄。林語堂很巧妙的在每一部書上引上一段莊子藉以告訴每一部書所寫的大旨，我可以把牠們還原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柱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大宗師：道家的女兒。）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齊物論園中的悲劇）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

（知北遊：秋日之歌。）

恕我不能詳解，明眼人和善讀莊子者當能喻作者的意思。書中唯一的道家主角，便是姚思安，他善讀莊子，一生都受南華的影響，因此便使我們書中的主角姚木蘭成了奇女子。我們當然

知道，所謂道家者，並不是張道陵傳統的道士法官一脈，而是直接淵源於莊列的，作者把道家和時代聯繫起來最好的一個解釋便是道家能接受西洋文明，因為道家主張自然，不似儒家的頑固和祖先崇拜。故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儒家正在掙扎於西洋文化侵入的時候，道家的姚思安便很自然的接受了他們。他教授女兒書畫，唱戲，不纏足，准其入學校，許她們自由戀愛，造成木蘭這種奇女子；到中年，他會援助革命，到老年他肯放棄百萬家財和惹大花園，隻身出外雲遊；他的行為和言論，簡直是個半仙。在一九〇〇至今日，我們有過這樣的人物嗎？我不敢一定說沒有，不過這是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實際人物相去甚遠。若說老維新黨中或許有姚思安的一鱗一爪，但決不能如此完全。據我們所知的，例如書中的寫實人物傅沅叔（近方在北平的吳佩孚點主）那是有的，但作者却把那般老維新黨渲染得更出奇入化了。

集 華 髮

瞬息京華除時代背景外，人物事蹟全根據作者的理想（但其中有真名可稽者，如傅沅叔、辜鴻銘、齊白石、林琴南以及五四諸君子，自當例外），作者本不會掘出什麼寫實主義的大蠱，我們定要用某一種文學批評的尺度來衡量他，那是錯在我們的。

父既是個道家，木蘭亦深受莊列思想的渲染，書中男主角孔立夫因幼受思安教誨，也和他

們合流，他們三人行事和談吐，極力發揮道家的思想。道家是個人主義的，於是立夫和木蘭均成爲個人主義者；直到了全民族抗戰的發動，兩人才投入羣衆的抱懷。這是時代鞭策着作者如此寫，迥非作者自己筆鋒之所及，明眼人必可看到這一點。

瞬息京華以紅樓爲骨幹，以莊子爲血肉之不足，又輔以許多其他中國人的思想，這便是作者自謂木蘭乃由史湘雲及陳芸拼合而成。作者數年前曾翻譯過『浮生六記』書中女主角芸娘便是他思想中的女子。木蘭這個人，當然也不是寫實的，而是由曹雪芹沈三白以及許多明人筆下的人物，經過林語堂的思慮，再滲入他們自己對於理想女子的想像，然後拼成了一個木蘭。例如她健談這是史湘雲，能勸孫亞納，便是芸娘。作者曾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他理想中的女子，乃是她丈夫的朋友在其家客廳中睡熟，而她能以氈毯加之者，木蘭對立夫便有這樣的風致。

其他書籍如明人屠隆（赤水）的冥寥子遊，姚思安的雲遊，便是屠緯真的化身。如此的很多，恕我不能一一贅引。

159 把林語堂在國外所發表的三本著作作一總檢討，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三本書的思想都是一致的，我們可以說瞬息京華並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把我國與我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和生活的藝術 (Importance of Living) 兩書的散文，改用人物的口中說出而已。於此可見瞬息京華中主角們驚人的吐談，實是沈三白屠赤水袁中郎鄭板橋袁子才李笠翁等的意見之揉合，而林語堂自己的言行也佔了一份子。

就我私衷說，這本書並不能算一部偉大的作品，因為這是林語堂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林語堂也不能稱爲偉大的人物，正和中國文學史上沈三白屠赤水之流，不能稱爲偉大一樣；但不失爲一部佳構。八百餘面的巨製，能使讀者破費了三四夜的工夫把它一口氣讀完，不肯中途而廢，這是林語堂的魔力，這種魔力，在中國近代小說家中便屬少有。

就書的年代言，四十年的期間，似乎予作者許多吃力的地方，因為近四十年來，實是一個多變的時代，要把主要的潮流和變遷都吸進小說中而反映出來，實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但作者却很愉快的勝任了。除却『道家的女兒』一部太忽略時代背景（幾乎有二百面不曾提起清末的情形，康梁的維新運動也不曾着筆）外，其餘都能使讀者漸漸的感覺到接近現代，這是寫這樣的長篇難能可貴的事。

其他如作者寫遊記，亦極成功，原因是作者並不臨空描摩，而都是身臨其境過的，如杭州蘇

州天台廬山泰山等。作者在北平居住良久，對於北平的風物，也不會只從書本抄來這也是作者謹慎而成功的地方。

三 書之價值

這裏所說書之價值者，乃這本書對於國家的價值。作者於扉頁上，寫着把此書紀念爲國族犧牲，爲子孫爭自由的將士，書的結尾便描寫這次神聖的戰爭。他告訴世界的讀者，中國民族雖然衰老，却於此有更生的機會。孫曼娘是書中個性最懦弱的人，頗似紅樓夢中的迎春，然而她也要高呼抗戰；木蘭雖是極端個人主義者，滬戰發生後她極力勸阻兒子去從軍，但終於自己也投入羣衆的懷抱，向共同的目標進發。最後一幕，木蘭收養了四個難民的兒女，卽是表示中華民族的更生，泰山頂上秦始皇的沒字碑雖然千年長存，而人却子子孫孫代序，和名碑同其壽命，此卽莊子『化吳腐爲神奇，化神奇爲臭腐』的意思，所以象徵中華民族的復興。書末描寫戰爭一段，在藝術評價上雖是全書最拙劣的一部，但在宣傳價值上却比一般宣傳品高出萬倍。抗戰以來，國人皆病中國沒有好的國際宣傳，其原因卽在於宣傳作品太似傳單式，一味說中國好，人家怎樣不好，事實雖然靠得住，但其如人家不信任何？此書便沒有這種膚淺的毛病，他也寫自己國內

軍閥漢奸政客的無恥，也寫對方的兇暴殘忍，並不單說自己好，只給讀者一個比較的觀察，自然容易深入人心讀了此書，我知道誰都會同情於中國的。假如此書銷行三十萬的話，每本有三個讀者，則林語堂已替中國拉攏一百萬國際友人了，其功勳不可謂不大。

四 書之錯誤

就我忽忽看過記憶所得，此書略有幾處小的錯誤，現在原文翻不着，便把牠寫在下面，以求正於作者和讀者。詩經在『道家的女兒』中用了兩種不同的譯法，不知是什麼緣故。銀屏爲寧波人，作者描寫其罵人亦用寧波土語，中有『殺千刀』一語，乃蘇州人口吻，非寧波女人所有，作者爲語言學者，不圖於此構一小小的錯誤。還有是關於清末官制的，作者謂六部官吏中最大的是『郎中』，次『侍郎』云云，『郎中』當是『尙書』之誤，作者曾譯『郎中』（相當於今日之司長）爲 *Quarter Master*，這是很有趣味的。其他如作者寫牛志道的履歷，謂他由捐班出身，官至戶部（度支那）尙書，殊不知清季納粟捐官之風雖啓，捐班出身之官却從未有至尙書者，清季捐班出身之大吏，如張蔭桓僅至侍郎，徐用儀雖至尙書，他却是指班之後又應試中鄉試者，可說由捐班至尙書一個也不曾有過。作者描寫牛志道，是影射現代某一種官吏，不得不這樣

寫法，我之所以吹毛求疵者，全由於我自己的歷史癖。這些小節，和全書毫無什麼關係，趁談起便把它寫上了。

五 書之翻譯

瞬息京華自出版後，即暢銷一時，譯成各國文字者，已不在少數。據我所知，日譯本亦於一月份出版，分上下兩冊，先出上冊，售日圓四元。日文雜誌的廣告，舉林語堂及其小說，爲未來東亞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候補者，也可見聲譽之隆重。至於中文譯本，則作者爲中國人，自不能馬虎從事，故出版之後，即商請現居南洋之郁達夫擔任譯事。林語堂並刊載廣告，勸告國內作家，勿輕予翻譯。我讀完全書，才知其故，這本書並不是隨便可以譯的，因爲此書用英文寫成，本是給外國人士看的，有許多中國話，用的是拼音，作者再用英語加以解釋，以加強中國情調，例如：

『了不得』傅先生說，『了不得』即了不得的意思。

這樣的文字直譯出來，豈不是對中國小學生班門弄斧嗎？所以這本書最好是由作者自己來用中文改寫，否則亦應請一位小說前輩如郁達夫者來從事，方不至於畫虎類犬。

【附錄】紐約通訊

黎庵兄讀貳臣文及海戈致兄長函，快甚。故聊書數行，以通闊懷。年前有一函致海戈，不見復，弟亦忙，遂不再通音問，住址恐露不住，故請兄將此函轉寄。弟著小說，女主人翁姚木蘭，半似陳芸，半似史湘雲，頗可謂理想中女子。內又有姚莫愁，頗似寶釵。其他尙有一批閨閣佳人，若童寶芬、舒暗音、謝珊瑚、紅玉、錢桂姐、孫曼娘、牛素雲、牛黛雲、華大嫂。丫頭亦有一打，人物八九十名。起庚子，止大戰，有儒有道，有軍閥，汚吏，「白麵女王」，漢奸，走狗，革命，青年，色色俱全。煩告海戈，傳增湘及夫人皆已插入，而辜鴻銘、林琴南、齊白石亦出入其中。五卅一段，頗與現代評論派過不去。大戰現已入對方推咎第三者時期，日可樂觀。弟明春擬挈眷回國，入內地，或走四川。大杰、伯訃近況如何？請代問候。讀宇宙風頗使舊技復癢，甚望回國再度編輯生活。專此卽頌

著祺。

弟語堂

廿八年七月十七日

跋

雜文——嚴格地說來，應該是雜感，在古今中外的文體中，是沒有那末一格的；有之，或當於新青年中的隨感錄一欄始。而發揚與光大，則端推魯迅先生。『余生也晚，』不獨未身預斯役，連看到新青年，也是近幾年來重印爲合訂本的事了。

但我卻有這麼許多的雜感，這正是我自己所想不到的事；不獨此也，而且還有人巴巴送來『魯迅風作家』的街頭，那更是意料所不及。我既不敢以此街頭自居，所以在人家大動筆墨干戈的時候我總是默爾而息。一息經年，那風再也吹不起來了，於是我也擱了筆。

退下陣來，撫今思昔，常會覺得深自追悔，世間有許徒污筆墨的文章，原是在不必寫的情況下面而寫成的，我豈能免此；所以我對於論敵們事後總是寬恕的。除了有關抗建大業個人名節的文字外，一概都從紙上心頭抽去。

現在我把四年來的雜感收集攆來，給它加上一個『華髮』的集名而出版了，除了在『邊鼓』『橫眉』兩集所收的，六七萬字之外，大都盡在於此。我自己常想不是一個安於文人命運

的人，總有一天要投下筆的；而今生命已是一世紀過去四分之一了，蘇玉局念奴嬌詞：『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黃二尹詩：『半生華髮戰高秋，鬢星星也，詩人老去，實是最感慨的事，我不能耐此寂寞，因此趕緊收拾起舊時的激揚心境，安排來日的事業，趁此結集，以告段落。所以抽取『華髮』兩字者，我的頭髮中雖幸而尙未有一根白的可找，但華年已逝，心境不同，聊以此紀念一點自己的過去，且亦是『結束豪華歸少作，摒除絲竹入中年』的意思吧！

關於文字，還是那麼粗獷，我自己是喜歡粗獷一路文字的，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枝歌『楊柳岸晚風殘月』，實不及關西大漢持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若說以東坡居士自護其短，也正難言，文章得失，知者唯有寸心，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我之大膽敢把它印出來，亦正在於此。

所收的文字中，有一部份論周作人先生的，周先生是我所敬愛的人物，現在雖不知他究竟怎樣，但我總希望他是要見得『居士大使』之面的。夫以赤子之心論人，而人家偏和你相反，人非豫言者，那也只好任他去了。

集 髮 華

在寫作雜感的同道中，前輩有魯迅先生，他啓示了我的門徑，交游有唐毅先生，他鼓勵我的寫作。倘使允許我作一句庸俗的結尾，那麼，便把這本草率的集子，謹獻給唐先生吧！